

- 本期要目
- 洪泉小說「解說」
 - 長篇連載小說「紅塵」
 - 馬來西亞攝影名家——張子良 F. R. P. S.



天真的孩子 張子良 F. R. P. S. 攝



蕉風

月刊

(創刊於一九五五年)

Bulanan Chao Foon . . . Chao Foon Monthly

KDN 0195/84 ISSN 0126-6698

定價：每冊馬幣一元五角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編輯人：姚拓／白堊／梅淑貞／紫一思

美術編輯：陳惜耀

長期訂閱：

半年六期馬幣八元正。
一年十二期馬幣十五元正。
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汶萊訂
戶免付郵費。其他地區訂戶
郵費另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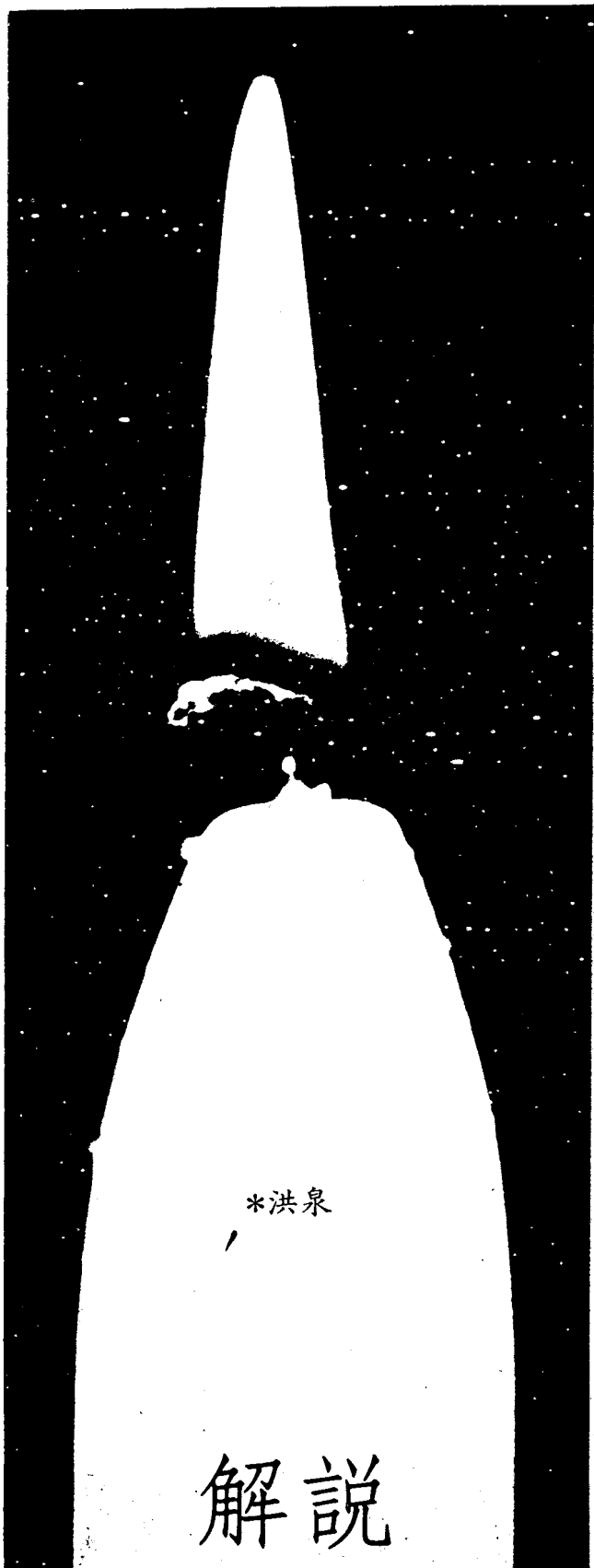
郵購處：Penerbit Bersatu Raya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目錄●目錄

解 說(中篇小說)	*洪 泉	2
南北行(詩)	*梅淑貞	10
文人的書房(百年專欄)	*鄭百年	11
追尋到自由了嗎? (讀書隨筆)	*張錦忠	13
專欄熱?(風向)	*阿 迂	14
一個讀者的話(風向)	*阿 以	14
質素的問題(風向)	*言友慧	15
小小說兩則	*蔡聯源	16
杜詩心態窺測(雨花隨筆)	*郝毅民	17
二 胡(詩)	*程可欣	19
月無痕(短篇小說)	*向 晚	20
一幅水墨畫(詩)	*駱耀庭	22
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散文)	*黃 子	23
吾愛吾車(閒思錄)	*黃潤岳	24
名 字(詩)	*方 昂	25
風 箋	*編輯室	26
拉笛夫詩作二首(譯詩)	*岸沙譯	27
風 聲	*編輯室	28
大小書兩本(人間集)	*梅淑貞	29
紅 塵(長篇連載小說)	*鍾 瑜	32
風 訊	*編輯室	48

一九八四年二月號三六九期



一九八二年四月，吉隆坡。

空氣中老是沉澱着惱人的燥熱，我倚着天台上的欄杆向四方張望，天空中總是灰濁般籠着一個罩子，它在憂慮中騫浮，並且不斷擴張，陽光似乎只在這個罩子上空明朗地亮着；在罩子底下，噪聲和灰塵增添燥熱。我明白這是那麼一回事。在這巨大的空間底下，所有生命和產物都被某種主觀和利益執着，它是座人與人之間不斷要解說才能獲得諒解的城市，但，人們仍然利用諒解這語彙的便利增加污染和燥熱。結果，各種解說都有它一點點意義，不管意義是正義的，還是畸形的，一定衍涵衆生與沙土互相依賴生長的機會。

我憑欄張看，希望得到清涼時刻，結果這份分享僅僅屬於炙熱的反應，我不得不盼望天空中會飄來雨水，讓每個和我一樣感受的人們暫時喘一口氣，吸一吸洗塵時的歡笑氣息，到底失望了，總是覺得長期在落磊傷胸的時刻渡過。

我剛向離去的朋友說聲再見，空氣中的苦惱又充沛在塵埃里，使人喘息不已，在這種情形下，我對我的朋友，只能懷着緬念與詢証詮次敘述他們。

我的朋友。

我總是用推理、感覺、理智、感情與分析的眼光看吳可春這個人，我想到這個人存在的人生意義時，他不適合於理論中的進化和邏輯，他不配屬於自然界的衍生動物，也不屬於社會公認的配偶，當他被窺視或暴露的時候。

我想，吳可春這個人，他對我，司豐，扶南，珍，慧貞或任何一個和他有過社交來往的人，都會有一種莫名的影響，至於和他有過鮮明戀慕關係的人，他們在幃幕內的隱晦因果如何，只可能從吳可春在不知覺或半壓制下透露。關於他與男人或異性在他生活中豐碩的成果，這些不清不楚的成果，他成為軟性人物的代表，和有着強烈性格的硬性人物，形成強烈的對比。對於吳可春戀情的成績，也只能用狹窄的文明估現，或用蒙住了的愛情，（這是我的主觀）造成大家都要了解他如何生活的原因。

我注視着吳可春這個朋友，我想我能爲他用一種模糊的心靈說出他隨興生活中的柔情蜜意行爲。我所關心探索的問題，衆人的話題，但不能在觸犯法律法令的情形之下，明白張胆地演說。那是一種誇張的宣傳手法，其實，事情僅隸屬於如果種子不死的深淵。如果種子不落地死了，話題就會延續下去呢。種子不落地，就不能長出慘綠的生命，就結不出許多顆粒來；可是，吳可春，他正是種子不死的執信者。不以種子培養另一個生命，另一個生命會完好活着；陪着他的種子活着。

現在，我用體內的經驗和錯亂的眼光解說吳可春這個性倒錯者的生活形態。我對吳可春這人的生活底衝動情緒，在於我擁有另一種對種子生存的解釋，甚至對吳可春原本精神活動的駕御；或活動行為的束縛，我沒法子一目瞭然而且又強烈地展現，因此在寫作中常現一些不吻合心靈境界或精神分析的理論。那是我和吳可春與眾人對周圍的影響與被事物牽連的情緒，或者更正確地說，周遭的影響使我不對吳可春多作推測。這些話題總是若隱若現地牽着我的觀點，走向苟同與執異的兩端，因此我用隨時顯現的記憶來記述吳可春。吳可春是一位社會產物吧！我和眾人都常使用這類懷疑的話題。假如我處在一個極端者的觀點的話，就顯不出人的處境，當然，極端者的處境釋詮會與吳可春的觀點苟同，甚至異途同歸，他們對於人的處境以自我為本位，任何利益和歡樂都必需由他們參與。我想人能活着，偉大或墮落，必須同時執着兩端，就如磁鐵吸力向正或向反，否則就顯出不可諒的偏激和幼稚，自私與盲目。吳可春和眾人，我與眾人，眾人，都處處影響我不是一個極端信徒。我選擇吳可春成為我要講述的主角，同時我和他同行，或者孤獨自行自語，有關我現在就展開的行動，過去行為，我在開始時就是主角，將來，讓眾人在身邊喋喋不休。

司豐和扶南都不同意同性戀，他們發出的意見，是否出於自欺或嘔心的感覺，仰是自視非屬變態心理，同性戀是不是變態心理呢？性心理分析如何解釋，我不感興趣，主要的人物事實，同性戀是一種性滿足與發洩，吳可春表示，一個普通人都有這種傾向，自戀行為或手淫，那是同性戀的前奏行為。他說扶南有強烈的同性戀傾向，甚至對這類玩意有續發感情；對於玩意技巧，期許和應諾展現的親蜜關係，簡直有如筆錄與口授。他以同道者與攻擊者的飢渴情緒排拒兩大壓力夾攻這過份的慾望，吳可春透露扶南總有一天自揭底細。他說扶南再也躲不開和解決不了持續的性愛矛盾，因此他只能徘徊在男人與女人之間尋求一個妥協的機會。在未來的時候，扶南僅能演出被批評者的角色，戴上面具傾聽和述說反胃的惡語。至於司豐，這個對民藝未來的理想者，總是在粉飾原始的騰圖。吳可春用戲謔的語言，他對於剛認識的人，會用這類語言來掩飾他對一個陌生者的好奇。我猜想他對司豐有很大的好奇，並且蠢蠢欲動他觸絲似的手指，從介紹至一次扶南家的晚餐桌上，我總是注意到這些神經質的手指。吳可春這樣告訴我，司豐是一隻隱藏在樹葉後的鳥，他有一定的季節、氣息、方向，但他的啾唱不適合這一代人的聽覺，他要民族歷史，這就有如大地的樹林，龐大宏偉，也要有氣魄萬千的山河

，洪泉川流的大地，自然在生命和思想中會起強大的作用，可是，當樹林被砍伐和焚燒掉之後，思想有一部份被禁錮，一部份棲息在有眺望能力的孤獨者身上，其餘的都被封藏在圖書館裡，或是搜集在博物館裡；這是斷絕文化在民間滋長的最佳方法，如此情形之下，生命已經沒有自然可掩護，傳統與傳統在血肉同化中形成另一個民族，可是，又在極端者同化聲中，被迫同化變成極端的同性戀者和自戀者。自然掩護肉體的存在，但生命的張力能在異性中滋吸嗎？不，只能暴露在繪畫裡的綠色叢中，一幅經過刻意構圖盆景式的樣態，雖然生氣盎然却委曲於一個指示的方向，不得擴展與高大，只能看別的樹木在刻意施肥者的手中囂張地與風呼喝，小鳥如果要啾叫只能在叢生的枯萎小景中啾喚，啾喚的語言只能唱同性戀者的不是，其實它正情慾旺盛地啾喚同性者的春意。

我總覺得吳可春的語言瘋顛，他把同屬類的生物分為兩類，同性與異性，並且物以類聚推演，那麼生命如何生存呢，直到現在我還沒向他提出這個問題，我只問他司豐是屬於那一種鳥類，吳可春回答的很妙：從名字他屬於東方，日本民族性格，可惜，不知道他是不是日本人，還是向東學習的欣賞者，所以他只是一隻被猜疑的小鳥。吳可春的回答，我懷疑他混合着某種企圖，他要把司豐從泥土的生命裡拔高助長，再讓他住進空氣調節室，司豐就會從白蟻堆式的結構思維層癱瘓，和他一起赤裸在自足底和藹；自擬的財富，由父輩利用手段巧取來供給給他，至於他自狂的行動，這是不是這一代的產物，不知它的由來，是來自煽動？宣言？自覺還是引誘？這一切都屬於吳可春同類的自信眼神，浮動在有鮮明色彩的空間。

扶南和司豐，我也湊上一份子，我們這一群人只能用語言刺激思維，我們的思維總是被動的，我們不能用思想刺激行動和語言，所以我們沒有小說和戲劇，更沒有社會觀和哲學觀，因為我們愚蠢到連思想的運作方法都沒有，只有吳可春和扶南用布幕掩蓋他們同性戀行為；所以他們不是戲劇演出，勉強算是啞口無言的小說，你只能從落葉的空間裡知道冬天的灰空要來了，就是這個樣子，司豐扮演大地，吳可春和扶南扮演生命，時日証實，泥土不能促長生命，而司豐收集了繁多的種子，但沒法子播種，我只能從他們三者中的話題得到傷風菌似的感染，除了沈默和噴涕之外，與一個性無能者一樣，勃不起行動，然而，在治療飢渴的話題時候，扶南在這其中有波動作用，因為他和吳可春同是共同環境的產物；被剝削的森林後群起的固硬建築，他們應用這類固硬體來促使生活發酵，等待均分食物和股票，因為他們不知道生產的辛勞；吳可春是繼

承者，扶南是個販賣文化的古董商，他們長期居佔在固硬體建築物內等分配的機會，不像我體內鄉土的渴望，包含着野性，飄揚，競爭，還有對自然生物命運的公正，吳可春和扶南沒有，司豐是個等待播種的人，我的情人珍有這種屬於我的風範的血液，她也想播種，但野性與佔有促使她舊情難忘，因此她在固硬體建築內受到阻止和擋駕，或許她不想在同性群中等待機會，她只持着自然界的大部份遺傳信念，只有異性才能使她有活潑的生命，到底她和我同出鄉間，她有沒有同性戀的傾向，環境常改變一個人，她比我先來這城市，巧取均分、強硬分配的論調，同性群影響了她嗎？不得而知，至於慧貞，我在這城市擁有的情婦，如果以吳可春和扶南的語調來說，她是我自然鄉土飢渴的對象，我很滿足他們諷刺，我向他們這樣表示的用意，最少能使他們不好受，我是個有情婦的男人，我向他們誇耀，但是，有一天他們知道我和這豐滿的情婦的感情時，他們會用吃驚的眼光看。慧貞，這個有固硬體質和野性的女人，她總是在隱瞞她的渴求，這是不是異性所有的野性呢？珍的野性似乎藏在服設計後，但慧貞，她在卷子和布料之間遊蕩。她是一個異性。吳可春用欣敬的聲調說。她是一個異性。扶南却用粗魯卑鄙的語言，使我不滿他的語氣，慧貞也對他們二人有些意見，這使我老是在想，她有同性戀的傾向嗎？為什麼她不為我縫製衣服，不得知，因為我不知道她的所有生命過程中的生活方式。

由於我處在這個固硬體的環境之中，每天，我接觸到污濁的空氣和固硬感之外。存在這城市的生命只有人，人的鑑別，在生物論裡，雄與雌，自然而然分組，他們各自尋找可以交配的對象，剩下的只是政客們才分類的種族稱號，鑑定強弱然後強食弱肉，還有硬性劃分財富的分配，更甚者連地位也分了等級，種種的低等思想運作，充斥着低等的種族主義思想，政客利用種族低能行為作為方法論與準則，結果，他們在這固硬環境中交配成社會，互相利用，政客的手段，社會的方法，同性相吸，同性互拒，異性相吸，異性互拒，排拒政客理論後的結果，相輔相成，自立更生。人，處在這種社會繩索的異端，編造萬萬千千的故事，結果是同性與異性組成的苦惱或歡樂，蚯蚓式的中性，沉默無能作為的人不適合生活在這個結構裡，它必須超越這個社會，活在蚯蚓所處自然界的土中，它埋藏自己，苦楚地伸縮環節肌肉，苦楚地移動大地的壓力，為突破深壓的困境伸張，結果，它排出的泥土連和着的種子都願為它死亡，可是種子却不存在自然的手中，它受固硬體質極權者的掌握，他可能是一個異性人或同性者，絕不是同具雙性者，人們研究蚯蚓的利用價值，却不承認中性蚯蚓的功能，正如性飢

渴者對性無能的人或冷感者失望一樣，包括卑視與排拒，甚至虐待，用肉體的苦楚來滿足性無能者的滿足，這種可憐的處境，蚯蚓自閉的孔道生活遠比這群滿腦子性故事的人更自滿，而我却居住在性故事盈耳的處境自憐，我不能不受到這些故事的誘惑，我和吳可春與扶南來往，我和珍與慧貞接觸，我和司豐的民藝種子；生命的話題爭論，結果我像他的種子命運一樣，生活在無窗室裡，無法見到陽光，陽光也找不到孔隙射入，只好處在休憩狀態裡，自我營養，總之，我常和吳可春、扶南、珍和慧貞扮演荒謬的接觸，別無他法。

我所能夠說的情節大都產生於編造，有許多部份與實事不符，但它另一部份非出於事實不可，因此只能靠腦力來維繫這類組織，由於現實環境不許我用真實的語言說出眼見的事物，甚至於心理學或生理學上的暴露字眼也不可能出現在文章之中，因為這兒的性慾只在布幕或被單中純潔地進行。可是市場上却充份供應這事兒的幻想與刺激與誘惑，我的文章是純淨的，因為客觀要我這樣作，它和我的無窗室一樣沒有裝飾。裝飾存在這暗淡空氣中會顯出我對它們的不滿，我對沒窗口的牆壁固執如互拒者一樣，對我可能出現在文章中出色的字眼時，當他們看到點綴其中的特性字眼時，他們會一見字眼即見實物，但不見字眼的組成環境，扶南和吳可春和珍和慧貞對於我這類語言非常敏感，只是他們都喜愛不排拒，他們不願像對字眼患有敏感症者一樣，患上嚴重的意淫症。司豐有這疾狀，他有掌握種子的意志，現在，為了寫一些刺激麻痺的文章，我只能應用他人賦於的思想與經驗，包括語意學的思維，表達我欲語還休的綜合影子；從交疊的影子中可以看出我和上述幾個朋友的命運；還有他們的生活，我用迷惑手法來欺騙自己的愛和意志，字眼在我接觸的人物間掙扎，勉強表達着各有存在慾望，由自我到大眾命運，都只是以字眼來虛妄地架構着，人際間的欺騙，並且引用科學誇張地欺騙生命，神話欺騙命運，而我只能在幻覺和猜想中分析實物的可能性，所以它是捏造的體系，虛擬且有嶄新的謊言，但它是我心中直實影像。影子，從歷史到未來，鄉土到繁市，我現在陷在煩亂情緒中，因為我猜想到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之間想到利用均衡與公平來為自己一方尋找嗜好者，或者支持者，因此他們生活在不可言傳的剝奪、壓迫、恐嚇、煽動、痛苦、幸運、憧憬，甚至於種族、宗教、教育、文化、經濟、運動或其他可以利用的機會，這些點點滴滴的意識一直蕩存在我無窗室內的空氣中，這其中我沒有字眼的傳真，但我有紊亂的神經，我知道，心領神會總是存在每個人的心中，它沒有暴動示威或慶賀遊行的動機，它只能處在心思的深處震動

，逐漸地，某種對極端者的埋怨無法得到適當的發洩，只好自慰，因為大眾的意識淺薄的如自己的妻子與人偷情懷孕也不知道一般，並且還沾沾自喜，還以為自己用金錢娶來的妻子會生產一個知足健康的後代，不虧待他以前以為金錢才是娶妻的目的。眾生的願望，又以性交行為認同於最親蜜與富有入格的行為，所以事情就這樣子發生。

吳可春和扶南沒有給我的思想有所啓示，但他們的同性戀行為有意無意地使我所處的生活變形，社會在沒有正確理論的基礎下畸形發展，只以點點色慾與柔情，性與愛，加一點滿足的感謝眼神，讓生存者的意識以另一種方式來發洩，提供自我肯定的經驗與樂趣，也以歪曲的語調和想以正規的理論來處世，結果結局變成性無能者的舞台，上演精彩的無能之舞，這就是同性戀者眼中看異性戀者的社會或異性戀者眼中的同性戀者社會，他們用排斥的基礎當理論來演說，結果男人和女人在心理上對生理形態分的太清楚。不給於人工製造者同情，就和極端者煽動種族沙文主義者一樣，促使一個人想設身處地於突然想看清一個人或理解另一個人時，難題先在瞪眼之前出現，也在我下筆的當兒起了阻障作用，我不得不借重權威的知識為我辯白，別說我在玩弄色情語言，看來我必須超越智慧的下流，像極端的信仰者一樣，像以種族的政治煽動者一樣，刻意以攻擊語言求溯上游。

我活在一個求知機會不平衡的時代。吳可春和扶南不贊同我這種說法，司豐不表意見，但他在我背後表示我不自量力，珍則支持我的意見，她以鄉土的直覺表示同情，更以服裝設計者的憐憫神態說話，慧貞也表示同情，她以教師的普救眾生的神情看我，我沒有淵博的學識來表達我對事物的意見，有時候我談論這個問題，吳可春和扶南不感興趣而反對這種嘮叨，我只好沉默於自修、自律與自覺，他們譏笑我是圍井中的青蛙，有一天肚皮會堵住井口自斃。聽這種話，我不在乎，最少有珍鼓勵我。在某種情形之下，我不得不花太多時間為生活而勞作，剩餘的只在於求知，缺乏學術訓練，會使要坦言直說底暢意充滿苦惱，絆腳石總是在道德監視者的眼光中顯現。這種苦惱一絲一點地使人發夢，一絲一點地旁敲側擊，想要在暢意時表達出不易發現的泉源，讓亂對者玩推理遊戲，或使心領者在其中找出因果。同性與異性被區分的意識作用，如政治資本、經濟策劃、文化同造、教育分制等等，當然這是利用社會學的舉例。我要說的是吳可春和扶南，珍與慧貞等人，在沒有自然韻律底固硬行為，他們的言行，是不是受到他們環境的影響呢？我不能確定，更不願看他們以偽裝的言行影響辯論，但對於這些偽裝言行的明辯心智，我無法達成共鳴，因

為，我的知識水平總是落在機會先知者的後面，我沒有富有彈性的資本，正如同性戀者制止人口膨脹的自得理論，吳可春就常以這種論調自傲。當我的知識水準在吳可春和扶南的面前，就在他們互相論爭時，提出的意見不是被利用或被否決之外，那就是攻擊，我常被迫放棄主見。他們也以空口白話，嘻嘻哈哈安慰我這神智不清，並且沒有理想的自覺者，這是扶南給我的讚語。這個在同性與異性之間尋求性妥協的傢伙，夜遊症般地說話不算數，對歷史有如抓字蝨一般，技巧一點地說，他只能斷章取義，根本沒有一套學術專長，儘管他曾當過新聞社的記者，並且歷渡戰爭生涯，也只是喋喋不休地否認各種記載，並且以相對歷史觀點否定歷史，他是個狡猾的歷史自慰者，像個搞外交的政客，或像個處在多元種族困境中的政客，他自荐是歷史的見證者，他曾經是記者，有足夠的理由當見證的權力，可是，他常常站在騰圖的柱子下演說騰圖，而不是站在騰圖之上敘述演化，或者，高明一點只能利用比較與述說來混濁事情。吳可春和司豐常責備他的演說是不負責的語言，但扶南狡辯說事情的真相只有當事人知道，可春和司豐不能否定他的描述。扶南甚至反過來指責可春和司豐，說他們正如獨裁政客禁止一個人批評他一樣的心理。而我常在圖書館裡考証他們的心態，扶南企圖鞏固他對歷史的見證聲望，但種種証據可以在地理與歷史人權中得到証清，但所得的結論不便在他們面前坦言，以免引起不快，甚至引起互擊，倒是珍和慧貞常在我轉述故事時表示不滿，我也緘思默想，我能用什麼方法使他們的主觀與客觀融匯為長流呢！

或許，現在開始，我會談吳可春，他不是我立信本人的代號，他是一個同性戀者，而我也不是吳可春的愛人，所以我們之間沒有性關係，我對於這種行為失去直接經驗，因此在談他的部份就如扶南說他的歷史一樣，牽連附會地聯想講釋古董，另一方面我不想引起同性戀者的不快，由於這一來，考証的鑿實不便直述，我只能用混濁的話彙來引述我的觀點。

我有收集沉默的嗜好，我不想在眾人面前演說，寫作是我最好的觀察和表露，在這裡我不能為吳可春或眾生的性行為解析，更沒有精神分析的研究，這是我做人處世之後步回無窗室的記錄，不是要寫出與未曾許諾的玫瑰園與少女杜拉的故事一樣的魄力，我只能用前述的心情來看吳可春，寫他與眾人，把他當成主角，也讓我分享主角的滋味，這樣一來，可以控制暴露真相的禁忌，讓我們潛伏在膚淺之下，洞見睿智地數落種子的顆粒，也讓人消磨於沉默閱讀的意志，理解與否，則看各人對自己心智底喜怒了。

一九八二年七月，新加坡。

一位同性戀者被詢問時，受訪的第一問題總是追溯他的童年。難道童年就決定一個人有同性戀的傾向嗎？每當吳可春閱讀到某些報刊的特寫或專訪時，他的臉上出現激動神情，許久才回復他那沒有侵略性的溫和。那些文章，我也讀過，受訪者大都是男妓；經過女性裝扮的男性性交易者，而不是那類供女性洩慾的報導中的男性。男性同性性交易者，他們是自發的同性戀者嗎？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吳可春的微笑，我只好作罷，至於他們對訪問者的回答，也使我懷疑童年生活對同性癖好的傾向，這些人似乎強調了童年與少年對性心理的影響，產生日後對性知識的改變。他們擁有一致公式的回答，巧妙的女性化理由，是由於童年由肛門慾願引起，為自己的交易提供同情的象徵，吳可春形容他們利用女人的頭腦賺取同性者的嗜好，他們沒法子同享樂趣。

吳可春能夠從人物歷史考稽中吸收他這類嗜好者的技巧，尤其在文學中他更是瞭如反掌。他的藏書有大部份屬於同性戀者的專論和涉及的小說，我從這些論著中得到以前所沒有意料到的想法，觀點和經驗，強烈地振奮我，直接地，我發覺到我的嗜好，在寫作上，對現代事物的反應做出感情上的虛假表達，極度缺少歷史，文化的根基，以歷史文化為精神深度方是現代文學的軌道，但是我却貧瘠於文化哲學的認同感，傳統使我脫節，追索起來，五四文學運動破壞了傳統，三十年代文學觀也闖割了傳統，它把我的肚臍由文化傳統中宰割，還有我移居來的祖先，沒有給我帶來上層文化和智慧，只攜帶着低賤的嗜好和勞力的雙手和唯利是圖的眼光，連投資在兒女學識上的眼光也沒有，只挺着背脊面向烈日，讓堅硬的雙腳埋在大地上，口中喃喃自語古代文化的結果，但古代文化的結果是什麼？一點兒也說不上來，甚至連利用耳聽眼看頭腦思想的教育指導也不行了，多麼的失望呀，所以我總是追逐在表象，沉溺在風吹草動式的字里行間。吳可春並不這樣，他可以為他的嗜好由希臘文明追尋到古東方的中國典籍，他是個專情的同性戀者，有如現在政治追隨者一樣，等待昇晉的機會，他們會有共同的研究，討論對象，搜聚才能，變計多端，而我，像一個政治冷感症的人，像一群自私自利的人，我的同好者，都分裂了，為了爭奪分享對方嚐到的滋味，由西洋的技巧研究到精神寄托，甚至於通俗小說，我有心無力面對古典文學，我的環境沒有教導我閱讀的方法和能力，我注定是個失敗者嗎？吳可春提議我以一個極端主義者的情緒，專心於這類典籍，有了追逐，全力以赴，才能得到面對千夫

所指的爭奪後的滋味；自然而然某些方面就會得到發展。

你的意見就像在追求一個愛人。

有一次我自卑於膚淺，以妒忌和反感的情緒說出卑視的話，可是吳可春並不在乎。

這是印象。他一本正經回答我。

太膚淺了，這種愛情，你應該是一個男人，一個男人。

我本來就是一個男人，一個充滿愛與意志的男人。

聽吳可春說他是一個充滿愛與意志的男人，我心中那種感覺實在無法形容，它像悶熱的夜晚，忽然暴風雨急驟而來，又像熱烘烘的口中咬着冰凍的木瓜，這些感受，就是男人充滿愛與意志的反應！

你這種愛與意志，我實在吞嚥不下。

你必須了解我，然後才知道愛與意志的深意。

那種了解，太不可想像了。

我雖然在每次和吳可春對白時刻，沒有懷着惡意的嘲笑，但我總會明白他心中的意圖，一次次地，逐漸，我們真像處在同性戀者的膠着狀況，說實在，我知吳可春在一起，我能得到一種滿足，這不是肉體撫摸之類的行為，我滿足於我能在語言上刺激他，反他，甚至用話來虐待他，使他有被輕視的感覺，面對着面，我常想看他有痛苦的表情。我們在露天咖啡座喝啤酒。這個星期天，我奇怪他為什麼會打電話找我，一見面他就問我的生活，要我找個嗜好，藉着嗜好進步。

我的嗜好就是我的工作，這種工作比被人虐待更加苦楚，只有自己才能感覺到，沒有人告訴我有多少好處。對於我的工作，我利用良心、敏感、沉思、回想、比較每一件事情的因果和始末，這些倍增我的痛苦，我只可呻吟不可喧嘩，因此，我的嗜好沒給大家多少影響；反過來說，這種工作常不被人看成是份工作，也不當成嗜好，變成一種可有可無的消費品，除非有很好的成績，那是天才，痛苦和孤獨的天才，才能在歷史的運轉巨輪中得到嘶聲的地位，它就是時間的消費品……。

我說着說着，我注意隣座的人，注意到吳可春的服裝，注意到這個社會中的形色人物，注意到這個國度的傾向，新鮮的空氣，平等的聲調，和諧的臉色，注意到自己夾雜在其中，自穢其形，是的，他比我光鮮，精神抖擻，我雖然精神也飽滿，但我來自鄉土，我的生活和我的先輩一樣，由墾荒到現代，一路荊棘，一路掙扎，今日，沒有墾荒的血汗，時代進步，我像泥潭中的泥鰍，深陷泥潭中缺少水份，這種動不得的掙扎，又像孤獨人群中的孤寂人，再原始的生命，我聯想我是不是缺少水份的羊齒植物，勉強地生長在堆砌的磚塊的邊隙裡，僅靠

風中的水氣和偶然的雨生長，剩下的時光，隨風搖擺。我回首看看吳可春，他似乎發覺到我低落的聲調，我迴避他沉毅的眼光，他用柔情說話。

我抬頭看天上的雲朵，傾聽隔隣樂器行裡傳來了落拓鋼琴聲。吳可春的語言成了歌聲，我獨自聆聽他的獨唱，我奇怪我為什麼會有這種心情聽這種歌聲，一位同性戀者對異教徒灌唱的歌，要對方迷信他的語言，聽從他的指示，不管出自於迷惑還是權威，他要使自己擺出先知的姿態，讓人們知道他維護自己同伴的利益，先以溫和對自己說話，然後再用激烈的語言指貶對方。再以政治家的手勢表白自己的良心和指示對方，這是美麗的謊言，也就是要對方作出巨大的讓步，讓他有機會走在自己社群的道上，脫下衣服，拿着衣揮舞，以各類同性戀者的鏡子反射的光芒閃耀着，誇大地位和權力，要對方讓步與和平共處是吳可春最美妙的語言，並且語氣多姿和方向多端，像繁市中的天橋，它像章魚的觸鬚，在污濁中，仍要做個城市的捐客，他像隻壁虎，在黑暗中吞噬迷惑的小虫自飽，牠倒放着天梯，爬過明亮的天地。他的本意，只是要我同化於他所指示的消除消極之道，跟隨他的擁護者呼應。他的謊言，用憤怒的喉音，像早天驟雨的蛙鳴，使我反感，但又不得不聽計於他。他到處抓緊我，不放過我，不讓我自由伸述的機會，他在露天咖啡座對我說。

不要受旁邊的人影響，你比男人更男人，你是鄉下來的，所以你突出，吸引人，你雖然沒有華麗的外表，但你有泥土的氣息，你有強壯的體形，無知的腦袋，那些兩棲動物一定會注意你。

我沒有聽清楚吳可春接着說下去的話，我只感到冷氣直襲背脊，拿起桌上的啤酒一飲而盡，吳可春，他簡直像人妖，我把啤酒含在口中，吞嚥不下，瞪大眼睛看他，這不是他平常所表現的風度，他像個女人的風情，像一隻呷呷的母鴨，像一隻牆上的壁虎，以親諾的體態騷情，他一定看到我臉上奇異的表情，他尷尬笑着，笑着，我才驚覺失禮，吞下口中的啤酒，跟着他笑，像對着鏡子學習笑容一樣。

小時候，我的母親常這樣對我說。

許久，吳可春才開口說話。

我的母親常對我說，我是她理想的繼承人。

繼承人？哈，哈，繼承人！

聽了吳可春口中的母親繼承人，忍不住哈哈大笑，吳可春並不生氣，他只微笑，向望過來的眼光微笑，微笑地向我說。

你有兄弟姐妹嗎？

沒有。我說。

獨生子！哈哈，我們都是孤獨的人。

只可惜我不是母親掌中的寶貝，你却是母親的命根子，繼承人。

無論怎樣說，我們都是生活在母性為主的家庭中。

你父親呢？

沒了，很早就死了。

我父親教導我怎樣面對環境，如何獨立，他說我是獨子，我必須承繼某種不可卸除的負擔。

什麼負擔？

我也不清楚，他堅持送我進華校讀書，說是能夠知書達禮，在優良文化的薰陶下，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正義的人，有良知的人，可是，我的學業成績叫母親更寵愛我，偏袒我，以免受到父親的傷害。我常表示愛我的母親，可是他老是強迫我閱讀各種文學書籍，我反抗，叫他們為我痛苦，失望。

你能成功嗎？

算是成功吧！在當時，我讀新文學運動的書，什麼禮教的反抗，家族的黑暗，腐敗的制度，吃人的傳統，舊文學的幽魂，文白之爭等等等，還有什麼？天昏地暗，我也弄不清黑白棋子誰先誰後，總之一塌糊塗，那是以前人的事件，那是我所見不到的社會，可是我却混淆上這種熱血，沒有和諧的改革，一味要求和反叛，結果我成功了，模仿那些死去的，虛構的人物為反抗而反抗而活下來，為那種自瀆的，可笑的，代表熱血的表面形態鬥爭，並且不在自我存在的意義鬥爭，求生存，群體的生存，只喊黑暗或為人鼓掌喝采，不為生命與生活權力鬥爭。

後來怎麼會學寫作和繪畫。

那是一個女孩子的緣故，她刺激我，輕視我，愛我。

結果她離開你！

被你猜中了，過去一切，我不在乎，就像你的情人離開你一樣，這不是長久的愛情，也不被愛情深深地影響着，這只是上了癮的嗜好一樣，擺脫不了。

吳可春哈哈笑，我繼續說。

我現在才知道我們缺少傳統文化和歷史的認同感，這是華裔社會建設的根基，由我曾祖父，祖父，父親留下來的觀點，只為了安居樂業，食飽思淫，除了金錢，什麼都可以不必爭取，可憐的人，一生忙忙綠綠於生活，沒法子在文化上加把勁，只會在集會上說國土上的血流和汗滴，却沒有用筆記載下來，詳盡的記載下來，在文學，美術或其他方面，當拓荒者死去了，所有的努力就被否定或消失，也沒有奠基的土地，更沒有回溯的長流。

我在寫作過程的感情無所適從。我們排斥古典與民俗，譏笑古文學和悲劇美學，放棄信仰與民族

尊嚴，輕視強勒的認同與國土根源，我們只有破壞，宣言，沒有建立行動和組織策略，結果像個人妖。

大概上代人沒有幼兒性慾加佔有慾望理論的指導。

我不能理解你的話。上幾代人太開玩笑，把自己的文學注射太多荷爾蒙，現在連雄性和雌性都不再關注，結果在著論時，連司馬遷被宮刑也以為他是出名的太監；皇帝寵愛他才叫他編史記。所以一部哲學史在新文學作者的手中有上沒下，成了變性人，只有豐滿的胸部，我們這一代人看來只剩下喉核了，我說的是文學和文化。

你這一說，我想起，這是不是……

我們的民族個性。

我搶先為吳可春說出來。

我們現在的生活也是這樣。

吳可春說。我看看他並沒有激動的神情，我傷感地對他說。

就是因為我們缺少某種統一性，沒有系統，我們盲目無知，感覺麻大。

好吧！我不推委說我不知道，現在知道了又怎麼辦？

所有的雜誌和報章刊登專欄專門詳細介紹每個年代的國家政策和法令，對我們社會的影響和反應，回顧當政者的言論，並且翻譯和分析古文化遺產，又記述我們的近代歷史，人物功過，風俗習慣比較，一部民族斷代史，這種移植和培養並不是同性戀般一廂情願。

真是鄉下人看城市佬。

我不在乎吳可春說我是鄉下人，他根本不理解我由圖書館走出來的苦悶心情，他不瞭解我每天翻報後的焦慮心情，他不瞭解我每次聽廣播時的情緒，這些都像我故鄉的山一樣，整座壓在感情上，我也閱讀祖母的綫裝書和章回小說，它只能出現在我小說中的描寫，它不能影響我走向安然的世界，山，安靜的山，勇者的象徵，可是却混和我急躁疑慮的感情之中。我告訴吳可春這些，他說他沒有這種經驗和思想。

我的童年很美，我常回我祖父的菓園，採水菓，聽鳥叫，游泳、捉魚，聽我的五個姑姑講故事，很美很美的女人幻想。

吳可春沉醉在回憶中。我對他說。

我沒有這些美麗的回憶，我必須用敏感的觀察來接受我的自然界，還有人為的環境。

沒怪你常顯得神經質，激動，但却能快速的收斂情緒。

因為我發覺很多地方不適合我發洩，也不容許我發洩，我只能用逃避自由來控制自己，把思想自

閉在獨白文字裡頭。

還是回到鄉下去吧。

我瞭解自己，永遠解脫不了兩個處境比較後的不安。

回到記憶裡去。

我的少年時代看祖父砍伐樹木，然後又種上植物收成，我在其中尋找大自然裡的生命，包括用方法殘害它們。

你的過去像個捕手吧！總是帶着壞心眼。

現在我從圖書館中知道它們如何成長，如何吞噬，如何蚕食嫩葉，我也知道自然中的生命如何消滅，人為的暴力和天災，生命如何互相鬥爭，死亡。

生命真的這樣充滿恐懼嗎？

在大自然的印象中，它們就是掠奪者，我們就是犧牲者，因為大自然是一個深淵，如果你怕掉下去，就必須遠離它，或者與它們忍辱偷生，生命同在，與它們不休地生長。

我選擇後者。

我也選擇後者，只是我們的過程不同。

怎麼不同法？

你用美麗的記憶和憧憬，而且沒有性別。

那你呢？

我用進化和苦楚，把兩性分的清楚。

我們再來一杯啤酒如何，你使我記起童年和少年的故事。

我可不要為你寫特寫或專訪。

我不相信這套理論，鬼話連篇，其實我的童年是正常的。

綽綽有餘的風度，把童年也美化了。

這是事實，我還想起母親怎樣在清明節忙於做春捲的手法，春捲做好後，拿到墳上祭祖母，祖父還稱讚母親的春捲做得和祖母一樣地好，把春捲那麼一送就送入口中。

吳可春比劃着，我忍不住哈哈笑，他顯得活現。離我們座位不遠處有塊射在地上的陽光，我告訴他，那塊陽光很像我少年住屋的窗口，那個洞開的大窗口，常被陽光填滿，我和家裡的狗兒常躍窗而出，吳可春興緻盎然的說太美妙了，他還開玩笑說，如果偷情時也出入這個窗口，那可方便不得了。

這只是創造性的艷聞。

這次論到吳可春哈哈笑，他又說屬於他的故事。

說實在話，在祖父的菓園有奇妙的感覺，現在想起來，那是生命的延續，蝴蝶、蜻蜓、炸蟻、鷄、鴨、鵝、狗、貓等各式各類的動物，牠們都處處在為牠們的後代忙碌，我好奇的問姑姑牠們在做什麼，現在我才知道我問錯了人，對女人太冒昧。

一卷
牠作
托品
命要
活氣
扎自
好嗎
想一
一十
盲目
多少
，係
道要
女，
次自
業，
蒸素
用馬
個多

誠地
們就
生理
發洩

人甚
分亨

？

上得

你用
的身

戀的

。

的影
沒想

我沒有對我接觸到的生物產生疑問，我和牠們一樣活生生地住在自然環境裡，母親和父親能主宰牠們，牠們是糧食，拜祭品，或者是神話故事的襯托品，沒有牠們就沒有神話。我的母親告訴我，生命要循環不息地生長，要生長就要創造生活，要生活就要忍受苦楚，歷史告訴我們一代一代都處在掙扎的處境，這使我產生很多疑問，我們現在不是很好嗎？為什麼要發出生之掙扎的呼聲呢？但是回頭想一想我們的歷史，曾祖父和祖父曾經飄渡落泊的一代，父親是勤儉和無知的一代，他們缺少教育和盲目的固執民族感，溫厚是他們的個性，這些美德多少妨礙了進步，並且不能為自己的成果加以保護，保護成果和歷史地位，爭取應有的權力，別只知道要有權力娶四五個女人，生出大群爭奪財產的兒女，把他的勤儉毀於一旦一夕，結果美德只是用一次的廁紙。

我沒有父親，我愛母親，她從父親手中接過產業，利用公關社會的便利，特殊的因素，她的生意蒸蒸日上，她教我怎樣享受生活的樂趣，指教我利用時機，賺錢，追求女人，她要我娶個妻子，生幾個孩子。

結果，你吳可春違背了母親的意旨。

我毫無顧忌的說。

我不願意傷害她的心，所以我和任何女人都誠誠地去親近她們，我尊敬她們就像我母親，我愛她們就像愛母親，我不願意傷害她們，侵犯她們，從生理和心理上她們永遠是處女，我認為在她們身上發洩是一種罪惡。

但是，你母親却接受你的父親，她也要別的女人接受你的愛。

不，我愛她，我不願意讓別的女人在我的身上分享到她所作所為的樂趣。

真是莫名其妙，男人和女人的樂趣是相同的嗎？

不相同，我的母親有兩個情人，她從他們的身上得到滿足。

但是這和你現在對男人感到濃厚興趣有距離，你用同性戀來掩蓋你母親的醜行嗎？

不，你說錯了，我現在和我母親一樣，從男人的身上得到生活的樂趣和滿足。

妙不可言，那門子學問都分析不出你這種同性戀的理論來，強詞奪理，像個流氓，像個政客。

你怎麼多講出這種話呢？大概受到報章的影響。

可能是吧！我還以為這種行為大都是物以類聚的影響，偶然或好奇或刺激，或者兩棲性的調劑，沒想到在你身上却出於本能，真的是出於本能嗎？

你別弄錯，我可不是人妖，我覺得那是骯髒的

玩意。和一個女人在一起還不是玩這些把戲？

聽了吳可春一面之詞，我無話可說，我想起珍和慧貞，我們做愛，我們的行為，正如吳可春所作所為一樣，或者說正如他所說的一般，我和她們在一起是錯誤的嗎？我們是情投意合還是互相追逐，或者是虐待還是被虐待呢？我們的來往會受到心裡負擔嗎？和同性戀者共同生活到底能促進多少文明？

我和吳可春往來，他的言談常能刺激我各方面的幻想，儘管他莫名地被控上法庭，罪名是破壞社會風氣。這些丟臉的事件並沒有阻滯我和他之間的友誼，也沒加強我和異性間的感情，我明白自己的缺點，我常用自慰來回擊各種沖擊，它使我幻想，幻想各種可以產生或不可預期的事件，甚至於認為自己的將來還是一個雄性的男人。我對於目標中的異性和自許的同性戀者，都採取不經過劇烈掙扎就可獲得的想法，這種捷徑就像手淫能夠解決性慾衝動一樣。可是，我非要選擇一個行動不可，同性者和異性者會施我壓力，吳可春，扶南，珍，慧貞都會說我變態或為我傷心，主要的事件，我深思過，思前想後，我必須突破他們重重所給我的感情，尤其是他們的缺點，他們都會把缺點賦於別人，或者我能從這些缺點中找到機會突出目前的困境，我不願像扶南一樣作兩棲的協妥者。享受兩棲的溫柔，變成一位只明白古董市場的販賣歷史產物的人，甚至偽製歷史，或捏造歷史。

我有信心寫一部暴力事件小說。我對吳可春說，可惜我沒有堅定的意志搜集我們的史蹟寫一部苦楚的文字作品，因為沒有有如採訪同性戀者的那股勇氣。我對扶南說這件事，扶南說吳可春在影響我了。

一九八一年九月，蕪坡。

我喜愛河上浮泛的螢光。我喜愛這個城市，它有一條婉婉轉轉的河，一直由東向西流入馬六甲海峽，在海峽的沿岸，河的出口，有一座海濱花園，夕陽就在這裡向孕婦島沉了下去。早上，太陽又由河的源頭昇起來。

(上)



南北行

致吾愛

我們整個午後都蜿蜒在山脈之左旁
 那密濃得風也擠不進的箭鬱蒼林
 一定匿藏着無數座綠盔甲的山神
 看：那不像獅子的獅子山頭
 株株排列成隊的挺直橡膠樹
 豈非是「蜘蛛巢城」中舉樹討伐的士兵？
 你說：那真是個造化的傑作
 我領首不語，溫暖的依偎着你的臂膀
 任由注視中的蒼靈俯首庇佑
 朝向北方那白沙環帶的海港出發

不見風車的風車路上曾留有你的足痕
 德和咖啡室裏，特殊的咖啡濃香中
 我追述二十多年前牽我手的人
 牆上的畫，仍是武松打虎的氣蓋山河
 却已不再掛着從前惘惘的眼睛
 等南下返回另一個葱青的島嶼時
 我仍有你的臂膀作港灣
 讓那條翻騰不動的數百里青龍
 依然沉靜的注視着祂轄下的蒼生
 為情為愛為新生作馳騁一千里的南北行

*梅淑貞

一九八四年一月

察是，序序而息假房管花的天

臣「

在上高夠子落直頂上更秩得；品那這際

百年專欄



* 童顏之目

文人的書房

* 鄭百年

如果你想瞭解中國人如何治理國家，不妨先觀察他們的文人如何管理書房。

中國文人似乎最不善於管理他們的書房。客廳是用來招待客人的，事關體面，佈置自然井井有條，書畫古董，茶几案臺，都安置在最悅人心目的秩序裏。廚房是婦女們的領域，女性向來有潔癖和秩序癖，再加上女傭及婢女的協助，不但整齊清雅，而且也跟客廳一樣窗明几淨。前庭和後院是休閒止息之所，花花草草的栽飾，幽徑明階的曲折，蓮池假山的多姿，應該是整座樓房精華之所在。惟有書房，既不是招待客人的地方，也不是婦女及短工所管轄得到的地方，它是整座樓房裏的「土多」，是花園裏的廢墟，是人體裏的盲腸，是樓房主人隱形的地方；只有他獨擅此斗室，只有他統治此方丈的天地。

因此，文人的書房只有一位國君，也只有一個臣民，他的命令「無遠弗屆」，他的行止是舉國「認同的對象」，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在這個國家裏，他可以任意搬運東西；昨天擺在書櫥裏的書，今天可以陳尸在門邊；今天躺在地上的，明天可以打開胸膛展露暫暫的顏如玉。四周高聳的書櫃已排得密不通風，按理來說，應該有足夠的空間來安置各部各類的書籍，然而，我們的天子偏愛「感情用事」，不但書桌上書體橫陳七零八落地築成「書的森林」，即使地上的甬道，也橫躺直臥、倒翻豎立地搭起「書的積木」。一套幾十冊的資治通鑑，腰斬成數段，首三兩冊在東邊書櫃的頂端，中間五六冊斜站在書桌的左角，還有三幾冊上個月翻閱了不知塞到那裏去；一套二十四史亂得更驚人，大部頭的四史、兩唐書及宋史，已經失去秩序塞在書縫中，小部的陳書、北齊書及梁書，擠得亡身溝壑，不知去向。至於經書，早已不是經書；子書，更不成其為子書；勉強可以成套的文學作品，也許這位天子對它有偏好，還整整齊齊排陣在那裏，讓塵埃為它們上胭脂，畫蛾眉。總而言之，這個書房在他的「頤指氣使」之下，所謂書齋，實際上是書本到處泛濫為災，禍殃全國。

曾經輝煌一時的擺設，也由於多年來的「意氣

用事」「朕即天下」的態度，而把書房淪為古董儲藏室。一幅幅的書畫，不管是趙子昂的畫或是王羲之的字，都被「書的積木」逼得貧無立錐之地，貼得牆壁連喘口氣的餘地也沒有。零零星星的古玩玉器，星羅棋佈地散落每個角落，東歪西倒，黯然無光。

所謂書房，到頭來除方桌上一尺見方的小方方供開展書本外，這位天子再也找不到一個地方可以讀書了。

書房固然「亂得不成樣」，但是，就好像女人的八寶箱一樣，要是想找甚麼東西，這個主人倒也還找得到哩。找一部書，找一個硯台，你不能說它石沉大海無處覓，它總是「雲深不知處，只在此山中」，多費時辰準可以找出來。說這書房整齊有序，它却又未必然，任何古籍或文具，你總沒把握伸手即得，它就是要你「尋尋覓覓」「上窮碧落下黃泉」，然後才亮一隻眼睛閉一隻眼睛，猶抱琵琶半遮面地露在你面前，讓你又驚又惱。

紊亂之外，髒也是書房特色之一。傍晚時份，蟑螂像回巢的蝙蝠，伸展翅膀，乘長風，破萬里，任意飛翔；夜晚的時候，老鼠帶領着一家的老少，從這座森林馳騁到另一座森林，到處野餐和跳圓舞曲；還有，那些永遠飢餓的書蠹，把書房當米倉，養得一家家人丁旺盛，六代同堂。

就在這樣的半整齊半紊亂、半骯髒半清潔的情況之下，我們的天子行使他的統治權——或埋首寫信寫應酬文章，或攤開宣紙揮寫斗大的毛筆字，或捏着線裝書搖頭擺腦地吟哦長歌……春秋冬夏，年復一年。

我們有句老話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裏所說的「家」，在我看來，指的似乎應該是書房。能夠把書房管理得井井有條的讀書人，大致上已經具備了治理國家的基本條件；然而，我們的文人大部分都書房如臥床，亂得如狗窩。

就以交通的管理來說罷。台北比較著名的大馬路至少都擁有四條線，來往各兩條，大一點的馬路甚至於大條線、八條線；大馬路兩邊又有慢車道，專供摩多車及腳踏車的奔馳；慢車道兩旁又有寬敞

典雅的紅磚人行道，八呎、十呎不等；似此設計和鋪設，並不會比外國差，然而，台北的交通只得一個大字——亂。台北的高樓大廈這十年來的確是達到鱗比鱗次的地步，綜合大樓、私人住宅、旅館飯店及電影歌廳，星羅棋佈，到處都是，然而，許多房屋都不符合建築規格，沒避火巷，沒屋簷，門口蓋在馬路上，臥房的牆壁就在大路邊……至於街道的設計和房屋的排比，有的是菱形，有的是三角形，有的甚至是孤形，左彎右拐，迂曲前進，和高樓大廈、寬敞大街相配，實在很不調和；亂，亂，亂。有的房屋已經入伙好多年了，暴露在外邊的牆壁總是不肯為它們鋪上一層士敏土，讓一塊一塊不整齊又醜陋蒼白的紅磚怒目張牙地暴露出來，讓人們覺得碍眼難過，怎麼老是叫自家的樓屋露着排骨掀起嘴唇呢？至於私下加蓋的違建，幾乎達到了「每座樓一層違建」的地步，木板、水泥，高的、矮的，大的、小的，真是又亂又髒。

有人說，交通管不好，房子整不好，那是沒法子的事，因為台北人口太多啦。香港人不是更多嗎？新加坡、馬來西亞的華人也不少呀！怎麼人家搞得來，他們却搞不來呢？交通、房屋及市容，不過是外表的；至於內在的，如官場、政圈及黨界等等，那更是不忍談話。

中國不是沒有法律，早在戰國時代，法家已經建立了很完整的理論，不但協助秦國併吞天下，統一四海，而且也有過很輝煌的「執政經驗」，戰績累累，值得永垂丹青。更遠一點的春秋時代，鄭國在魯昭公六年時鑄刑書，將法律的條文明白公佈全國；晉國在公元前五一三年也步鄭國之後，將法律條文鑄刻在鼎上，讓全國人民有所遵循。中國擁有非常豐富的文化遺產，一部四庫全書就有七萬九千餘卷，三萬六千多冊，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套書能夠和它相比擬；然而，中國圖書分類並不精細，界限時而混淆，書房如同臥房，此中恐怕也是一個原因。中國法家擁有數千年的歷史，擁有豐富的執政經驗，然而，他們並不講究法律、遵守法律，更沒有使中國進入法治的國家。

以法家本身而言，早在先秦時代，已分成「勢」「術」及「法」三派，重點不同，矛盾叢生。主張重權勢的慎到，認為統治者無論賢不肖，都必須盡量掌握權勢；惟有權勢，才能驅使臣屬人民。主張「術」的是申不害，他認為權術是萬靈丹，統治者運用各種權術來駕馭臣下，是政治的至高境界。這兩派學說，實際上已嚴重地破壞了法家的法治精神和立法基礎——統治者既擁有絕對的權勢任意驅

使全國，那麼，統治者不是駕凌在法律之上，而成爲「法外之人」了嗎？他們既然可以「逍遙萬法之外」，誰還甘心來服從法律呢？既然有人可以倖免於法律，那麼，間接地也就等於鼓勵暴力的產生了。政權必須靠權術來維持，那麼，法律還有生存的餘地嗎？統治者用權術，「愛之者欲其生，惡之者欲其死」，臣屬和人民豈不是如墮籠罩中，任由擺佈了嗎？就在這兩派的夾攻之下，重法派喪兵失土，幾乎到了無以容身的地步。

即以著名法家人物商鞅而言，當他下令全國推行新法後，太子竟然犯法，商鞅大怒，說：「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立刻要處罰太子。然而，太子不可施刑，只好處罰太子的老師公子虔和公孫賈。名重全國的商鞅尚且必須避「勢」用「術」，把「法」暫擱一邊，至於普通的法律執行者呢？那更不必費辭了。因爲「勢」必須迴避，「術」必須運用，所以，「法」就無法貫通上下，徹底推行。我們經常聽到，某某權貴「吃了一筆賬」，却能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依然尸位素餐；某人的公子「依仗老子的權勢」，一手遮天，瞞天過海，四周的人即使瞪目結舌，也徒嘆奈何而已。這些，都是「勢」的泛濫，「術」的暗施，「法」自然要退避三舍了。

既然法律並不是陽光，可以普照每個角落，那麼，「朕即天下」就像支魔棍一樣，可以到處亂竄和亂鑽——裙帶關係、跑後門、泰山壓頂……不一而足，只在於你「會不會通腦筋」而已。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這個書房焉得不紊亂又骯髒？二十四史焉得不被分屍倒置，亡身溝壑？古畫名帖焉得不黯然失光，退逼得縮起腳跟貼在牆上喘氣如遊絲？誰說他們沒有自由？有勢、有術的人，那塊土地就是他們的天堂，任君遨遊。

你說他們沒有法律嗎？他們是有法律；就如你說書房的圖書沒有秩序嗎？那又未必然一樣。你說他們不會進步嗎？他們創造了無數輝煌的文明；就如你說書房沒有古董名畫嗎？那又未必然一樣。書房是主人的天地，圖書只有主人能夠尋索得到，主人不幸歸西天，圖書古董不是散亡外流，就是塵封爲廢墟，另一個書房必須由另一個人動手從頭做起。國家是天子一個人的私產，法律、臣屬和子民都是因他而生存，天子如果英明聖哲，政治就會休明，萬一天子撒手昇天，就只有「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如果天子暴虐無道，那麼，這個書房就只好準備讓塵埃和鼠狼之輩來封閉，另一個文明只有由另一個朝代動手從頭做起了。

追尋到自由了嗎？

*張錦忠

在馬克·吐溫寫『頑童歷險記』七十多年後，肯·克西寫了他那本著名的『飛越杜鵑窩』；那時，『頑童歷險記』已是家喻戶曉的美國文學經典作之一了。而早在四五十年代，批評家崔林與艾略特便分別用「偉大」與「傑構」這類字眼來形容它；當然，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認為不該如此過譽它，像威廉·奧康諾便寫了篇叫「何以『頑童歷險記』不是偉大小說」的評文，但已無損這本書作為一部劃時代作品的地位了。

崔林認為『頑童歷險記』之偉大，主要在於它的道德勇氣——說真話。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本書則是一部逃避的故事，而逃避的目的則是為了追尋。馬克·吐溫以降的美國小說家，對藉流浪或歷險與逃避來載道託意確故事感興趣的大不乏人。像沙林之的『麥田捕手』，便寫一個慘線少年的啓蒙歷程，但流浪的少年最後回家去，逃避與追尋的故事並沒有真正展開書便結束了，他只在成中遊蕩一番便浪子回頭。比較之下，肯·克西的『飛越杜鵑窩』中的逃避與追尋顯然行動積極多了。

『飛越杜鵑窩』是一個「誤入歧途」的故事。男主角麥克·馬費為了自由而寧願進入精神病療養院，乃不折不扣的逃避俗務行爲，後來他發覺裏頭的人必須乖乖做「制度人」，受「老大姐」護士長（喬治·歐維爾『一九八四』「老大哥」的女性化也）擺佈，於是設法逃走，可是他道高一尺，「制度」寬高一丈，結果因怒打護士長而被弄成 Life-in-death 的「人」。制度的羅網恢恢，裏頭的人就像柯爾律治詩中射死信天翁後的老水手那樣輕而易舉的被「行屍走肉」佔據，而且連救贖的機會也沒有。最後還是「少數民族」壯碩如巨人的印第安同志「酋長」使他窒息而死，然後帶着他嚮往自由的靈魂破牆而去。

『頑童歷險記』的哈克伯里·費恩活在白人畜黑奴時代，他與他的同伴湯姆·沙耶一樣好玩搗蛋，不願受大人管教，又嚮往成人世界。後來因緣際遇與逃走的黑人簡相濡以沫，一塊兒沿着密西西比河書伏夜行流浪，使他體會了自由與生存之道，也懂得了把黑人真正當人相待；在自然裏頭，人不分膚色地位，一律平等。本書其實是一個白人小孩，黑人與密西西比河的故事，讀者不難看出河流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這樣一個故事的象徵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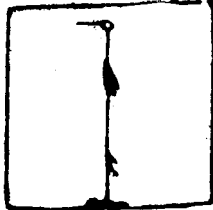
但是筆者更感興趣的是馬克·吐溫與肯·克西這兩本書的主題。細心的讀者應會同意，儘管時空轉移，哈克·費恩與麥克·馬費的逃避與追尋並無多大差異。哈克·費恩從文明逃到自然，在自然裏頭，他才感到自己的率性、自由，純真沒被壓制，一路上的經歷也使他增長不少見聞，從純真到經驗，已是以使他重回交情懷抱後，念念不忘那種自然與自由的滋味了。文明社會裏頭的壓制和虛偽，不是他這保有純真的人性本質的孩子所受得了的。

因此，我們未嘗不能說，麥克·馬費正是成人世界中的頑童哈克·費恩或湯姆·沙耶。只是時空背景已從當年的密西西比河換成現代城市。而百病叢生的現代文明也是他難以逃避的，他已無法像當年的小頑童那樣輕易回到無拘禁的自然了。他的逃避與追尋，一開始便是小我與制度的對抗，而小我在制度面前顯得那麼脆弱無力，只有象徵原始力量的印第安「酋長」才能拯救他的靈魂，把他帶回自然去，就像『頑童歷險記』裏頭的河流把哈克與簡帶離文明那樣。

這兩部小說的主題都建立在逃避文明追尋自由的架構上，結果表面上雖不同，實際上並無二致。哈克·費恩不得不回去文明世界接受教育，麥克·馬費死後，印第安「酋長」固然飛越了「杜鵑窩」，但是更大的杜鵑窩恐怕不是他所能飛越得過的。

而問題是，從『頑童歷險記』到『飛越杜鵑窩』，七十多年來，美國小說家筆下的主人翁，乃至小說以外的美國人，他們所追尋的自由，是否已得到了呢？

專欄熱？



*圖

*阿迂

風出奇，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寫專欄竟成爲時髦，各華文報章的副刊盡出現一塊一塊的豆腐乾體。不知道我們的寫作人是不是認爲寫專欄可以成一家之言，故而樂此不疲，以在報上佔一塊地盤而沾沾自喜。也許我很迂腐，總覺得如果我們的寫作人是真有誠意的話，那麼，請好好創作，而不是趕時髦的寫那些撈什子的名曰染文的專欄。再說，如果真要寫輕鬆的專欄，至少也要有杜杜那樣的水準才夠格。專欄應該是留給極少數有文字修養及學養兼清醒敏銳有洞察力有良心的人寫的，而不是由那些只懂得兩三個濫文字湊數的人來自說自話，自暴其短仍不自知。

我很懷疑，我們的讀者到底口味如何？五百字的框框竟能滿足他們嗎？某份號稱最大銷售量的女性雜誌，其實除了媚俗，還是媚俗，可是我們的讀者却似乎仍趨之若鶩，十年如一日的捧場。再看它的所謂「文藝」版，弄得「如詩如夢」，煞有其事，真讓我不得不佩服編者「點石成金」的本領，曾經差點產生錯覺，以爲我們的文藝創作就像那唯美的版面一樣美麗與豐富呢！如果一份雜誌領導的只是銷路，而不是做到文化生活上的領導潮流，我們的讀者到底能從中得到些什麼？

前面說過我很迂腐，我總覺得文字「似乎」應該是很神聖的東西，那些沒有誠意沒有修養的人請不要以文賣生，污染文字，污染讀者的視野和觀念。如果寫作人連最基本的寫作「良心」也沒有，那寫專欄到底是所爲何事？倒不如好自爲之，多看書充實充實，才來給我們寫那一塊一塊的豆腐乾文字吧！至於肯對自己誠實的寫作人也請少寫專欄，多多創作。須知寫專欄應是留給那些極有洞察力的文化人寫的，至少像我這種迂腐的讀者在這方面的要求是十分固執的。也許我們還應發起一個「清掃專欄」的運動，可不知有多少人願意支持？

一個讀者的話

*阿以

在一個深夜，一口氣讀完第三六六期『蕉風』月刊，十分深切的感覺到，編『蕉風』的人，是付出了所有的時間，精神與愛心的，我們才會看到最新的『蕉風』。我也無必要在這裡強調，編輯到底付出了多少，我們只要看，只要讀，就會明瞭的了。

我是比較熟悉『蕉風』這份刊物從閱稿至打字至編版至印刷至出版等的程序，個中痛苦與煩惱，我是可以體會得到的，我也不必再在這裡說：「『蕉風』缺稿，『蕉風』讀者群變了限制。」我們高興，也慶幸總算有人願意承擔編『蕉風』這個担子，我敢說，放眼星馬，也只有編『蕉風』的人，是真正的辛苦的人，是吃力，是挨苦的一個人。但是有人就是不顧這一切，毅然編起『蕉風』來了。

*風向

*風向

我每期都期盼着『蕉風』的出版，也每次看着編輯的人在忙在邀稿在寫信，心裡就想：這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他愛『蕉風』，他愛文字，已默默的流露無疑。他是那麼豪邁的，不悔的投入自己，他是一個我敬佩的人。

我個人能力有限，寫的文字、譯的文字，都差強人意。但是仍有許多人，為什麼不寫來？他們對『蕉風』來講，是永遠都不會被捨棄的。『蕉風』缺稿的難題，希望不久後就會解決，編輯人也不必再頭痛要如何去填滿版位。一本刊物的質量如何，作者是最基本的因素。

我看完第三六六期，就衷心的喜歡，內容、品質、作者人數，都有長足的「進展」，令人耳目一新。編輯人的努力畢竟沒有白廢，他畢竟是有人心，把『蕉風』編得誠懇且踏實。

想順帶一提的是：「美術版」有必要加以改善，若無法做到更好，那麼乾脆刪去算了。印刷方面，也應給予多方的照顧，一再拖延影響出版，對編輯來講是不公平的，對作者與讀者們，又要如何交代呢？

致意『蕉風』與『蕉風』編輯人。

質素的問題

*言友慧

我們常常聽到有人發議論，說本地寫作人，如要求「突破」，例如打進世界文壇，首先便必須提高他們作品的質素。這些話，聽起來當然是很刺耳兼刺肺，因為換言之，便是說本地作品水準差勁，達不到國際水平，套一句「台灣國語」，便是：「門都沒有！」

當有人譏諷我們「門都沒有」的時候，先不要大動肝火，反唇相譏，拍案大罵，說甚麼「你會批評，又不見得你會寫」等等，而是睜開理智的眼睛，跟自己的大作清算清算一下，看看是否真的「難登大雅之堂」。

寫作人要有自知之明，瞭解自己的優點與缺點，是絕對應該的。不然，一天到晚，年年去的閉着眼睛寫呀寫的，寫出來却全是垃圾，讓讀者看了火滾，讓批評家看了發出惡評連連，又有甚麼用處呢？可能有寫作人會說：「自己看自己，怎會客觀呢？」對，這個疑問有道理，但是，只要我們往深一層想，寫作人應是個能獨立思考的人，而且他必須勤於閱讀與吸收。換句話說，就是他必須胸襟開放，可以容納各方面的言論與流派。如果一個寫作人可以做到這點，他便不是一個心胸閉塞的無知者，而這樣的一個人，我們應該放心的去相信，他是一個懂得自己有多少斤兩的藝術家。一旦他瞭解自己的長短處，以後的工作便容易得多了。那就是說，他知道怎樣去改善自己的缺點，使他的藝術更臻完美。而讀者，也有更多的機會，閱讀到更好的，質素更高的作品。

不幸的是，我們看本地的一些著作，却是低劣得難以入目。更加不幸的是，那些製作劣品的人，不是剛出道的文藝青年，而是據說已在寫作道路上「馳騁」了大半輩子的「老前輩」。照道理說，舞文弄墨了那麼久，總應該分辨出文字的好壞吧。可是時間對於這些老前輩來說，只不過是日子的推移而已，其他的都保持現狀，甚至每下愈況，產品越來越不忍卒讀。

本地寫作人要提高他們的質素，是刻不容緩的事情。當然，這和個人的天賦和修養有關，是勉強不來的。不過，我們但凡做一件事，總應該有把它做好的決心。所以，要搞創作的話，就要把創作搞好。作品差勁沒人看，就不要埋怨別人對你的漠視。所謂真金不怕紅爐火，如果是真金，它自會放光華的。

* 本版歡迎短小精悍，就事論事的文藝短評。

*風向

小小說兩則

小小說兩則

*蔡聯源

某一夜

窗內媽媽默默點亮燭蕊。然後拉出一張椅子，側身坐下。光暈一圈一圈劃在她的臉上，如那走過的時間在燃一座沙漠。

窗外雨絲飛舞，細細如愁。敲落屋頂，化成夜哭的鴉，抓着斷柯，一顆心越放越遠。

「睡了吧？」淡淡的喉音似一泉寒冷的水淹過來，把臉孔洗得清清醒醒。

「啊天八時上車的。」燭火一花一花傷着眼。紅色的淚覆滿燭腳。

一隻蛇在窗外急速游過，一壁把夜吞入肚中。

時鐘端端正正站在牆上。薄薄的日曆數着漏進來的冷風。桌子在桌子的位置，椅子在椅子的位置，床在床的位置。只有牙刷，不在那位置了。

但是雲衣後的星，一定也在它的位置亮着的。

「怎麼頭髮長了也不理？」一泡一泡的火，焚着黃色的牆，以及髮。黑與白。

「我會寫信回來。」

讓夜睡了罷。讓雨睡了罷。讓世界在旋轉中，一切的走過都要走過。如星的殞落與誕生，如潮落與潮起。

睡了吧。媽媽。

龍門之外

漸漸地，人好像是越來越多了。越多了。他們的手上抱着一部厚厚的書。書皮很零亂，似乎是塗滿了線條和顏色。有的背後還背了個大囊帶，飽鼓鼓的，應該裝滿了東西吧。他們踱了過來又踱了過去，很不耐煩的樣子，但誰都沒有和誰說一句話，或點頭招呼。很多時候，他們都把頭向上仰……

這是一座莊嚴肅穆的樓台，如一個老學究似的板着臉孔。在爬滿青苔的石牆上，沒見到窗子，沒見到門，甚至一隙小小的通風孔也沒。只在樓的最高處，可看到一個亮閃閃的鐘，輕輕地盪晃着……

城市在不遠的那方。街燈已經把火點上了。所有的聲音：輪胎的聲音，鞋的聲音，牙齒的聲音，碗筷的聲音，光線的聲音互相廝殺着。橫直交錯的溝渠，溢滿了鼻涕與淚水。一列長車在進城時翻倒。一場火災向東南追過去，越過墳場，向青綠的草原追過去……

夜把水災帶來這裏，讓他們感到飢餓與冷。電供已中斷好久了。

「我們在這裏等甚麼呢？」突然誰的聲音像一根魚刺，把所有的喉嚨猛勁一下。

「等甚麼呢？」

「等甚麼？」

「等——等甚麼呢？」

他們好像從泥沼伸出了身子，血液流得通一些。彼此望望，暫時忘掉一切不利的情况。

「等甚麼呢？」一些人互相靠攏起來，交頭接耳地討論着。

「我們等着去敲鐘。」

「敲鐘？」

「碰！」誰的書掉落了。大家轉頭去看。看不到是誰。夜水已漲得高過頭好幾十呎了。他們復又默默仰頭望上去。

鐘在夜的拭擦下越發金亮。

好像誰抽出刀，空氣閃了一下，所有的眼睛一眨，誰也沒有看到誰得臉孔發白。

他們乃抱着書，馱着囊帶，看烏黑的水在自己身上滔滔流過。

好像下了雨，小小的，黏黏的，一尺一空篩下來。竟然有人從囊帶中拿出雨傘來撐起。把書與頭鬆保護在油紙下。沒有傘的人就把書緊緊抱在胸前，防它濕了。有時又騰出一隻手來，拍拍髮上的雨點。

一隻貓頭鷹「咕」得叫了一聲，然後聽到翅膀揮動的聲音，不知飛往那裏去。

他們站着。雨下着。鐘亮着。

而城市，不遠的城市已被火災整得死去活來了。

雨花隨筆



杜詩心態窺測

*郝毅民

(二)·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前文據『望岳』一詩的心態來代表杜甫少壯時代，也可以說是他早期的心態。在這種心理動力推動下，杜甫是全力以赴地追求心志的早日實現。他壯遊以吸取山川靈秀，賦詩於渴，應考進士，獻賦向皇帝陳情。這些行為不僅在唐代，一直是封建時代士大夫們視為天經地義的作為。也正是儒家「學而優則仕」企望理想成為實現的唯一途徑。是時代的正當行為。

心態的持續與行為的堅持也都遵循著一道起落孤線。杜甫的「登泰山小天下」心態也有它發展的高峯。『奉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這首求舉荐的詩足以代表當初心態高峯的作品。

執袴不餓死， 儒冠多誤身。
丈人試靜聽， 賤子請具陳。

甫昔少年日， 早充觀國賓。
讀書破萬卷， 下筆為有神。
賦料揚雄敵， 詩看子建親。
李邕求識面， 王翰願為隣。
自謂頗挺出， 立登要路津。
致君堯舜上， 再使風俗淳。

此意竟蕭條， 行歌非隱淪。
騎驢十三載， 旅食京華春。
朝扣富兒門， 暮隨肥馬塵。
殘杯與冷炙， 到處潛悲辛。
主上頃見徵， 欵然欲求伸。
青冥却垂翅， 蹭蹬無縱鱗。

甚愧丈人厚， 甚知丈人真。
每於百僚上， 猥誦佳句新。
窃效貢公喜， 難甘原憲貧。
焉能心怏怏， 祇是走踈踈。
今欲東入海， 即將西去秦。
尚念終南山， 回首清渭濱。
書擬報一飯， 况懷辭大臣。
白鷗沒浩蕩， 萬里誰能馴。

這首詩共四十四句，分四章。表現的感情和意旨，人物和身份全都是兩兩相對的。開頭四句，以執袴對儒冠；以丈人對賤子。貴戚子弟稱執袴，以讀書作入仕之途的人稱儒冠。貴戚子弟以出身門弟，自然榮華富貴，而以勞力論，這些人餓死也是應該的。讀書人不得入仕而治國平天下的，像杜甫；而事實上只得點兒「殘杯與冷炙」，到處隱藏起他的悲哀與辛苦。這樣的與本願相違，讀書真是謀人不淺；現在要發發牢騷還得莊嚴的尊一聲「丈人」請抽空聽聽訴苦，自己稱為賤子，乞求尊貴的人上聽下情。

我這樣寫出來只是就文論事，心裡並沒有貶諷的意思，反而有相當的痛苦。在封建專制之下，逼得個人非為此不可。養成一種兩面夾襯的行為（Double bond）。

從「甫昔少年日」句以下共十二句，在「少不更事」的自貶下，誇耀自己胸羅萬卷，下筆有神，自漢代以來無有過於己者。本應該是輔佐皇帝，改善民間風俗的英雄。

接下去，用了相同的句數，慨嘆懷才不遇，儒冠誤人。而「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這種仰乞執袴子弟的可憐生活，多麼屈辱？甚至「主上頃見徵」也終因有李林甫的破壞而不得見用於皇帝。這一段在失望，悲怨，含恨的陳述下又整體的與第二段的誇耀成對照。然而詩是呈上貴人的，乞求推荐的，希望的初衷不能因此拋棄。怎樣繼續下去是很費周章的。要適可而止，轉得快，轉得好，讓讀詩的人喜愛之情繼續並加強。這樣才可能有被推荐的可能。

「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這樣把韋左丞單舉出來，與一般的執袴不同。自責的說「愧對你對我的厚意，並深知丞相對我稱讚的真切」。心裡懷著不平的走開去的杜甫，其實並非一去了之。心

念還繫繫在京華的山水之間。

最後兩句：「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一方面說自己此去海闊天空，自由自在，但是這個沒浩蕩的白鷗只要有能手，還是能馴服的。在這首詩之前杜甫在天寶七年『贈韋左丞丈濟』一詩中早就說過：「老驥思千里，飢鷹待一呼。」鷹既然可以一呼而還，白鷗又有什麼理由不能馴服呢？

把整首詩讀完，顯見得詩人心態的傲與卑，不平與恭順，一面企圖「會當凌絕頂」同時又「朝扣富兒門」，一方面「一覽衆山小」的目中無人，同時又「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整個的是左支右撐，愛恨難分。

在過去的評注叢中，關於這首詩有兩家需要在此引出來。『杜臆』：「公（杜甫）以韋丞爲知己，放通篇作衷語，爲「讀書破萬卷」等句，大胆說出，絕無謙遜也。」

又另有黃生曰：「騎驢六句，極言困厄之狀，略不自諱，隱然見抱負如彼，而阨窮乃爲此，俗眼無一知己矣。」

今日的Shrink，在時人眼下往往不免可惡，用來評杜詩當屬於「俗眼」者流。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種通過俗眼所見得的心態雖然並沒有什麼光耀顯赫之處，也正因爲這樣，反能揭示它有代表性。有代表性的詩，能夠經千餘年而不衰，豈不正偉大嗎？

清，翰林院編修仇兆鰲在編了『杜詩詳注』之後在序言中說：「蓋其爲詩也，有詩之實焉，存詩之本焉。」孟子之論詩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詩有關於世運，非作詩之實乎。孔子之論詩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又曰：「可以興觀群怨，邇事又而遠事君。」詩有關於性情倫紀，非作詩之本乎。」在修辭格（figure of speech）一層上，仇氏用了「世運」作爲「詩之實」，而又指出「性情倫紀」作爲「詩之本」。用今天的修辭格來說就是「反映時代爲詩的質，性情倫紀爲詩的本」。Shrink的方法是觀察分析情意，人格的方法之一，用來分析杜詩是可行的方法。當然Shrink方法有些地方會令人厭惡也是在所難免的事，但也老實。

問題談到現在還沒有歸結到這首詩何以代表着杜甫早期「登泰山小天下」型心態的最初發展形像。這形像我們已經知道了。

據『杜詩詳注』所載的「杜工部年譜」，甫生於唐睿宗先天元年壬子（公元712）年。開元二十三年（公元735）「赴京兆貢舉，不第」。這時杜甫年二十三歲。在這一次失敗後他離開了京兆遊齊趙。前文所列的「望岳」正是這個時期的作品。開

元二十九年，杜甫三十歲，到東都洛陽。天寶五年（公元746）杜甫回到長安，杜甫三十四歲了。杜甫自己說：「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束。」智力發展很早。可是到了三十四歲功名事業還沒有什麼成就，內心的抑壓很沉重。這種歲月已逝的情感此時已蒙生了，因此後來在木皮嶺一詩結尾時，以四十九歲的年紀，他嘆道：「默然垂老魂」。

杜甫的意志是堅強的，他在天寶六年又應詔，這一次又遭敗退。天寶十年（公751），甫年四十，進「三大禮賦」直接向皇帝表現本領。在表文中特別提到自己的年齡說：「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年四十載矣。」怨嘆的心情，已見於紙面了。

天寶十一年，召試文章，十二年向試文之官崔于等贈詩。『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詩』這詩一開頭就說：「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關。」說老白了頭了，不得不向皇帝門下哭叫啊！歲月對杜甫的壓迫真是強大極了；到了呼天搶地的程度。

天寶十三年又通過楊國忠進『封西岳賦』。十四年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十一月往奉先。

在『奉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杜甫說「騎驢十三載。」他的計年可能是以開元二十三，四兩年，加上從天寶初的十或十一年的年數。以詩的內容所及，應該是天寶十四年以前的作品。

另外還有那四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杜甫在長安所扣的門是些什麼人呢？在『進三大禮賦表』中，杜甫對自己的生活實況是這樣說的：「頃者，賣藥都市，寄食朋友。」他當時結交的人應該很多。但是可查知而又夠得上「富門」，騎「肥馬」的人在杜詩中也頗有一些。計算起來大約是這樣的一些人：

- (1) 韋左丞濟。
- (2) 翰林張四學士壇。
- (3) 賀蘭楊長史。
- (4) 與高適等同遊慈恩寺。（翰府書記）
- (5) 在杜位宅守歲。（位爲考功郎中）
- (6) 鄭諫議。
- (7) 哥舒開府翰。
- (8) 集賢院崔國輔，于休烈二學士。
- (9) 常清節度使幕中韋書記。
- (10) 京北尹鮮于仲。
- (11) 奉陪鄭駙馬。
- (12) 陪諸貴公子丈八洵攜妓納涼。
- (13) 廣文館博士鄭虔。當然我們還要加上一
- (14) 飲中八仙：賀知章，汝陽王，李適之，

崔宗之，蘇晉，李白，張旭，焦遂。
(15) 高仙芝都護，岑參等。

令人費思索的乃是以上所舉的二十多個人物，在杜甫的筆下個個都得到詩人的某種讚揚。若是這同樣的一般人在杜甫寫給韋濟詩的情意中也被詩人納為對象的話，那麼「富兒門」，「肥馬塵」，「殘杯」，「冷炙」，豈不也是這般人的賜與？「到處潛悲辛」，也說明了杜甫與這些人交往的時候，是把內心的辛苦隱藏起來了。

當然，也可另設說法，那就只能把以上的這類人物除外；另有「富兒」。可是若這樣說法成立，杜甫的「生活詩句」又犯了不夠全面的缺點。

恐怕還得利用 Shrink 的說法——以杜甫的真心「自我」(ego) 來看，這類人一無可取；但是為了社會關係，不得不借助這類人的援手，「超自我」(Superego) 出面交際。直到賦詩呈韋濟的時代，杜甫的自我觀，是「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也在這樣一種狹隘的觀點下外受屈辱，內感怨怒。這種怨怒之情在上三大禮賦表中也顯然可見。

大自然從基本上控制人，影響人。人用本身的能動性和思維本領來利用自然，改變自然，順應自然。自我與外物在矛盾又統一的形態下相與共進。

社會組織形式受制於生產。生產技能，生產的質量，於是引起鬥爭與協調。社會人群的組織，人際關係同樣的是在衝突與協調的矛盾形態下相與共進。

勞動生產，以勞動力與產品形式分析二者的關係，它是用人的勞動把原形質的自然物變為屬於人的，服務於人的產品。這個改變出之勞動，因此把產品叫做勞動的異化物，也就是勞動的異化。

勞動思維的關係也是一種矛盾統一的過程。原人創作一柄石斧，這時候勞動者的腦中必然有一種斧的功力認識，也就是思維活動。用這個思維指導着原人去選取一塊石片，加上自己勞動的打磨，斧

有背有刃，然後加上斧柄，製成了一柄石斧。這時候思維與勞動是統一的。

人文發展到青銅，由於實踐而產生了新的認識，新的思想內容，在製作石斧的勞動中，思維與勞力就發生衝突。不滿足石斧的工能，於是新的躍進在矛盾中推進。

這種基本矛盾本質發展到今天，雖然千變萬化，只要細加分析，依然如此。

Shrink 對於人的言行，情感意志的認識也是基於這種矛盾與統一的相生相剋來分析的。從深而廣的觀察中發現發洩情緒的方式有多種：否認或遺忘，推委或強派，轉嫁或替身，寄托或反投，成型或歸一，萎縮或禁固，昇華或異化，等等。

在所有這些已被認識到的情感發洩型式的機轉中，昇華或異化被公認為是健康的，有創造性的，而這種機轉的最初顯例証就是詩歌，藝術的創作了。

「詩言志，歌詠言」是我們古代發現而傳至今日的一條昇華規律。詩的內容情感內涵，用美好動聽的言語表現出來。這樣使得人我，人物的矛盾本質在詩的形式下「我」既然發洩了真情，而「人」也可以接受，由此交流，傳達信息。

現在再看杜甫詩中的「富兒門」，「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實際上他把韋濟也「罵」在內（言志），同時因為他的詩表現得美好（詠言），所以有引人同情的力量而不致發生抵觸作用。創作了這種高水平的詩藝，杜甫不朽。還有一層，就是杜甫用詩來處理這種普遍矛盾，異化為杜詩，使千餘年來多少同感此種矛盾苦惱的人，因讀杜詩而自慰了，甚至自癒了心靈的殘傷。從此以後的杜詩再不見這類作品了。

整體的看特徵，杜甫四十歲前的詩主要的是為「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的理想服務。

(窺測之二完)

二胡

*程可欣

拉一段二胡
用最緩慢的拍子
奏出
最遼遠的故事

自古以來所有二胡
都哭着，一弦接一弦
哭瘦了身子
哭盡江湖

而誰是知音
那獨飛過底雁
抑或
牆上的一幅
山水

月無痕

*向晚



夜自空中悄悄向大地洒落，四周一片的黑；他坐在黑暗裏，眼底迷迷濛濛的染上一層夜霧。

沒有月亮，這是個無月的晚上。有風，風以輕巧得不帶一絲聲息的溫柔，括着樹幹上纖細的枝桠，桠上數片枯葉隨風飄落，幽幽的在夜色中旋轉飛舞。

一片落葉冉冉墜落眼前，他伸出手，無意識的攔住接在手中，然後他從樹下的石椅上站起身子。有好一會他什麼也想不起來。

他走出公園，步上大馬路。街燈散發着昏黃的光芒，映射出他的倒影。他的影子在燈光下拉長了，斜斜的投射在地上。他踩着他的影子，低着頭，迂視着它。他走，影子長長的跟在腳前，他停下腳步，影子驀地縮起身子躲在他的背後。他跨一大步，再跨一大步，突然一頭撞上電燈柱。「哎。」他失聲痛叫。萬籟俱寂，彷彿連他的叫聲也吸收了般，他聽不見一絲聲響。

他的腦袋頂上堅硬的燈柱，視線垂直落到地面，街燈發出的光暈靜靜洒在他背上。

月亮仍然沒有升起，然後太陽出來了。

他走在街上往公司的途中。踩在燦爛的陽光底

下，身邊掠着一張張陌生的臉孔。步過一家窗戶下，突然那從收音機或電唱機裏播放的歌曲，悠悠揚揚的在空氣中飄送。

「我和我——的——影——子……」

他咬緊下唇，快步走過這家窗戶，可是腦神經却被歌聲攝住了般，盤跟隨着旋律迴響，滿腦子轉來轉去的都是：我和我的影子我和我的影子——。

他的鼻子一酸，再也忍受不住了，於是隱藏在內心深處的苦澀痛楚嘩啦啦的衝上咽喉。他全身虛脫，乏力的以一隻手支在小巷的石牆上，想擠出一顆眼淚。他想他的影子，想得快要死。

然後什麼都回來了，那個無月的夜，那個會說話的影子。

「于飛。……」她的眼睛一經接觸他的，眼睫毛就大大的閃呀閃，臉上猶帶着受驚的表情，怯生生的把視線移開。

他坐在她身邊，等着下一句。

她從鼻孔里微微的「哼」了哼，別過臉去仰望高處的穹蒼，沒來由的逗自低語：「今晚沒有月亮。」

「連星星也少了。」他插口一句。

她驟然轉過頭來面向着他，彷彿有點兒驚慌和不知所措似的。「呃——」她說，很不自然的牽扯嘴角算堆上一個笑容。「我有一件事要告訴你。」她一口氣說，然後就沒有下文了。

「什麼事？」他側頭問道。

她不語，低着頭打開手提袋，手掌伸進裏面摸索一陣又抽出來，什麼也沒拿。

「其實也不是什麼事。」她輕描淡寫的說。「是我自己太緊張了，神經過敏，小題大作。」接着不知怎的，她一一數落起自己的缺點來。

「曉嘉，妳怎麼這樣說，我並不覺得——」他急嚷。

「你當然不覺得，」她打斷他。「于飛，每個人在你眼中都是十全十美的，你才不像我那麼……那麼……」

「妳是怎麼了？」他皺起眉頭。

「唉！」她嘆一口氣，重首俯視自己的手心，什麼也不說了。夜風緩緩掠過他們頭上的樹葉，引起一陣輕微的窸窣聲，幾片落葉凌空飄零，無聲無息地墜落他腳下。

他彎腰俯下撿起一片黃葉。

「唔。」她不安的欠動身子，不安的咬着嘴唇，略一猶疑，就毅然打開手提袋，迅速掏出一張卡來。「于飛，我相信，你一定會找到比我更好的女朋友。」她起身站立，把漆金邊的紅色請柬輕擺在椅子上，睜大眼睛凝視他臉上的表情變化。

「曉嘉——」他失聲慘叫。

她向他默默領首。「對不起，我好抱歉。」她的下巴低得幾乎碰觸衣領。「真的，我很抱歉。」意猶未盡的再補充一句。

他說不出話，他什麼也說不出來。她把肩上的手提袋掛好，對他投下自咎的一眼，垂頭靜靜走出他的視線。

他茫茫然的坐在公園的石椅上，仰着頭，彷徨無依的放眼搜索天上月亮的影子。

「叭叭。」一陣汽車喇叭聲平地爆開，他嚇一大跳，猛的如夢初醒。車內伸出一顆人頭，兇神惡煞的大吼：「想死啊？攔在路中央。」他貼向牆，車子呼嚕嚕的抱着一縷黑煙絕塵而去。

想死啊？他摔摔腦袋，拍掉身上的灰塵，繼續赶路。

黃昏他下班回家，脫掉恤衫，無端端的在房內繞起圈子；推開窗戶望了幾眼，驀地搶到門口摔上門，十萬火急的翻箱倒篋，把屬於她的物件全搬上書桌。

「中學的時候，別人都叫我做你的影子，因為你到處都帶着我，好像我真的成為你的影子似的，可是我到底不是真正的影子呀。那天看你寫：在異國的土地上，孤單的在走回學校宿舍的路途中，忽然低頭看見自己的影子，居然像見着妳似的，不管三七廿一的和它對話起來，幸好當時四週無人，否則難保別人會把我當神經病人辦……………。看完這一段，我邊笑邊擔心，怕你這樣搞下去，真會變成神經病，那我不是害人不淺，罪加一等？

「你放心，我一定會等你的……………」

展信閱讀，他即刻沈溺在她文字當中，隨手再把她彩色照片湊近眼前，他發痴的凝視那水仙花般的臉龐，心底若隱若現的浮起一層酸澀。她一臉無邪的天真，眼裡含着笑，嘴角也含着笑，滿臉都是笑，突然她掀動紅唇，雙手捧住肚子笑得打跌說：「對不起，于飛，對不起。」

「啊！」他歇斯底里地大叫，激動的一手掃落桌上的物件，然後就把整顆腦袋深深的埋在手心裡去。於是笑沒有了，室內頓時陷入無可復加的安靜裏。

「假的，全都是假的假的；」他俯在桌上痛哭流涕。一個念頭驀地一閃而逝。他從手中抬起頭，整個人僵硬不動。他想死。

死死死死——

想死的念頭漸漸在他心裡生根發芽，到後來他發現，死忽然成了他的依歸，好像除了死之外，他什麼都沒有了。

於是下一刻他已經站在海邊。海浪一層連接一層在翻滾澎湃怒吼，海風張開大口狂嘯，海展翼低飛追逐水面，水面波紋……

遙不可及的水平線，分開了天和地；天一樣的藍，水也一樣的藍。

他立在海湄，放盡眼力凝注海天交會的水平線處，心中迫切的想走到那兒。在那距離人間最遠，接近天堂最近的地方，必然可以解除他的痛苦。

一層海浪翻浪而上，流水淹沒他的足踝和褲管；流沙向地底深陷，一口一口吮吸他的腳跟。

佇立着，面向着巨大的海洋，他不禁展開一個釋然的微笑。從今以後，他的靈魂不必再受折磨，因為他已替它找到一個歸宿，一個安全的避風港。

風在吹，海在呼嘯。

他舉起一隻腳，開始邁出第一個步伐。他的視線緊緊落在那橫跨天際的水平線上，雙腳埋在水中劃着，逆着水流迎向前去；天空壓低了，水昇上來，波濤洶湧、起伏不平的衝向他的眼簾。

他的身體一寸一寸陷進水裡，水底冒出一股氣壓拉扯着他浸在裡面的每一寸肌膚——剎那間，層層巨浪飛撲而至，水花和水花互相交替衝擊出一個大浪濤在半空爆裂，張牙舞爪的向他迎頭蓋下；呼嚕呼嚕，他在水中摔一個交，水在他腳下漲高，他失去平衡，腳踩不着地……………。

「啊……啊。」他惶恐的在巨流中掙扎狂叫，七手八腳的舞動四肢向着岸上扒去。

「呼呼。」他仆倒在沙灘上，張着大口急喘氣，狼狽的像一隻落湯雞。

好幾天過去了。

好幾天像好幾年，時間拖着蝸牛般的腳步，一挪一挪的向前移動；思念的小虫蠕蠕爬進他的心靈，爭相着咀嚼他的五臟六腑。

他不能看見她名字中的任何一個字，他不能面對長髮的女孩，走在兩人曾步過的長街上，他幾乎癱軟在地，而在腦海裡心靈中盤桓着迴響起的全都是她的名字。

「曉嘉，曉嘉。」午夜夢迴時他擁被而起，千愁萬緒齊上心懷。「我要死，我要死了。」他把手指插進髮裡，拉扯得滿頭亂七八糟。

他想死，除了死，他無法解脫。

他選中的下一個地點，是在鬧市中的一座最高組屋的天台上。站在那兒，居高臨下，插腰眺望高處的晴空，他的胸中滾滾翻騰壯士斷腕的男兒氣概。瞪着無垠的天際，飄浮的白雲，塵世所帶給他的一切痛苦彷彿都已蕩然無存；只有那從天外降落的清風，一陣一陣的撫平他的創傷。

死就在他的腳下，死在地上張開懷抱等待着他的。

他把前身貼在天台的矮牆上，低頭俯瞰地下的花花世界。世界依然如是，人潮依然如織。曉嘉，妳是不是也在裏面？他淒涼的想：難道妳不曉得，

我就要死了嗎？當他把死和自己牽連在一起時，一陣前所未有的巨大悲哀，深深的裹住了他。於是他由自家的死，聯想到別人家的死。甚至一隻誤撞入大道上流浪的狗的死……。

太陽偏西了，氣溫降低，天上的雲朵蘊釀成絢麗的，變幻的色彩。他按着樓梯的扶手拾級而下，一步一步的重返華燈初上的世界裡。

他沒有死，因為他沒有勇氣。他是個想死却又不肯面對死亡的人。

夜幕低垂，一輪上弦的月，悲哀的掛在乾枯的樹頂上，無力的透洒出淡淡光輝。

他寂寞的曲着膝，抱着雙手，痴坐在對窗的床上呆想出神。夜涼似水。浸在一室的黑暗中，往事如走馬燈，一幕幕在腦海中旋轉游移。他望見他自己失魂落魄的坐在公園裡，他望見曉嘉，她抿着嘴丟下一張請柬，還有那飄零的落葉幽幽的在夜色中隨風起舞……。

爲什麼？他懊惱的撫着自己的臉龐，痛心地做無聲的吶喊。告訴我原因，曉嘉。突然他的思想飛掠過浩瀚的海洋，高聳的雲樓，以及臨陣退縮的自己的面容。

是不是因爲我的懦弱——

一念及此，他就整個人呆住了。陣陣沁入心肺的寒意一顆一顆地爬上他的背脊。是不是因爲我的懦弱，才造成曉嘉的琵琶別抱？他不能置信的捫心自問。不，絕對不是的。下一刻他又猶疑起來。那麼到底是什麼？是我的自卑？優柔寡斷、胆小、怕事？還是——

他越想越遠，想遠越心驚。難道我真的一無是處麼？他從床上彈起，又驚慌又惶恐的睜大眼睛向

房內張望，想找尋一些慰藉。最後他撲到書桌上，一把抓住上面的酒瓶，咕嚕咕嚕的把瓶裏的酒全順着喉嚨滑下去。

他的信心一點一點崩潰。置身在人多的場合裡，他不能忍受別人對他多看幾眼，彷彿人家的眼尾一掃就能看穿他曾是個逃兵似的，他簡直沒有勇氣再活下去，可是他更不敢再去尋死。

尾聲。

一輪黃色的月亮，靜靜的撥開層層雲霧，無言的在那漆黑的穹蒼透洒出淡淡的光輝。

他從一家新開張的奶吧門口轉出來，腳步歪歪斜斜的踩在柏油路上，跌跌撞撞的往前俯衝。

「呃，呃……」

他一邊豎着喉嚨打酒噎，一邊抓住領口，笨拙的解開恤衫的第一個扭扣，搖頭擺腦的沿着小路走下去。

深夜的小路上已無人跡，一旁的樹叢微微的在風裏晃盪。

「我和——我的影子……」忽然他嘴裏胡亂的唱起歌來。「哎，」他摔摔頭，煞有其事的沉吟。「好熟悉的歌，那兒聽過的——好，好奇怪……呃，呃……」他打一個酒噎，接着再打一個。

「我和我的影子——噢，影子……」他驀然望見前路上自己的倒影，笑嘻嘻的追上去。「別跑，別跑——」他彎下腰伸長兩手向地上亂抓。

「嘻嘻，看我抓不——抓住——」他的身子向下傾斜，一陣眼花，就直挺挺的仆在地上醉倒了。

上空的月亮仍然幽幽的散發着皎潔的光芒，靜靜的凝視大地。

生命是一幅水墨畫
前生，始於濃濃的筆觸兩劃
冷冷的餘溫，隱隱
透過紙背
竟渲染成
今生

黑色無懼
白色無罪
黑白乃唯有的詮釋

而來生
只淡淡的一筆
就沒於……
正如這幅畫的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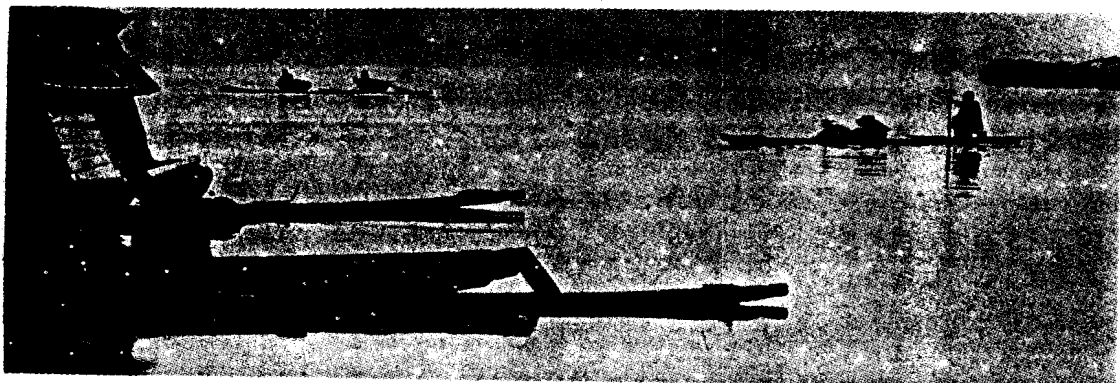
一幅水墨畫

小引：在八二年三月廿五日的南洋商報裡，看到劉務求先生的現代水墨畫：「前生，今生，來生」。筆者震攝於其構圖和構思的玄妙，因此便寫了這首詩。

*駱耀庭

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黃子



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凡有眼睛的，都當哭泣。
聖經

彷彿飛越千山萬水，風淨雲濾過的那一陣清悠錚琮，來自幽谷的箏。幾聲鏘鏘春水破冰，把我從白先勇筆下台北人的灰黯世界喚回來。

整個早晨，就在縱橫交錯迷人的文字魔障中神魂俱馳；悲歡離合，好一堆惘然。恍若身置時光墜道中與那些人物活過那些歲月來，彼喜亦喜，彼愁亦愁。美麗寶島上新興的大城中蘊藏一部一部曾經赫赫輝煌的歷史，而今一座封塵屏風上業已斑剝展翅欲飛不能的褪色彩鳥；昔日的光采今日的黯倍增的悵然，徒供人迴盪低喟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呵。

古箏，是歐陽良榮給吳至青吟唱宋詞會上伴奏的錄音。華樂，這曾經洗滌無數靈魂提昇許多生命的靈泉；奏過千年悅過億萬隻耳的華樂，來自胡人，正宗的華樂「雅樂」早已失傳。垂千年大統的「胡樂」，在這土地在這氣候却是水土不服顏面凋零形容憔悴呵！鋼琴六絃琴電子風琴諸琴交響西風壓倒東風；有幾隻手會瀟瀟

洒洒輕挑慢撚？又有幾隻耳會豎起為之而悅？

簡直是駭人聽聞！一個運動緊接一個：講華語學母語，提孔倡儒光芒四射南方小島那工商強國，你却說：

「我們這一代，會眼看中文成為歷史。」

六月天燠熱的中午陽光逼進一窗毛玻璃的炫目炙膚，倏然冷颼颼寒透背脊。最可怕的毀滅是策略性的逐步灌輸塑造的思想型態價值觀念；傳授中文的教師在學生的眼中已淪為次等族類，中文是可恥的老土語文。這觀念巨流滾滾的淹湧過來，黑瞳黃膚年少一輩香蕉人最先沒頂其中。矍矍然眼看狂瀾如此而無力挽於即倒，祇能悲歌如斯：

• 自編的楚歌

由自己人來唱，且拍和得很好

彷彿海洋包圍着陸地

(註一)

千古登臨悲涼的傷痛狠狠咬噬你的愴然，你不能閉上灼痛的眼神如守夜者，當世界酣然，獨自醒着。舉起如炬的凝

望，而觸目盡是鞭笞你的眼神：

落根處竟見殘敗
且擁抱過後竟是一堆嘲諷

傳統文化，每一種過去和未來如斯荒涼的啓示。歐陽良榮十指慢撚錚琮，吳至青低吟淺唱，一些溼遠的光輝，迴盪的曾經美麗；只是些許零星藉慰溫馨，無助於治療傷和病。台北人面對煙塵落定的現實，能抱着回憶中的輝煌璀璨渡日，而你，祇能無可奈何眼看花落去，在時光洪流捲去你的眷戀執愛，挽不住抵不住歷史的推進和衝擊，向着自絕文化傳統靈根的方向；而你，散髮神傷，無力蹣跚行于岸邊去焦急，甚至，跌坐如甘地。

註一：節引戴畏夫——最後的城堡

註二：節引戴畏夫——我會愛過

重修1983年12月14日

吾愛吾車

*黃潤岳



*山水

(一)

當我在龍引做校長的時候，董事會買了一輛汽車給我用。起初我不會駕駛，便為我僱了一位司機。在那小地方，做一個小型校長，居然出有車，現在回想起來，倒覺得有點凸出。因公出差上峇株，德士及巴士真是為過江之鯽。一個月要公出幾次呢？而且董事長鄭振中先生天天去峇株，坐他的車往返，他還要招待我一頓午飯。這車就似乎是為我的私用了。

自己有車，去峇株方便，因此我參加了許多志願服務的團體，而且是邊佳蘭俱樂部的會員，於是，我進入了講英語的高級社交圈。連帶也把新文龍中華中學介紹到英巫印的領袖人物的腦海裡。峇株民政長官懷德和我私交甚篤。麥基佛里爵士繼鄧普勒將軍任聯合邦欽差大臣，就職幾天之後訪問柔佛州。在他的行程中，參觀我這間華文中學也是節目之一，便是懷德安排的。

為了申請增辦高師班，我會深夜開車趕赴吉隆坡，向有關當局洽。後來我擔任教總主席及教師雜誌的主編常常要去，自己開車就方便多了。振中先生認為我必須有輛機件好座位舒服的大型車。那時董事會經濟不太寬裕，由我私人拿出一部份錢來，買了一輛七八成新的馬賽地一八〇。他自己的車是奧士汀四十，相形見拙，我要他和我換用，他不肯。

記得某次柔佛州獨中董教聯合會議，有人高聲在問：「呀，誰的馬賽地？」振中先生微笑說：「那是我們校長的。」

振中先生逝世，那馬賽地過名給我。我辭職離開，董事會決定將那車給我，不用我補錢了。到了馬六甲，將車噴漆，又將座墊換新。想不到竟有人還要問我：校長，你的車買的時候，是新的嗎？當他知道我這老爺車還是半買半送的，他便滿意了。我買新馬賽地或是舊馬賽地，又與他何干？

(二)

我是開快車出名的。新山峇株間，我和幾位朋友常常刷新記錄。名詩人易君左先生南遊，回香港寫遊記，黃校長黑夜飛車便是其中一章。我也曾因開快車上過法庭，罰了七十元。可是我的駕駛技術高明。在星洲牛車水，我可蛇行其間，決不會擦到路中攤販。吉隆坡的茨廠街，更不在話下。數十年馳騁於星馬大街小巷，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意外。

想不到來加之後，陰溝裡翻船，和保險公司及交通警察都打過交道。第一次竟是在國家藝術劇場地下停車場，把別人的車身擦上幾條綫。在星馬，這是三五塊錢可以解決的小事。這兒可不行，一切照法律手續來。對方抄下了我的保險單。第二天，我報告自己的保險公司。意外事件估價員約我去談，問了一大堆，從家庭成

員是否開車，有沒有車到自己是是否喝酒吸毒。最後自己掏腰包賠了百多元。另一次把人家停在路旁的車前鐵檔條撞彎了，又賠了兩百多。真是談車色變，我連開車的信心都沒有了。

在北美，不懂英文是瞎子，不會講是啞吧，不會聽是聾子，不會開車便是沒有腳。我不瞎不啞不聾，有車又會開車，豈可不開？這兩年總算一路平安，人不會犯我，我也不會犯人。只是因為車太老爺，問題重重。

我自己年逾花中，這邊六十五歲才退休，我還是適齡的。我的車齡超過十歲，在這邊却是老廢物了。可是，我對於我這輛老爺車有偏愛，故爾愛不忍釋。如果要賣，值不到一百元。可是我每年花幾百元去修理。輪胎全新，電池是最好的，油箱油管都已換過……最近因為天氣太冷，有幾次弄到我欲行不得。兒女們力勸我換一輛，甚至於還問我：爸爸是不是沒有現款買車？言外之意是不要怕，買車不用現款，可以向銀行借。也可能是：如果要買，我們可以想辦法。目前這輛車本來就是兒子送我的。

(三)

談到我的這輛老爺車，我就勁來了。開窗鎖門及移動座位之類，全部電動。裡面收音機的立體音響，有高度水平。

車身比普通小車長過兩三尺，寬過一兩尺，高過一尺以上。我進去不用低頭曲腳，前後各座兩大三小，遊刃有餘。行李箱更是碩大無比。開動起來，有如一輛小坦克車。車身堅固，馬力強太。有時不小心，擦到牆角，碰到柱頭，牆和柱割落一大片，我的車不過一點小創傷而已。

我是退休老人，不用天天上班。禮拜天上教堂，平常去游泳池，偶爾去兒女家坐坐，要用車的機會不多，車要用的油可不少，要得馬兒好，好馬要吃草，所以我不在乎。

我的車，買了一百萬元的三號保險，每年保費兩百多。要多租一個停車格，每月十五元。加路稅、油錢、修理費，我這老爺車變成了我的車老太爺，侍養真不簡單。

兒女們看見我不要換車，便建議我不如出門叫德士。(從某個角度看，也是最豪華高級的。)可是遇上大日子(天氣不好)，大家都要叫德士，那就出無車了。

小子們實在不易了解我的老爺車哲學。在他們看起來，既矛盾，又不近情理。

要用車，為什麼不換一輛好的？少用車又何必保留一輛

老爺車？

各人心中的打算，有時自己也不能完全理解；然而大多數人都喜歡堅持己見。通常還強迫別人「承認」。例如我這不換新車不棄舊車的態度，不被兒女們接受，使我困惑。追究根由，原來他們常常聽到我花了幾百元修車，最近又常常聽到我要找人幫忙接電發動我的車。那又何苦如此呢？

新車要維護保養，舊車當然也要修理。需要別人的車來接電發動，在氣溫太低時是常有的事。主要的原因是電池不夠力，引擎太冷。

我是租用別人的停車格，我答應他用電要另外付費。電池充電所需電力不多，每次不過三五分錢而已。但是我總想儘可能不用。

在我的潛意識裡，我想最好是不用他的電。天氣太冷時又不能不用。用十次還不過三五角錢，冬天這三幾月，每月我要補貼他多少呢？一兩塊錢都太多了一點哩。

我也曾為別人的車接電。他的車電池不夠力，接上我的電池，使他的引擎發動。這是很平常的事情，很多人的車上都帶有接電的粗綫，我也買了一套。別人為我服務，我也為

人服務。遇上我的車死火，我把車蓋打開，靜候過路仁人君子，停車搭救。多幾次經驗，也無所謂心煩，或是不便。

假若我每天早上去接通電流，使引擎從冷凍中溫暖過來。再檢查一下電池，如不夠力，接上充電器使電池充滿，最多需三小時，花不到一角錢的電費，那麼我的老爺車夠熱夠電，可以暢行無死火之虞，為什麼我不幹？

反正我要付電費，不如多付他一點。他心裡高興，我可以放心暢膽去用。這一下，想通了！我每月給他四元，一個冬天不過十六元。萬一半途死火，別人的車來接電也發不動的話，叫拖車拖去修車廠，拖一次就是卅五元。拖到修車廠，還不是加熱充電而已，又得算你多少修理費！

人的一生，都為自己的思想意念所綑綁；許多人都看不明別人的思想意念；沒有一個人會承認自己的思想意念不高明。古人云：「束繭自縛」。這只說明了前半部。咬破繭出來，才有新的生命。要進入新的境界，解鈴還須繫鈴人。人與人爭，人與天爭，誰知道人一直在與自己的思想意念在爭呢？

我要遺忘以前自己的名字
輕輕把它遺忘在風裏，在水裏
不管它會是玲瓏的音符或不是
從此是個無名無姓的人
在街坊小巷間，在風沙灰塵裏

*方昂

——苦苦思索
如何重新拼音
如何從唇間輕輕滑落
一個全新的

鏗鏘的

名字……

名 字

向晚12月29日的信：

寄上的這一篇小說，是我寫得最辛苦的一篇，尤其是結尾那一段最難下筆，因為在我的心中有許多不同的結局，真的是取捨兩難。

(編按：信中所提及的小說，即是今期刊出的『月無痕』。)

黃潤岳1月13日的信：

本來想把這週當作「蕉風週」，專為蕉風寫稿，而且擬寫三篇，寫了一篇，無以為繼。腦子到底不是機器。只有等多兩天靈感來了，才能得心應手。為蕉風寫的，自己可以多看一兩遍，而且每次重讀，餘味猶存。有時還自嘆：「要我再寫就寫不出來了」！這也是一份樂趣。也許因此我想寫，我又不容易寫出來。

溫祥英2月11日的信：

據說白吉斯曾在本地的MTC當過講師，而就是在這個時期，他寫成了『馬來亞三部曲』，使他踏上寫作的途徑。他一直不斷的做着試驗，可能他認為作為寫作工具，文字擁有極大的限制。因此在『發條橙』中，他創造了自己的語言，雖然root-words是來自俄語。而在『拿破侖交響樂』，他甚至借用音樂來補充文字之不足。

反觀本地的作家，受了文藝理論家的影響，自甘囿限在一種北方人的語言中，難怪讀起來總有一層隔膜。老實說，五四以來的作家，如果他們的作品是值得讀的話，有幾個是應用純正的北京話的，雖然除了老舍之外，但他是個道地的北京人。本地應該是小說家的天堂，除了各民族的言語外，華人方言就是一個大



*雨

寶藏。如果文藝的功用是反映現實，反映時代，我們就該向這方面發展。各種方言的華人之間的non-communication，該是很好的喜劇材料。

這使我想起，我在大學期間，曾有一位英國詩人到來講學，只可惜他不到兩個學期，因受不住本地學生的沒有反應(unresponsiveness)，忽然間連影子都不見了。在大學期間，他曾寫了很多詩篇，以本地為題材。有一首我記得從峇都律的視標廣告為結尾：「YOU CAN BE SURE OF HELL」字母S已跌了許久，但公司為局仍沒有什麼行動。過後在圖書館會看了他一本遊記，Tropical 什麼的，記述他到東方來的經驗。他的名字叫James Kirkup，可能你沒有聽過。

我之想到他，可能一半是因白吉斯專輯所引起，另一半可能是因我想到，一個作家對自身的時代必須做出某種反應(response)。他是否做出適當的反應，如果我在儲藏室找到過去的Lidrade，(只是我的儲藏室仍是一堆雜亂)，我將寄給你看看。……

這之後，我已開始寫的「情人老去」也擱置下來了。其中的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我覺得自己根本一無所知。我的計劃是追述一個女人，因欲擺脫自己的丈夫，自立而成為吧女的過程，時間是從一九六九年到現在。(一九六九年後的政治過程，我是不敢寫的，但最少社會轉變該有勇氣吧。)只可惜我不會做任何筆記。比如說，流行歌曲吧，當時是流行「今天不回家」、「淚的小花」、「負心的人」，但歌詞我却毫無印象了。另一方面，流行歌曲的進展，我一無所知。再過後又流行什麼歌曲呢，現在又流行什麼歌曲呢？再者，當時的口頭禪，現在的口頭禪，又是什麼呢？這些瑣碎的問題，在創作上，並不是「濕濕碎」那麼簡單的。假如一篇小說不能反映當時，這跟流行小說的發生在真空裡，又有什麼分別呢？……」

*岸沙譯

拉笛夫詩作二首

你尋訪誰？

你尋訪誰？

徘徊在斗室與廚房
在客廳在露台
留意着每一個影子
在空間與空間之中彳亍
每一夜

你尋訪誰？

徘徊在稻田的邊沿
在河畔在山谷在高山
在曠湖旁在寂寞的海灘
站在石後的一棵樹下
出神凝望
每一夜

你尋訪誰？

徘徊在大牌檔在週日市集
在娛樂場在舞廳
細察鏡子的尖角
每一夜

你尋訪誰？

徘徊彳亍
在城裏的陋巷在旅店
在按摩院在吃風樓
在荒涼黑暗的房間
敲着門
每一夜

你尋訪誰？

徘徊在祈禱室在教堂在茅舍
在醫院在火車站
在巴士站在醫務所
在機場在碼頭
看着悲哀的臉
每一夜

你尋訪誰？

如果不是你自己
每一夜

那隻死去的手

——給流浪的老人

那隻死去的手
手指已槁黃在床上

外頭天將暗了
一隻毛蟲
被乾爽的泥土埋葬
餘暉告別
一片葉子的斑剝
一塊石頭的暗黯

那隻死去的手
我想起它那彎曲
流動着血的管子
曾經撫摸過
泥土的苦寒
沙漠的酷熱
承諾的書函
撕破的電報
空無的郵包
沒有地址的信件
殘酷得美麗的風俗
關着尖棘的圍籬
穿洞的絨氈
窄小的蚊帳
永遠的傳說
褪色的廣告詞
我祖母的墳土
我母親的頭髮與胸膛
寒冷的祈禱蓆
戰慄的頌經

那隻死去的手
禱祝已槁黃在床上





* 落花辭枝

曾希邦新著兩部

消磨在戲院裏

(厚 498 頁，分成七輯，「香港出版發行公司」出版。未註明售價。)

這部影片可說是史賓塞屈萊賽的獨腳戲 (Monodrama)，他扮演老人一角，無論外型，內心的揣摩，都無瑕疵，彷彿他原來就是海明威筆下的人物。他的表演是如此深刻生動，使人永遠難忘。他的臉真是變幻無窮。當繩索像利刃似的劃破了他的手掌時，我從他臉上看到了痛苦；當群鯊來襲時，我從他臉上看到了絕望。我們可能懷疑這一部影片的成功，但我們決不會懷疑史賓塞屈萊賽個人的成切。(老人與海——觀影小感)

文學與電影的表現方式不同。狄克遜所著的『同宗』，只算是第十流的小說，但拍成『一個國家的誕生』後，竟能成為第一流的電影，其原因即在此。(電影和文學——電影之特質)

所謂新潮派，只是在「前浪推後浪」的情形下所產生的一種現象，並無一定的意義。如果我們說它脫胎於新現實主義，也未嘗不可。新潮派電影的特色是不注重故事，運用即興的攝影技巧，誇張畫面，並使蒙太奇復活。(關於新派電影——觀影隨筆)

假定電影腳本要求以遠鏡頭拍攝紅番追逐驛車的場面，導演往往會把這條追逐的路線，以四十五度的角度橫貫銀幕。為甚麼？因為這種對角線具有較大的說服力量。(電影裏的構圖——幕前囁語)

電影導演時刻在追尋新的表現手法，很少有人死抱住一個公式而反復運用的，即使有，也難免招致物議；可是希治閣似乎是個例外，他用同樣的方法，使三十多年來的電影觀眾提心吊膽，如坐針氈，並因此為他贏得「緊張大師」的頭銜。(希治閣——導演群像)

沙壺

(厚 100 頁，分成六輯，「香港出版發行公司」出版。未註明售價。)

自從比干被挖心之後，一切的好心都隨之消失，人世間已沒有赤子之心，沒有廉恥心，沒有同情心，沒有惻隱心，沒有自尊心，沒有愛護心，沒有仁慈心，沒有忠心，沒有良心，而只有好奇心，恐懼心，僥倖心，妒忌心，貪心，狠心，淫心，盜心，野心，黑心……。(心的故事)

報章上不時出現“榮譽退休”的字眼，我不懂得這是甚麼意思。其實，這四個字和“福壽全歸”一類字句的含義差不了多少。還有所謂“自動退休”，這就更使人不知所云了。試加揣測，大概是“老子不幹”的意思。(閒話退休)

* 本版歡迎出書作者與出版社提供新書出版資料。



* 人間集

大小書兩本

* 梅淑貞

最近，又有另外一個在新加坡的朋友，一口氣出了大小兩部書。那個新加坡朋友，便是會希邦先生。正月底，收到他的贈書，我也一口氣的把兩本大小著作都讀完了。但此處先不說書，倒先說說會先生本人。

稱會先生是朋友，此話沒錯，不過，我們總共才只見過三幾次面，喫過一次晚飯，那是他作的東。所以去年會先生來信，信中有「你我認識不算久，但我總覺得，我們結交已一百年」之句，令我有不勝驚喜之感。生平第一次收到他的信，便已不掩飾他的真感情，會先生真乃性情中人也。

說起那次喫晚飯的經過，大有在此追述一番的必要。因為那是我第二次見到會先生，也是聚首時間最長久的一次。爲了要喚起回憶，今天下午，我特地從辦公室的抽屜裏，找出趙慕媛的信，因爲信中夾有完顏藉的題字影印一幅，那幅字所寫的，便是八一年三月那晚的「盛會」。且讓我暫充文抄婆，把那副字抄錄如下：「人工湖畔乍看似是蘇堤 五人小聚飲喫間 遠處傳來劉文正輕唱 三月裏的小雨 笑柳彎腰湖面 逗引兩三蟬聲 共伴湖底半輪眉月 今宵分手不傷心 寄望來年 縱使他日重逢 齒髮俱落 只要五股豪情不老 笑聲自是不絕」。完顏藉的書法如筆走龍蛇，可惜此處只能照錄其字，不能展露他的書法。至於那笑聲不絕的五股豪情是那幾個人，則請看題字後以小字寫成的「跋」：「八一年三月會希邦假大芭窰花園爲梅淑貞設小宴接風席間有陳瑞獻趙慕媛梁明廣作陪特草右邊文字以記其事」。只是，上月赴新加坡時，因爲時間關係，只見到瑞獻一人，而趙慕媛赴美讀書已二年矣。歲月果然是最無情的東西，儘管笑聲似是盈耳，但那已是將近三年前的事了。撫今憶往，焉能不無傷感？

不過朋友出書，我總是高興的，原因嘛說出來也真難爲情，只因爲又有「免費書」可看。會先生從前出的兩本書，據知一爲小說集『藍蝴蝶』，一爲散文集『黑白集』，都出版於五十年代中期，兩本我都沒讀過。不過數月前據「補壁先生」說，會先生的小說寫得「跟其他人不一樣」。而他的這兩本新出版的作品，皆題「會希邦選集」，一是厚一百頁的短篇小說、散文、雜文集『沙壺』，另外一本則是厚達四百九十八頁的觀影文章『消磨在戲院裡』。

希邦先生的一顆易感也善感之心，在『沙壺』中處處可感覺得到。例如他在『天方夜譚外一章』中所寫的：「……………太陽從我背後射來，軀幹在我腳前投下一個又長又大的影子，我成了丈二金鋼般巨人。我用力踩腳底的沙，沙灘上留下一連串腳印。我要讓這些腳印留一百年，一千年，一萬年。但海不解事，一個浪花把我的腳印冲得了無痕跡。」會先生性情耿直，如果那篇小短篇小說『謎底』裏的書販是他的夫子自道，我們也會去相信，他會是這樣的去賣他的書：「我把存書中的含有毒素的書，統統燒掉了，我不能讓這些好人中毒。我的販書生意完全虧本；但我所獲得的東西亦復不少，我決定堅持下去，現在，我雖覺生活仍是個謎，但我相信我已找到了謎底。」這樣的話，是對人生目標的肯定，堅毅而樂觀，在他在『心的故事』裏所寫的：「自從比干被挖心之後，一切的好心都隨之消失，人世間已沒有赤子之心，沒有愛護心，沒有廉恥心，沒有同情心，沒有惻隱心，沒有自尊心，沒有愛護心，沒有仁慈心，沒有忠心，沒有良心，而只有好奇心，恐懼心，僥倖心，妒忌心，貪心，狠心，淫心，盜心，野心，黑心……………」，却是對人性太過悲觀，不過，却沒有完全絕望，因爲我們又在『「創世記」補遺』裏，看到他寫道：「“也許，亞當夏娃的子孫不會再

像以前那麼自私，殘忍。”耶和華一捋垂胸的白鬚。“也許我會讓他們再回伊甸園。”

前面已經說過，希邦先生有一顆易感善感之心，否則，不可能寫出像『地球以外的故事』與『x p-15』這兩篇科幻小說來。在這兩篇小說裏，作者對於我們這個賴以生存的地球，仍然持悲觀的看法。不過，最教這個「結交一百年」的朋友喫驚的，却是『沙壺』裏的壓軸篇『給孩子們』：「呼吸已成爲一種負擔，脉搏已成爲一種累贅，官感與思想是一組斷了齒的鏽漬斑斑的軸輪，生命之弦已瘖啞，我想我老了。」作爲曾先生的朋友之一，我懇切的希望，他不會放棄對心目中的明天來臨的希望。即使明天沒有奇跡，世界也仍然如昨日，但人類還是有希望的。因爲我們都相信，好人仍然到處存在。

新馬是否有人出否觀影文章，我不能確定；但即使有，也不會比厚達四百九十八頁的『消磨在戲院裡』規模更大。曾先生是個超級大影迷，所看過的電影數目之多，令人咋舌。也許看電影是他的職業所需，因爲在頁380，有「三十九個星期以前，我奉編輯先生之命，在這裡抄流水賬」之句，不過，他也在接下去時寫道：「電影只是我所愛好的事物之一，爲了兼顧這個拼盤，我必須撇開其他許多更重要更有意義的事。」就是因爲這樣，我們才有機會讀到，一些比流水賬評更凝鍊的文字，如378頁的：「坐在戲院裡等候電影開場，我總有許多感觸。入口處那幅沉重漆黑的門帘，隔絕了一個血淋淋的世界，而我們所嚮往的那個虛無飄渺的天地，却又隱蔽在巨幅布幕之後。這時，我彷彿是站在介乎陰陽之間的奈何橋上的無依亡魂，有說不出的寂寞空虛之感。」大概只有敏感的心靈，才會坐在戲院裡，還有這種「介乎陰陽之間」的感慨吧。普通上戲院的人（不是超級影迷），誰不是和同行者談笑風生，把黑、白、紅瓜子嗑得噼哩啪啦響的。不過，他們却寫不出像上面這樣的文字。有一次，我還看到一幕更嘆爲觀止的：一個婦人，帶了四個幾歲大的孩子，一家大小鬧哄哄的坐下後（就在我隔鄰），每個孩子都分得一塊麵包，然後，那母親從籐籃裡取出一個熱水瓶，倒了一杯咖啡，一人喝一口，竟然就在戲院廣衆裡衆目睽睽之下，野起餐來了。我當時覺得這一幕實在精彩，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記得一清二楚，至於那天看的是哪一部電影，對不起，早就忘得一乾二淨了。我把這事在這裏寫出來，目的是想說，有很大部份的人，是不管上映的是部甚麼電影的，他們買票入場，可能是閒得沒事做；或悶得沒地方去，所以一躲便躲到那個虛無飄渺的天地來打發時間。可能就是有些觀衆的觀影目的是這樣簡單，影片出品人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猛出品些爛片，請觀衆來消受消受。儘管看電影是一種很主觀的消遣方式，但好片就是好片，爛片就是爛片，還是有基本的標準可循的。通過曾先生的影評文章，我們可以相信，好片與壞片的數目比例，果然是十分之巨。

各人的口味不同，而喜惡又是很主觀的東西，所以即使你不同意作者對某部影片的評價，也不必耿耿於懷。不過，曾先生却不喜歡「緊張大師」希治閣，這倒是出人意料之外。因爲有個超級大影迷會斬釘截鐵的說過：「如果你喜歡電影，你就不可能不喜歡希治閣！」曾先生對「大師」會多處作貶辭，據知馬新兩地的希迷不少，他們大概要抗議了。那麼，請讀讀「電影之特質」的文章吧，那是知識性的，對看電影與瞭解電影大有幫助。

手中翻讀着『消磨在戲院裡』時，心中却不能不無感慨。近年來因爲電視的普遍與錄影帶的流行，電影已是一行沒落中的工業（？），這是指爲電影院上演而拍攝的電影而言，電視影片不包括在內。在平常日子裡，八打靈一般戲院的慘淡經營，新加坡戲院的小貓三四隻，令我感到很懷疑，十年後，這裡是否還有電影院存在。因此，有時儘管看到了壞到離譜的爛片，我也會好性子的忍住不大罵，因爲想到，有一天，可能連爛片都沒得看了。而在家裏看電視影片，感覺跟坐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電影院裡，完全是不一樣的。坐在戲院裡，那個廣闊的大銀幕，可以教你看得盡氣迴腸，熱淚盈眶；但坐在電視機前，那是沒有的事。

電影的末落，已不只是一項隱憂，而是已經在發生中。我曾經是一個那麼熱情的觀衆，即使下雨又閃電，仍然毫不畏懼的獨自外出看夜場電影；在十四歲的「尷尬年齡」，因爲袋中不夠錢，還冒充小童，矮着身子買半票進場，原因是不能錯過那部「今天最後」的電影。

希邦先生是影迷，這部書是個證明。可惜的是，他沒有列出一張他最喜歡的電影名單來，即是我們的影評人每年循例選一次的「十大」。但每年十大一次，是太勉強點，因爲還是那句話：爛片太多，好片太少。不過，我們至少可以選有史以來的十大電影與導演。以下，

便是這個過氣影迷的「代擬」名單：

世界十大名導演（排名不分先後）：

希治閣（美）
 尊福（美）
 費里尼（意）
 安東尼奧尼（意）
 雷諾（法）
 杜魯福（法）
 高達（法）
 英格瑪褒曼（瑞）
 小安津二郎（日）
 溝口健二（日）

世界十大名片（排名不分先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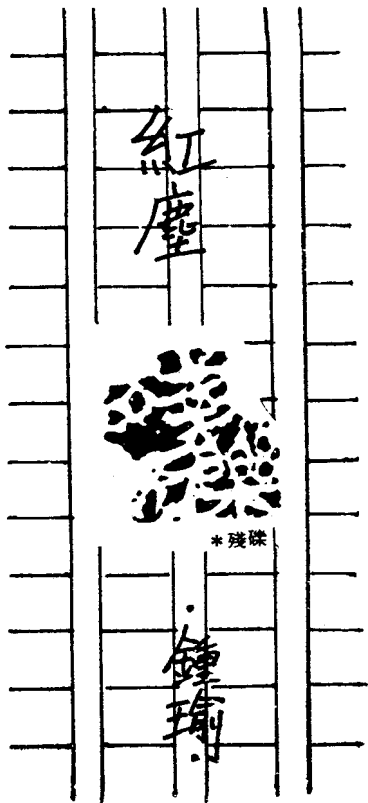
「七武士」——黑澤明（日）
 「迷情記」——安東尼奧尼（意）
 「迷魂記」——希治閣（美）
 「東京物語」——小安津二郎（日）
 「小城之春」——費穆（中）
 「斷了氣」——高達（法）
 「天譴」——荷索（德）
 「大國民」——奧遜威爾斯（美）
 「八部半」——費里尼（意）
 「祖與占」——杜魯福（法）

中國導演之中，無人名列十大。不過，可以選出四名中國最佳導演如下：

費穆——代表作「小城之春」
 金山——代表作「松花江上」
 桑弧——代表作「哀樂中年」
 鄭君里——代表作「烏鴉與麻雀」

大名鼎鼎的曹禺，其實也曾拍過電影。那是在四十年代末期，他曾自編自導過一部中國最令人感到興趣和驚奇的電影「艷陽天」，又名「五月的晴天」，女主角是李麗華，男主角是韓非。

話說回來希邦先生的兩本書。這兩本大小書的出版，都是他一人出資，據知耗費新幣萬元以上。所以他對文學藝術的虔誠，由此次出書可見其一斑。



「那個日兵人救了你，張權！」印度人難看地，磨着他那獠牙說。另一個印度人則說：「爲什麼，我們一路上，都要遇到稀奇古怪的日本軍人！」張權沒有話說。他只是小心翼翼，靠在一塊青石上。他想到松下少佐放鎗時，眼光裡透着一種惶恐。那神情是出於關懷對方的。他好像還會，繼續和他打交道。他臨走時，那種滿含意味的笑容，在張權看來，仍似是一個老朋友，道別時的稀鬆和平常。山下營屋內，已見到三個英國人，沿着迴廊，向不知方向的所在去了。松下少佐在一凸起的墳堆上，稍爲收住腳。他不知在眺望什麼，又是低首，又是仰望四外群山似的，良久才拔步，越過一道木橋，向營屋的木階踏去。

張權走近營屋上的日兵。那裡幾個持鎗的日兵，不住的用生澀的馬來話，命令着人群，分批地向營屋周圍，挖掘壕塹。一群緬甸人在揮動鐵鏟，把泥土堆積在草場上。中國人則用籬筐，把泥土搬運向草丘的另一面。壕塹大約是用來避空襲的，在其邊沿，日兵命令一群馬來人，在這裡安置了一叢雜草葉。在各人喧嚷聲中，張權被日兵指示，去把一捆捆鐵蒺藜，從山下河床的輪船上，搬上遙遠的山丘上來！在那幾只搖晃的輪船中，重疊地堆放各式鐵器用品。張權稍爲遲疑，日兵即用日語對他說：「你的工作組內，有白種人，尤其是有英國人！皇

軍要讓他們吃點苦頭。要他們把鐵蒺藜，都運上山來！」他一邊說，一邊指向營屋外的草坡上。在一叢雜樹旁，已聚集了約莫十多個白種人。張權看到奇南少尉和詹姆士警官，也在其中。他清楚看到，昨夜在營屋內，吹奏口琴的英國人也在其中。這些白種人，全由張權來率領，他不覺苦澀地苦笑了一下。

「不必對他們太客氣，中國人！如果他們稍有違忤，就讓他們捱棒子！」那個日兵說，並且遞給張權一支警棒。他是一個奇矮的日兵，在上唇角蓄着稀疏的鬍鬚。

張權皺着眉頭，在陽光下感到頭腦發脹。他說：「我看，不需要這個，皇軍先生！」他搖着頭，沒有接受過警棒。日兵用手托了托帽簷，對他斥喝說：「你竟敢違拗皇軍呵？嘎！——」他說話時，噴着沫星子。

「我可以讓他們，好好完成工事。但要讓他們，保留應有的自尊心！」張權向後退了一步，回身向十多個白種人望去。這些人都是身經緞練的軍人，他們自然從張權和日兵的對談中，知道日本人並無好意。白種人中，有一個個子高的，有一鼻準高聳的漢子。張權一眼看去，就看出這是個美籍的猶太人。這個人移步向前，對張權和各日兵就望着。張權很感奇怪，在這營地裡，竟然會有美國籍的猶太人！他正和猶太人彼此就望着，日兵已把那支警棒交在張權手中。後者無可如何的，手持警棒，向各白種人處走來。他和猶太人相距越近，張權越發看清楚，這是個尖狹臉孔的漢子。一雙利眼透着靈慧的光芒。兩個人不知有什麼在吸引着對方，二人彼此沉重地吐了一口氣。

張權揮揮手上的警棒，苦澀地一笑，說：「大家都知道了，日本人要我率領大家一起工作！」他說完，把警棒扣在褲帶上。衆人一時岑默着，誰也不準備開腔。張權正要找些話說，那個猶太人已率先說道：「他們要我們幹什麼？——」他的問話，引起衆人的相同疑問。各人瞪着圓眼，望向這個體質柔弱的中國人。張權回身，用食指戳向山下的輪船，說：「把那些沉重的鐵器，都搬運上山來！」他爲了讓他們看清楚，手指環指向，每一艘在河溝中滾動的小輪船。船上堆疊着烏黑的鐵器。幾個日兵在靠岸處守望着。一群中國俘虜，正把一箱箱的貨物，自輪船上搬往貨車上。日兵在揮舞着旗只，在頻頻向山上的日軍營屋，傳遞着訊息。營屋內的日兵，則分別爬上高聳的瞭望塔上，向對山的鐵路場，打着旗語。一重悶騷的炮響，破空而來。山那邊冒起一片塵霧，半截山壁被炸成了，一個黝黑的

洞坑。

十幾個白種人，先後撥開蔓長的草葉，向山下的河床走去。這裡是泥濘的荒徑，滿滿地盡是水窪，人腳踏進去，要費着勁力，才把腳踝自泥漿裡拔起來。人在涉水時，激起嘩啦的水響聲。一只只的青蛙，在撲跳着逸向深密的草叢。幾條青褐色的水蛇，在衆人的腳跟處掠過。人群望向泥濘的深處，見到幾式各樣的蛇皮，在水漬裡浮動着。這是大自然的野景。到處都洋溢着泥土臭味。人腳鑽進水窪裡，感到腳跟微燙。原來太陽早已把水漬蒸得滾熱。

走落河床的渡頭上，各人已一身泥污和汗斑。幾個英國人，先後都讓野草和樹枝，勾破了衣裳，或拉破了皮膚。各人的臉上或手幹上，都閃閃地透着紅血。張權則頸脖子上被戳破了血管，一道小渠似的血流，在默默地淌滴着。他走近河邊，全身作一個蛙匍狀，把半截臉埋在水流裡沖洗。他看着自己的血，在黃澄澄的河流裡迴旋。他正在發怔的時候，兀地看到，自己的面前。隨着水流滔滔，見到一重血影在水中翻騰。隨之，一聲沉悶的哦吟，在耳畔陡然響起。他感到好奇，隨着聲音望去。他赫然見到，猶太人正在蹲在水流裡，捲起褲管，露出兩枝蒼白但毛髮茸茸的腿脛，在不住的爬抓吮血的水蛭！那些深褐色的水蛭，因吸飽了人血，全身顯得肥胖和臃腫。它們被人從肌膚上扯下，兩只血口猶猩紅的亮着血光。它那可怖的形狀，激使猶太人，把它們放在卵石上，用尖利的石子，活生生地把它們剖破肚腹。一注猩紅的血，瞬間在河流裡翻騰。

猶太人之後，也有人在爬抓着水蛭。河水滾滾中，紅血也越來越多。張權感到噁心地，仰身靠在河岸的石壁上。一群螃蟹在他腳下游動。但他愛理不理地，昂臉向山陵外的太陽，盡情作一深呼吸。河水衝激在岸沿上，湧起的水花，竟然使張權和猶太人，二人都同時濕透了身體。猶太人噓了口氣，對張權說：「真夠人受了，這樣的環境！——」他和張權靠得近，後者這才看清楚，這個猶太人一嘴都是凹凸牙。他的左臉頰上，留有明顯的刀傷痕。

張權用腳，踢了踢流動不息的水流，對他說：「如果不是戰時，這裡的環境是不錯的！」他抬頭，望向青翠如黛的山林。這裡除了蟬鳴風嘯外，也節奏般地，傳來各式山鳥的鳴唱。河水嘩嘩地，衝向遙遠的天際。宇宙間一切都顯得靜謐和悠然。如果不是在戰時，這倒是一個，避世和歸隱的，最佳處所！——張權不歇的，回味着自己方才的話。片刻間，他想到美黛！如果她也在，和他共渡着歸田的生活。則人間一切繁華富貴，可以蔽作雲煙了！

猶太人不知什麼時候，已走在張權的身畔。他

的旁側同時坐着奇南少尉和詹姆士警官。四個人呆坐在一塊禿石上，眼光發呆地，耽視着如潮湧的河流。一株株廢木，在河床上游過，它們互相碰擊，發出的相軋的聲浪，使四人同時如夢驟醒。各人在怔忡間，互相瞪望一眼。

「我們還有好多苦頭要吃哦，張權！」奇南先站起來。他的腳板踏着一只水蛭。嘩嘩一聲，水蛭的肚腔被踩碎，一排血絲涔涔的洒在卵石上。詹姆士警官則不吭聲。他站起來，遙看那端的所在。一座臨時建造的渡頭上，幾只輪船停泊在那裡。日兵們正向這一群，分別靠在河岸上歇息的人們張望。張權看到一個日兵，正抬起望遠鏡，向他們看來。他說：「我們快過去吧，不然又是一場遭殃！」他邊說着，望向十幾個白種人。他們已先後洗滌身體，肌膚上盡是一片明淨。奇南說：「我有暈眩的感覺！」他擺擺腦勺，看似是一個女性在發嬌嗔。他的舉措使猶太人，蠻有興味的，對他瞥望着。從河的對岸，在一叢樹蔭裡，飛起一群烏鴉。聒叫聲使立在岸石上的張權，本然地扭鎖着眉。

衆人沿着河岸的曲徑，向船泊的渡頭走去。十多個人，先後撩動着四周的樹草，發出的騷音，在和着流水的嘩啦聲中，聽起來另有一種况味。張權率先走着，他背後隨着猶太人和奇南、詹姆士。四人不住的撥弄，罩在樹枝上的蜘蛛網。張權被舔得一臉都是，猶太人也是。只聽到他不住的咀咒着。其他人則發力，指擊着臉上的蚊蛭。一時間拍拍聲，四處湧起。渡頭上守望的日兵，一時神經過敏，以為樹叢裡有異動，各人連忙趨身佇望。那個舉着望遠鏡的日兵，在稍作觀察之後，咕嚕地說了幾句話。各日本像明白了似的，各噓了口氣，仍然在監察着一群中國人，在陽光的苦熱下，顛巍巍的抬動着大小的木箱，向一輛輛已開動了貨車上送去。木箱上寫着清晰的日本文「軍需品」！

張權被又纏又膩的蜘蛛網罩住。他揮舞着手勢，在胡亂地爬抓自己的臉龐。一只蜘蛛曳行在他的頸脊上。他幾乎暴叫起來，不住的用手拍擊着自己的項脖。猶太人則趨前，爲他清理臉上的蜘蛛絲。張權臉色泛青，他喘着大氣，對他說：「謝謝你，謝謝——」猶太人頷首，並滿意的說：「叫我大衛吧！我知道你叫張權。本營唯一懂得聽講日本文的人！」張權則沒有對他答腔，只是喃喃的咒罵說：「該死的蜘蛛網！——」他的話還沒說完，猶太人即接迭說：「該死的，應該是日本人！」他說着，眼睛裡掠過憤懣的光采。他同時用手，輕撫一下留着刀痕的臉頰。

各人在一陣騷動後，奇南和詹姆士，二人的臉上，盡是蚊蛭被擊碎後，留下來點點滴滴的血斑。像星撒般，二人及其他人，一眼望去，皆是閃爍

不休的紅星貼在臉上。奇南則用手指頻挖鼻腔，他臉色難過地對詹姆斯說，他鼻孔內鑽進了一些虫蛭。後者攤攤手勢，表示愛莫能助的意思！

張權和衆人，走出茂密的樹叢，腳板才踏上淺灘上。一個日兵，兀地出現在河灘上。遠看宛似他整個人，吊懸在河水上。但人們近看，才發現日軍，在河流上建造了一座浮塔。那木塊和竹條綴成的浮台，在水流中微然漾動。日兵站立其上，手持輕型機鎗，用一雙銳利的眼睛，向四周的河面，作嚴謹的監視着。河水依嘩地衝擊在岸石，激射出來的水花，頻仍的濺在日兵身上。日兵却毫無所覺，岸然地屹立在那裡。眼睛却不歇轉動，瞄向各自在河灘上走動的人群。張權和衆人，紛紛踩得石卵石子臘臘作響。

「這是幹什麼？日本兵在河水裡建立浮台！」在衆人一路行走時，奇南陰氣細氣的問張權。河對岸的沿澤裡，在一叢闊葉的掩映下，可以見到幾只，鬆着保護色的炮艇。各炮管瞪正地，向着河流四周。幾個日兵蹲坐其旁歇息。

張權沒有回答奇南的話。他踢響着地上的卵石，腳上無意中，砸死了三只螃蟹！三只螃蟹稀爛地攤在地上。張權忽然間，想起卡爾、羅倫斯、東尼三個英國人。他們那原本周密的逃亡計劃！可是，眼前却是日軍的嚴謹監視網！他們如果要逃，到底能夠真正逃得多遠？

「看來，誰要是企圖逃走，他的機會幾乎等於零」猶太人這話，不知是向誰說。但奇南却「噫！」了一聲，才說：「我明白了！日本人是提防，有人從水上潛着走！但是，那有可能嗎？水流這樣急！」他說着，頻仍的望向搖晃的浮台。一條粗碩的山藤，把浮台縛在一塊尖凸的焦石上。浮台即使在河流的狂激下，仍然穩當的貼在急湍的水流裡。

人衆已離開了淺灘，向一嶄斜坡上爬行。陽光下，蒸發得泥土和腐草，溢起一重難聞的腥臭。猶太人回頭，向河流的方向，再次眺望一眼，他說：「如果在黑夜，潛沒着水流，是可以離開這裡的。但是，那太危險了！——」他說完，噓了一口氣，臉色上有一種難看的異采。

十幾個人爬上陡坡之後，才發現日軍的渡頭，看似靠近，其實在曲折蜿蜒的河灘上，要走近渡頭，竟然是那麼費勁的事！人群中已發出怨言。他們竟然埋怨，這裡沒有設置一條方便的過道。連路都沒有！各人在陽光的蒸照下，大口地吞着涎沫，却一方面在咒罵着日軍。在人們鼓躁聲中，張權聽罷，詹姆斯警官對他的絮叨。他說他瞭解猶太人大衛。他是美軍駐遠東，軍事情報署的人員。是戰時在泰國活動的。戰後欲逃離木區，被日本人逮住了。囚禁地點起初在東城，後來押來本營。一路上被

日軍虐待。連一張漂亮的臉孔，也被日本人生生地戳破！

詹姆斯倒聲地敘說猶太人的歷史。一邊斜睨着眼，對猶太人瞅望着。後者正在人群後，纏着奇南少尉，不知在說什麼，竟然弄至奇南不住的晃頭，臉頰和鼻準都泛紅了。詹姆斯很輕蔑的，吐了一口涎沫，說：「猶太人，沒有一個好東西！——」他說完，用探詢的目光，投向張權。他似乎期望後者，會同樣地歧視猶太人。但張權並沒有。他只不過是淡淡的說：「希德拉仇視他們，爲什麼你們英國人亦然呢？我真的不瞭解！——」說着，衆人已步入渡頭的方向。在水流起着浪花的地方，幾艘大小不一的小輪船，各載負着沉重的鐵器。有一艘船上，甚至載着一輛輕型的山地坦克，和幾挺嶄新的炮台。各軍械上都罩了網衣，上面綴掛着樹葉，完全是一副被掩蔽着的模樣。一群中國人，在赤袒着膀子，頻忙地搬運另一輪船上的木箱。各人都在淌汗和喘氣。一批日兵，或遠或近地，持鎗向人衆守望着。山蔭裡連迭的傳來，悠揚而悅耳的蟬鳴。

十幾個白種人，隨着張權，走上浮搖晃動的渡頭上。這臨時搭建起來的碼頭，看來全用椰樹幹編綴成。在其上有一哨崗，搭成似一小棚，上面鋪着椰葉作屋頂。在棚架上，掛了一排乾癟了的椰子。張權看了這些，想起家鄉裡的椰林。他授教的學校，就建在一片椰林的盆地裡。椰樹象徵了他的家鄉。他見到這些熱帶風物，很自然就想到家，想到家人！張權在冥想之間，衆人已看到，一個日兵正對猶太人說話。不知道二人在說什麼，日兵竟然揮着掌，連迭的向他擱着耳光。猶太人滿臉酡紅的，對日兵不屈地注視着。日兵對他咒罵道：「猶太人！是下流的賤民！你有什麼資格，對皇軍說話？嘎！」猶太人也不再說話，正要回身向人叢走去。日兵暴跳的吼罵說：「你不向皇軍行禮，嘎？」正當猶太人，鉄青着臉猶疑時，日兵已一腳，用厚重的軍靴，在他身上踢了一下。後者腳踏不穩，一個踉蹌往後翻倒。人整個仰跌在河流裡。一重嘩啦聲，濺起的水花，把半個渡頭都潑濕了。衆人一聲訝叫中，見到猶太人那張臉孔，在滾騰的水流裡掙扎。他那經過刀割的臉頰。和一雙驚惶的眼睛，在水勢的激盪下，看起來比平常可怖和醜惡得多。他咕嚕地吞着河水，兩手在揮揚，似乎要抓住什麼的，但顯然什麼也抓不住。急流汹涌而下，眼看他快要被河水冲走了。衆人惶懼地互相瞪望。張權則焦急的，走上日兵面前，用日本語不知對他說了什麼。日兵凌厲的眼睛，望了張權一眼，又望了望在水波裡浮沉的猶太人。他從鼻子裡哼響一聲，舉腳自渡頭上，踢下一條碩長的山藤。那本是用來擊船用的。那藤枝拋在水中，讓猶太人抓住了。他在河響嘩嘩中

，半掙扎地爬上了渡頭裡來。他全身濕漉，喘息頻急。一臉上都是死灰色，俯身向着地面上嘔吐。衆人對他總算救了上來，彼此在吐着涼氣，露出欣慰的神情。張權則在對日兵，致謝的說着日本話。日兵驕恣的對他說：「我看在你蠻禮貌的說日本話，我才恕他一次！皇軍頂厭惡英國人、猶太人。他們都是吮人熱血的殖民地主義者，社會人羣的害虫！」日兵不管有理無理地，絮叨的謾罵着。他那眼光掠過衆人，使每個白種人都心房暴跳。張權則半虛應着，返身退回人羣裡。

日兵這時候，對各人說着生硬的馬來話。他說：「這個中國人負責你們的工作。每一個人都要勤快，把鐵蒺藜網，往山頂擡去。這工作頂辛苦的。但限令你們，在明天早上之前，把幾艘船上的貨件搬清！——」他的話歇了歇，又向衆人瞪視一眼，說：「你們要晝夜工作。要限時完成！」他說完即向岸上走去。臨經過張權和猶太人身邊。他向猶太人睜眼一眼，又望向張權一瞥，口中不知嘀咕什麼。人即向岸上的林木中走去。在林中樹影下，各人這才看清楚，那裡建立了一間小房屋。大約是用來辦公的，在木門的外側，有一個日兵站着哨。門板上掛着一面，光芒四射的日軍軍旗。

張權和衆人，一起搬運着沉重，而充滿鐵臭味的貨件，往陡斜的山坡上搬去。每圈鐵蒺藜網，都用粗繩縛捆着。四周凸出尖利的利嘴，人們只要輕忽一點，即時被利嘴劃破了皮膚。張權正好和詹姆士警官一道，二人正合力把貨件，往小輪船下搬。張權正在淌着熱汗時，詹姆士却對他說：「不只是德國人，日本人也憎恨猶太人！——」他有點幸災樂禍地，對遠在後方的猶太人大衛，呶着嘴輕蔑的說着。

在一邊喘息的張權，忽地厭惡起來。他對詹姆士橫睨了一眼，用懊惱的語氣說道：「能不能，請你不要把醜惡的思想，帶到這個原始的森林裡來！」他一邊用手指去那鬱鬱深深的高山峻嶺。在樹海的渺盡處，一群竄高竄低的白鴿在飛翔着。這瞬間的沉默，使二人在衝動後，都臉頰微赧的，互相凝望着。詹姆士一句話也不說，就埋頭推動着一塊鐵條，聲音吱嘎地，整塊鐵條就滾落在渡頭上。其他人則相繼，把鐵條擡向岸上去。河水滔滔地，濺起水花，太陽已略向西斜。人衆中，有人開始嘀咕的說：「爲什麼，還不讓我們吃飯呵？——」經過這麼一嘆，人衆已游目四顧，看看是不是有飯饋送來。但是日兵們則嚴守四處，風聲猿鳴不歇，只是並沒看到有進飯的準備！

奇南走近張權，見到後者臉色難看，兩觀上的筋脈在微微跳動。他又見到詹姆士警官，在靠在鐵蒺藜的旁邊，不住的用手拭汗並撫摸着肚子。兩個

人都心存着忌憚，彼此一直沒再說話。張權正想走向河邊洗手，奇南即跟隨他身後，對他說：「張權，你難道不應該，向日本人交涉，讓我們吃一頓午飯嗎？」他回身環顧各人，大家都住了手，站在渡頭上，向張權抬望着。四處一時岑默起來，彷彿在凝固似的空氣裡，隱聽到每一個人，都在飢腸轆轆中掙扎！

張權疲倦的頷首，並對奇南說：「我是你們的負責人，我有責任向日本人交涉。你隨我來！」他說着，即轉身向草岸上走去。奇南側側腦勺，露出一個女性式的甜笑，對他說：「我和你，一起去見日本軍官，張權！——」他二人說話間，已走上岸沿。張權回頭看去，才發現隣近本有一批中國人，在先後的搬運貨箱。但此刻則毫無所見。貨車已先後開走。一群中國人，正讓一艘小船載走。船在急湍的水波裡顛簸，中國人互相偎擁地，望向如濤的河流，臉上都嚇得透着紫青。

張權舉步，走入滿溢清涼的樹蔭。他和奇南，都深深地吸了口氣。張權用手撥了撥眼前的掛簾，對他說：「坦白說，奇南，你有種族歧見嗎？嘎！」二人踢動着草蔓，在寂寞的樹林裡，聲音顯得特別清亮。

「爲什麼，張權。你會問起這個？」他瞪眼好奇地望向張權。後者這時候，才注意到他的耳垂，是穿着釘孔的。張權不發一言，繼續用腳試探着，前端枝蔓橫生的徑路。奇南忽然哦嘆了一聲，露出表示明白的表情，對張權說：「我知道了。那個詹姆士警官，和猶太人！」他走在張權的背後，二人都看不清對方的表情。張權說：「種族歧視，是人類文明的最大恥辱！」他的話，驚動了樹極上的小松鼠。幾只在樹梢上跳躍。奇南則落後稍遠，他對張權說，可是前端的木屋內，已走出了一個日本軍人。奇南忽然有感於心，却是半吞半吐的說着：「另一最大的恥辱，是戰爭哦，張權！——」

張權收住腳，正想說什麼，前端這時，隨着守衛的日兵報告，原先在渡頭上，擱打猶太人的日兵，正在向着他們走來。張權竟然在這時候，才看清楚他的軍階是中士。

日兵對張權揮揮手，用日本話說：「我知道你會來的，中國人！」他率先走在前頭，繞了一個曲徑，原來這裡另有渠道。人走在鬆軟的腐葉上，一陣騷然的窸窣聲，在幽林中迴響着。張權和奇南都默不作聲。三人沉默的走着，在鳥鳴咕咕中，轉了幾個彎角。三人眼前陡亮，竟然在不覺中，回到了河邊的渡頭上來。日兵有點得意地，對張權說：「在森林裡走路，要懂得一點秘竅！我們不會讓敵人有機會！只要誰想逃離這裡，就要在森林裡迷路！誰都沒有機會逃離這裡！」他擺動手勢，強調着他

的話。張權默不則聲。奇南則有點懵懂地，傻眼看着張權和日兵。

「你找我，是要糧餉是不是？」他遙指向渡頭的前後，一群日本和白種人，正蹲坐或站立地，在享用着一鍋清香的飯餅。各人在狼吞虎嚥的咀嚼着。森林裡灌滿河水的騰鬧聲。在遠山則傳來，不歇的炮響。開山的聲動隱然可聞。

張權和奇南，正要向渡頭走去。張權低吟似的，說了一句「謝謝！」就步向被水波激盪得顛巍巍的渡頭。日兵忽然對他倆人說：「在回去之前，你們，最好看清楚一樣事情！——」他語畢，也不管二人是否答應，就徑自向樹木扶疏處走去。原來在河床的邊沿，這裡另有天地。在稀落的林間，日兵撥開一叢雜樹。在濃暗的林木裡，可見到一泓水潭。上面浮泛着落葉和腐木。也有一些已告霉爛的獸屍，和各種蚊蚋虫蛭，在四周飛旋着。

張權和奇南，有點莫名其妙的，對日兵睜着疑惑的眼光。後者微勒起笑意，陰惻惻地對他倆說：「你們抬頭看看，那些掛着的是什麼？」經他指示說，二人抬頭望向繁密的樹林。在一株古榕樹的枝桠上，先後排排地，掛滿數十顆骷髏頭。它們都洞開着眼眶，牙齦撬開，下頰骨長滿苔蘚，在風溼裡左右晃動。這些骷髏頭，都是被砍下頭壳後，讓人張掛在樹林裡風乾的。有幾只新頭骨上，還漚漚的澆着鮮血。一群白色的虫蛭，蠕蠕的爬行其上。部份虫蛭尚沾着血絲，在每一只骷髏頭上鑽動。一陣微然的腥騷在林葉間擴散開來。樹深處送來一聲，淒厲的鴉鳴。

張權喉核搐動，兩頰上盡是熱汗。他囁嚅地，一時竟說不出話來。奇南則用手捂着臉，在嗚咽似的，不知在呻吟或咀咒，兩肩微微打顫。他靠在張權的肩胛上，二人相互感覺到，對方體內的激烈血流。張權噓了口氣，剔揚着眉望向日兵。他祈求答案的眼光，反使日兵桀桀地怪笑着說：「你是這些白種人的工作組長。我有必要讓你明白，這裡的死者，都是試圖逃走的白種人！他們以為，可以越過深湍的河流，向他們的天堂世界奔跑！——」他走前一步，故意地摘了一根樹枝，揚臂向懸空掛着的骷髏骨擊去。骷髏骨頭骨，因受到激盪，竟全體相互碰砸，而發出喀喀的聲響，如果這不是骷髏骨發出來的，聽着聲音竟然十分優美！但這時候看來，那聲音宛似，每一個骷髏骨的幽靈，都在低聲地嚎泣。他們的哭聲，伴着日兵的冷笑，震動得整個岑靜的山林，陡地增加幾許的恐怖和哀傷！

踢動着地上的雜草，張權返身，欲向林外的渡頭處走去。他忽然想起卡爾、羅倫斯、東尼三個英國人。他們如果真要逃亡，最終的下場，也許就是埋骨在這蒼莽的大林！想到這裡，他對奇南說：「

我們還要吃頓飯，是不是？」後者全臉都是霜白。他欲嘔地，不住用手拿捏自己的喉嚨。

日兵無所謂地，擺動手勢，說：「總之，你明白了，中國人！在這裡試圖逃跑，下一步就是地獄的深淵！我們已經宰割了數十顆人頭。大部份都是白種人的！有英國人、美國人、自然也有澳洲人！」他說到最後，對奇南橫掠了一眼。後者不明所以，只是發呆的瞪望着日兵。日兵對他鄙夷地睨視一眼，人像一陣風似的，消失在黛綠油油的林葉裡。一排骷髏骨，在風擺中，發出清脆的喀喀聲。

(十六)

渡頭上的人，已飯罷靠在輪船上歇息。太陽已陡斜得厲害。光辣照在肌膚上，已不再使人感到灼痛。人們看着張權和奇南，二人身影在木葉裡晃動。不久即見兩人走落在渡頭上。人們部份已陸續的在搬卸着貨件。這些東西被稱作「貨件」，皆因在一捆捆的鐵蒺藜上，先後竟摻雜着各式箱籠。人們清楚看到，那裡面除了雜式的乾糧外，竟然有部份的鎗械配件。也有飯堂所用的煮炊皿具。

張權和奇南迅捷地扒了兩碗飯。在日兵的虎目眈眈下，二人朝着河水，洗漱了口腔。旋即和眾人，一起填抬着一圈鐵蒺藜網，向斜陡的山坡上運去。日兵這時候，提供了幾輛山地使用的搬運車。那是三輪式的車輛。兩個人在前端拖曳，一個人在車末推送的那種。各人分成幾個小組，陸續地，沿着山坡上新闢的小路走去。在半山腰上，日軍設置了一座小型的運輸架，刺空地豎起一柱纜塔。一條粗碩的纜繩，由半山一直延伸到山頂。在山陵上的營屋，那裡也豎起一具纜塔。幾個日兵在嚴密的監視或接應着。

眾人使出渾身的勁力，口中「哎喲」地呼嚶，腳下踐踏着稀爛的泥土，頭額上冒着汗珠，一個勁地，把鐵器用品往山上推送。車輪沉重地壓向地面，車過處即印下深凹的轍道。全體員工，在山下山上日兵的指揮下，在太陽漸漸跌落山巔的時候，已經搬運了，約摸過多的貨物。有人在喘着氣喘咕：「先說只要我們搬運鐵蒺藜網。臨到現在，又要我們搬運各式雜物！——」這話說的是個英國人，他的鄉音殊重，聽着也不大清楚，他在說些什麼。他身旁恰好是猶太人。他正想說些話，打破他半日來的沉默。但英國人顯然不喜歡他。他繃緊着臉，斜睨了後者一眼。猶太人像是被傷害了自尊心，對他翻翻眼皮，欲有反擊的衝動。在他四周的英國人澳洲人，都齊齊向猶太人瞪眼。他只好悶沉地「嘿」了一聲。人回身向渡頭的方向走去。各人都手推三輪運輸車，一高一低地輾過，雜草橫生的山道

，向渡頭的輪船走去。天色突然沉暗起來。一塊烏雲掩沒了半天。山道上湧起一重涼風，把全山的林木，都吹得臘臘作響。張權和奇南、詹姆士，三人正推着一輛車子，往山腰上送去。這裡遇到了一個泥坑，車輪半陷在坑洞裡。車上又是沉重無比的箱籠。三人窮全力，也無法把車子，重新拖出地面上來。詹姆士在噴着涎沫，頻聲的咒罵着。奇南則掠掠他棕色美麗的頭髮，一注汗水從髮梢上湧下來。張權則無可奈何的，對着癱瘓在半路上的貨車，在低微的喘氣。他對兩個同伴望了一眼，說：「現在，只有把貨物卸下來。我們才可以把車子，拔離這個泥坑！——」他的話剛完，詹姆士已悵怒的罵說：「我們走什麼霉運，連這輛小車也欺負我們！」他發力地，用腳板踢向車輛。張權則仰天吐了口氣。他瞬間，見到烏雲濛濛中，有幾只飛機在飛行。那是雙翼式的小型機，因為飛得高遠，連機聲都聽不清楚。張權抬頭就望的動作，引起了奇南、詹姆士的注意。他們同時，望向灰茶色的天空，同時說的說：「飛機哦！日本人的嗎？——」他們的話，已在全場引起一陣騷動。人人都抬頭，眯細着眼，或者用手掌撐在額簷，望向虛渺的長空，說：「是日本機嘛！機翼上有紅圈！——」接着是一片認許聲。人們都頓時，放下了手上的工作。

張權在眾人，就望著空外的飛機時，他正垂着頭，對陷在泥坑裡的貨車，很感懊惱的皺着眉。他試圖使力，把車子拔開出泥坑，但他的努力並不成功。車輛滿載着箱籠，却傾側着身，在草木深深的山路上，像受傷的蟾蜍，在匍匐在那裡。張權愁悶的嘆了口氣，正抬頭，却望見猶太人，正在發力，協助張權，要把運貨車搬離出坑洞。張權有點意外，並感激的對他瞪望着。猶太人却平靜的說：「我們四個人的力量，一定可以把車子搬上路面！」

他親煦的態度，使詹姆士都和緩起來。他不置可否的，對張權說：「四個人，兩人端車頭，二人端車梢。相信可以把車子拔離泥坑！」他沒有看猶太人一眼，却明顯地接受他的襄助。張權頷微笑，對奇南說：「我們合力端車梢吧！車頭由他們兩人拖拽！」他明顯地，有意讓詹姆士和猶太人一道，把車子推離這個困境。猶太人無所謂的擺擺腦勺，詹姆士則帶點愜意，向張權盯望了一眼。後者佯作懵懂地，和奇南二人，合力推動着車子。詹姆士嘆了口氣，和猶太人併肩靠。二人使盡氣力的，把沉重的貨車拖拽着。天上烏雲逐漸流淡，太陽的金光，如柱的透射在大地。車子一陣嘖嘖聲後，輪子已提離出洞坑。四人漲紅着臉，連項筋都暴烈出來。一陣喘氣過後，車子已骨碌一聲，輪軸已行走在路面上。四人從喉膈裡，發出了一聲呼唱，那是喜悅的聲音，四人不覺愉樂地，互相吟笑着。張權

和奇南，上身匍在車子上喘息。詹姆士則伸手，輕拍了猶太人的肩胛一下。二人有短暫的沉默。彷彿千幾百年的隔閡和誤解，一下子撒離和溶解了！詹姆士滿臉歡意地，伸出手來和猶太人相握着。後者像是感動到了極端，一瞥間，好像眼眶內浮着淚。他最後，還是摔摔手，什麼也不說地，對三個異國人瞅望着。

天地的景像，仍然不變地深嵌在那裡。千年寂寞的深山，千年之後仍然是寂寞的！張權把運貨車推上半山腰，又順着陡斜的山路，把貨車推向山下的渡頭。他一面走，一面觀賞着，那岑靜得有點寡合的山穹。他在想：這些山景野貌，在什麼時候起、就是這般模樣的？百年前？千年前？甚或萬年前？也許，在遙遠未知的歲月裡，這裡也會發生過一場兵燹！也會囚禁過，上千上萬的俘虜！也會有數也數不盡的髑髏頭，被人串連地吊在榕樹上，隨着輕風的播送，而喀喀地傳遍千里的深山！

張權正想得入神，耳畔的喀喀聲，已漸化為清晰的轟隆聲。他一時怔忡，抬頭向天幕看去。只見到三只輕型的軍用飛機，在雲頭下俯衝而下。眾人一時驚懼的，向那飛機望去。人群中有人說：「那是日本飛機，不必怕，不會受轟炸的！——」渡頭上的日兵，則提着閃光的訊號燈，向飛機頻頻發出訊息。這時候，人們才認清機翼上的紅誌，那是日本機，並且，它們也在閃着訊號燈，頻仍的向地下日軍回遞訊息。三只飛機在天際迴旋，發出的聲響，使全場的人眾，都感到耳鼓發麻發漲的難受！

「他們要幹什麼？不會是掉炸彈吧！」人群中有人問。也不知道誰在答什麼，總之，飛機的螺旋聲，震撼得連樹上的葉子也瑟瑟地響。張權被風沙吹得眯細着眼。在眾人走避的騷動中，他看到一個澳洲人，神經質地抱着一棵樹幹。臉色鉄青，嘴唇哆嗦的在翻眼睛。他好像被飛機聲，震攝得失了魂魄！他抱着樹幹，渾身顫抖的吐着涎沫。

飛機像有意折騰地面的人。它抵空地掠飛，在離地廿丈左右的所在，兀然地又抽身，向無量的天空衝去。地面上聽聞的機聲，幾乎是山崩地裂的，使人心胆俱裂！一架飛機才去，另一架又俯衝着地面，在約摸距地面廿丈之遙，又突地向蒼穹逸去。一陣狂嘯聲；震得樹木及河水，都頻頻地滾動。日兵們雖然在欣賞着這幅奇景，却也難以忍受尖利的機渦聲。他們相繼地捂着耳朵，眼睛却瞄向在表演着飛行技術的日機。一個日兵，甚至舉起一具小型照像機，在緊張地向空中的飛機攝影！

張權在機聲隆隆中，和眾人一起，走避在樹葉深深的龍栢下。地上捲成的塵硝，蔽得半截天，都是灰濛濛的一片。一陣旋風掠過，樹梢上的葉片，紛紛的被括落地面。人們正在驚訝間，第三架飛機

，又兀的撲向地面。它在離地不遠處，又翻筋斗似的，仰身向天蒼上飛拔。它的機渦聲伴着狂嘯的風勢，把樹葉又從地面上，紛花地向天空撒去。一時間，滿天盡是簌簌的葉影。人們分別匍在草地裡或樹叢下。大家都半掩臉的，在指縫間凸出一只眼睛，向三只耀武揚威的日機望去。飛機在雲色裡，像蜻蜓般的，竄高竄低的飛躍。最終才自機廂內，擲下幾件懸在降落傘上的箱籠。先後十只降落傘，在山下的日本營屋處降落。這時候，人們可以看到，日本營屋的周沿，早已站滿了觀看熱鬧的日兵。他們顯為，剛才日機的飛行表演而喝采。日兵中，有人振臂的呼喊著口號，也有人在頻頻攝影。口號大概是，用日本話高呼「皇軍威武，聖戰必贏！」之類的。在營屋的左近，傳來一片牧畜的驚詫聲。一群牛羊在叫，引起一圈鷄鴨，在拍着翅膀嘶鳴。

降落傘徐徐地，在山下營屋處飄下來。一群日兵連忙在收拾和搬運着物質。張權和眾人，靠在龍栢樹下，望向日本營屋，清楚地看到，各式箱籠中，部份是印寫着「軍械品」字樣。部份貼了紅十字的圖樣，顯然那是醫葯所需。全部物質被日兵，迅捷地運往營屋。瞭望塔上的日兵，不歇的往空中，閃動着訊號燈。飛機上也亮起燈訊。在太陽的西墜前，一朵金雲在天邊湧起。三只日機一聲呼嘯，在最後的一個盤旋之後，即沒入彩霞片片的斜陽裡。

渡頭上的日兵，顯然還在樂道着日機的表演。一個日兵一手持着照像機，一手作飛機遨翔狀，在口中呼呼叫嘯着，然後表演飛機的筋斗姿態。旁邊的日兵，也咧嘴地笑，各人都豎起姆指，在讚揚着飛行員的功夫！在山路的這一頭，張權和白種人，正在推動運輸車，往渡頭的方向行走時。突地一聲呼叫，有誰恍似遇到了災厄，在喉膈裡發了含糊不清的驚嘆。那是一種尖利的呼喊，誰聽了都毛骨聳然的，忙着回身探望究竟。張權是第一個反應的人。他轉身間，幾乎和槍猝中，和他同樣急遽回身的人，碰在一起。他定睛看時，才知道是詹姆士警官，和猶太人大衛。他們三人正臉臉相覷，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張權却一眼，看到龍栢樹的樹幹上，有一個白種人，像在擁抱一個情人似的，兩臂交抱着樹幹，臉龐貼在樹身上。遠看宛如一個人站着，和一棵樹擁吻。但深褐色的樹皮，襯映在白種人的臉盤和臂上，使他的肌膚，竟然有嚇人的蒼白和貧血！他的姿勢一動不動，樹幹宛似也在環擁着他。一棵植物和一個生物，溶成一體的，凸雕在這荒蕪寂寥的亂山上。

張權慘淡地「呵！」叫了一聲。人眾早已上前圍觀。那個驚嘯的，原來是奇南少尉。他顫抖的手戳向，那抱着樹幹，兩眼浮突，一臉霜白的澳洲人，早已僵死在那裡！他那詭異的死狀，益使各人心

裡感覺恐怖。人人相距逾丈外，沒有人敢靠近一步看去。大家只是議論紛紛，不知如何處置。張權稍為走近，即看清那死者，原來就是，昨天晚上和幾個亞洲人打鬥的癮君子。就是剛才日機肆虐，低空向人群驚嚇時，抱着樹幹，不住顫抖和嘔吐的澳洲人！他僵死的時候，人們毫無所覺。他死得這樣怪狀，使人們一下子感到死亡的可懼！這樣的死亡方式，即使靈魂也得不到安息！

人們正在愁嘆不止時，詹姆士警官已趨前，在澳洲人的背脊上，匍耳聽察了一會。他雙眉收摺，嘴上咕噥了幾句，才對眾人說：「死了！是嚇死的！——」他說着，伸出一只手掌，作一個飛機遨翔的姿勢。眾人「哦！」的應了一聲。大家聯想到，飛機衝向地面時，激揚起的風沙和塵土。那聲音像天塌似的，壓得人連心胃都脹碎了。那形景，無疑使這個孱弱的澳洲人，一時受不住驚嚇，突地擁向樹幹上，猝然而斃了！他臨終時，眼眶瞪得圓亮。宛似十分不解地，何以天地間，突然湧來這樣使人，無以抵禦的轟鳴聲！他絕不想到，這是他離開塵世前，最後一次所能聽到的聲音了！山野間，頓時被重重的愁情困鎖住。

日兵已聞聲走上山坡裡來。十幾雙厚重的軍靴，把地上的亂草，踢得一陣鬧響。人眾已挪開一條路，讓日兵走近澳洲人的死屍前。夕陽已轉成淡黃色。光照在那攤在地上的屍骸，把他本以難看的臉孔，照得更形可怖。詹姆士和猶太人，二人合力把死者，橫攤在雜草叢生的土坡上。奇南則懦弱的站立一旁。他歇斯底理的，頻頻揩拭頸脖上的冷汗。張權站在那裡一言不發。他旁邊站立一個清俊的英國人。他兩手撫胸似在祈告。一雙薄唇在蠕動，在說着別人聽不清楚的話。張權仔細看他一眼，才看清他就是昨晚，在營屋內吹奏口琴的英國人！

張權正在沉思的時候，日兵早已命令，兩個英國人，把死者抬往山下的密林裡。他隨着眾人，目送着死者，在兩個英國人的擡抬下，逐漸在殘陽的俯照下，消失在灰灰淡淡的山林裡。四野上此起彼伏的，傳來一陣鳥雀的囁鳴。

眾人懷着一腔抑悶，舉腳向渡頭走去。張權望了詹姆士一眼，後者搖着腦勺說：「是心臟病突發死的！是經不起外來的驚嚇！——」他沒有多說，就和眾人一道，推着運輸車，在半明暗的山道上，輾過崎嶇的山泥，向山下河水滔滔處走去。天邊已落下了半個日頭，山峰上逆着陽光，被構成了一個剪影。每一座山，都像一只龐大的怪獸，屹立在蒼空。夜風第一次罩落山穹時，人們已燃起了氣燈，在凹凸的山徑上，推動着沉重的運輸車。山上營屋內，已隱見有煙炊的氣息。煙肉上冒起一重白氣，人們望着，竟又溢起飢餓的悸痛。渡頭上的日兵，

這時候已着手開飯。河水翻騰騰中，偶然可見一群小魚，在衝破水波的激蕩，在水面上舞躍。夜幕低垂後，河水聲響得更其騷耳了！

(十七)

林莽之後，是疊疊亂山。已經過了晌午，各式人群，先後在臨時建搭起來的飯寮裡，進了午膳。人們和往常一樣，約摸有廿分鐘的時間洗漱或散步。在飯寮的隣側處，除了建造了一間小型的洗澡房，也釘綴了一間簡陋的廁所。廿多個人，在輪候着，要向洗澡房或廁所裡擠去。在新釘的板木上，清楚地寫着日文「注意衛生」！人們已不敢隨處撒尿。日本人要杜絕，日來在俘虜間，傳染得極其迅速的痢疾。明令人衆要遵守，嚴格的衛生措施。有幾個患了痢疾病的緬甸人，在亂山間拉瀉。也有幾個泰國人印度人，在坑溝裡，把帶着痢疾菌的嘔吐物，隨意的向溝池裡噴放。結果，在日來的陽光蒸晒後，各式污穢物，化成種種的毒菌，在山上山下的營屋裡，傳播開來。短短的幾天內，人群裡有半數的，感到心胃不適和手足酸軟。工作的速度也緩慢下來。醫務房的工作，雖然儘速的替人衆打針和葯療。但是，日本軍人很快就發覺了，他們缺乏充足的葯品供應。部份病勢嚴重的，都被送到隔山的營屋裡，好與這裡的人群隔離！日本軍人中，也相繼有人病倒。他們雖然得到優先的醫葯照顧，但情勢越來越嚴重。個別幾乎癱瘓的日兵，只好緊急求救。把他們用直升機，運載到隣近的營地治療。但一時間，鐵路場的駐守日兵，已日漸見少了。在工場上怠工的人，也越來越多。日兵竟然多次，在鐵路場附近，發現一群中國人和緬甸人，在林莽後的亂山裡，偷偷地搜捕野鹿和野兔。在深斃得不見五指的壁洞裡，進行烤煮和進餐！

林林莽莽的山頭上，到處可見，病態懨懨的人群，和無精打采的日兵。這時候，又當是午陽高照，人們好不容易擠進洗澡房，也只是隨便地，把涼水往自己頭顱上，或胸脊上，洒洗就算了！廁所裡臭氣冲天，日本人在四周噴了刺鼻的殺虫水，也特地令人群，把屎坑掘得特深。但腥臭味，仍然隨着人們的進出，廁所門稍為掀開，一陣惡臭的氣體，就衝着門外送來。幾個白種人，一直繃緊着臉，對四周的羶臭味，極力的忍耐着。三兩個日兵，在稍為高突的山坡上，向這一群滿臉憔悴，兼且像病不病的人衆，直勾着眼監視着。廁所外飛旋起各式蒼蠅。陽光把地上的尿漬，蒸發得更形酸臭。一個中國人，也許是患了病，腳步浮蹉，一個不小心，滑跌在尿池裡。他爬起身時，一臉上的苦澀和痛楚。他狠狠地嘔吐了一陣，人整個匍在草堆裡喘息。人們正在圍觀時，日兵已走下山坡，指令幾個人衆，

把他抬往隔山的營屋裡。那裡有一批被隔離的人衆，人們知道，這個孱弱的中國人，大概是染了痢疾，日本人也不再替他們治療。只要被疑作病患者，他們一律被隔離在另一營屋，直到他們自然痊癒或死亡為止！

張權和少數的幾個人，在飯寮裡進過飯，先後靠在飯寮特有的長窗上，望向雲高雲低的蒼空。這裡是盤地，仰望可見四周的營屋，也可見到對山的鐵路場，和日軍新近建好的炮台。那裡前後，在密林的半掩蔽下，可見幾支巨型的炮管，向天空戟指着。那是對付敵機的高射炮。在山巔的半腰，臨空地建起一座電訊塔。塔頂周圍，用一種人工栽種闊葉樹，半隱半現的遮蔽着。山腰下的周沿，排排地併置着一群坦克車。四處疏落地，有日兵在巡察着。

廁所送來的異味，使飯寮裡的人，除了低聲咀咒，就是尖插着眉，在急促地抓送着飯。桌面上的殘餅，除了引來了蒼蠅和螞蟻，也引來了一群蜈蚣。幾個中國人匍在桌面打盹，意外地，在這簡陋的飯寮裡，竟也有一陳舊的風扇，在搖晃着頭，把一陣熱風，向人們的身上吹送。一群白種人，則好奇的，在張望日本人，用日文馬來文張貼的告示。他們彼此在相詢，要明瞭文告上的意義。但他們顯然不得要領。其中一人，向張權的身畔走近。他正要開腔說話，張權已率先說：「日本人要把部份的人，調去對山建造跨河鐵橋。我們中將被選拔一批，明後天遣去對山的工作組去！」他說完，離開窗口，向飯寮外走去。白種人帶着疑惑的說：「建造鐵橋！那不是很危險的事情嗎？」張權走出飯寮外，望着周遭的群山。在山峰上下，盡是人群在酷苦地工作。他走落草坡上，才對白種人說：「在這裡做事，沒有一樣不是危險的，先生！」說完，爲了免使白種人受窘，他轉用和緩的口氣，對他說：「來這個營地裡的人，沒有一個，可以預料到以後的命運的，先生們！」這次，他是對所有跟在他背後的白種人說的。這批人中，半數是英國人，其他是澳洲人或混籍人。他們明顯是從淪陷區，新近遣來的。他們當中，有人仍好奇的對營地周遭游望着。

張權在說話間，山下的河床上，早已搭了一座浮橋。那是用木幹和竹樹，臨時編綴而成的。在河水沖湧之下，浮橋在搖晃，人們走在其上，上下身都在款擺不定。一群印度人，正在合力把一輛鏟土車，向浮台上推去。車輛的重壓，使整座浮台，在水波翻湧的河面上，左右擺盪。人群裡有人驚呼着。有人緊張地，拉緊捆繫着浮台的籐纜。衆人費了好大的勁力，才把浮台穩住，並逐漸將鏟土機，推挪向對岸上。日兵在兩岸，指揮着人衆。人們在鏟土機開動後，即行斬斫林中的樹木，在那無邊無際

的山林裡，開墾出新的道路來。

所有人都陸續，回到工作崗位裡來。張權立在浮台上，腳下浮晃不定。他稍為費力，才踏上河岸的土地上。他抬頭望向前端，才看清楚開鏟土機的是猶太人大衛。他熟練的把機車，開動得極其靈活和優美，使日兵們不覺的豎起姆指，對他頻聲讚好！張權正揮舞着手上的鐮刀，力劈林中的樹木。他看看密林中的人，除了中國人印度人外，白種人盡是新來的一批。他找不到詹姆士警官，却心頭裡一陣悸痛。他記起了奇南少尉。那個有點婀娜風姿的澳洲人！他自從被發現，患上了傳染性的痢疾後，即被日兵昇送到隣山的營屋裡，接受隔離式的拘禁。那是一個單純的澳洲人，可是命運却偏要折騰他。讓他在飽經病痛之後，仍然要被送去，一個命運叵測的境地，接受遙遠並不可測度的裁判！張權想得入神，腳下一絆，幾乎翻倒在一叢八仙花裡。人眾先先後後，把各式的雜樹，相繼的往對岸裡搬。一條隱然可見的山路，已漸然凸現在面前。鏟土機上的猶太人，在木葉紛紛中，對張權眨眨眼，並揚了揚手勢。後者不明所以，正在向他遙注詢問的眼光。猶太人突然手勢一翻，一件烏黑的物體，在張權的面前掠動。他眼明手快的接過來，仔細一瞧，原來是一只透熟的牛心菓。那上面鋪滿膠蕊。握在手裡，有一種油膩的感覺。張權苦澀的一笑，對猶太人打着銘謝的手勢。猶太人高興起來，故意把機車的油栓踏得價響。在本已寂寥的山林裡，機車聲使周遭，充斥着可怖的回聲。一群猿猴，沿着樹枝，不住的向隣近樹上跳躍。樹叢裡垂下一條蟒蛇，全身油亮的閃着鱗光。機車聲除了敲破山穹的寂寞外，也從噴筒裡，吐出來了濃郁的煙氣。薰得樹蔭裡的原始生物，各自驚駭的，向四處逃命。蟒蛇在樹葉裡游動，正想鑽入一棵巨樹的樹坑裡，却被幾只敏捷的猿猴，頻密的用利爪，挖破了眼珠和頸項。鮮血如湧的，滴向地面上來。

猶太人在機車上，狀甚得意的，觀賞着這一幕自然界的廝殺。機車隆隆中，張權在遠隔着重重的樹障，仍可看到，詹姆士從密林裡浮冒出來。他和猶太人一道，不住的振臂吆喝，向一群猿猴發出呼嘯，讓那條鱗光滑亮的巨蟒，終於在群猴的圍襲下，流盡了最後的一滴血。整條蛇屍，搖晃着姿勢，在枝葉的扶托下，掛在半空一動不動。群猴發出了一聲尖叫，然後迅速地，隱沒在蒼鬱的林葉中。

張權已走近鏟土機畔。他把牛心菓吃盡了，並口噴着菓渣。詹姆士從機車上躍下，對張權說：「我知道，中國人是善長烹飪蛇肉的，你有沒有興趣，替我們弄一頓蛇羹？」他說着，向猶太人眨眨眼，後者附和着說：「是嘛！讓我們四方人，欣賞一下你們的中國烹飪藝術，嘔？」他一邊說，隨手把

機車墩熄了。綠林裡頓時，有一種奇怪的寂寥感。陽光透過樹梢，把金光洒在鬱鬱深深的野林。人們除了斬砍樹木，就是喃喃自語的遣悲懷！三幾個緬甸人在哼唱着，只有他們才聽得懂的歌。白種人則靜默的，把各式雜葉，堆攏在一起。一個日兵在林木外，打着手勢，示意他們着火，把葉架一下子燒清。幾個馬來人，揷了一桶桶的煤油來。他們正忙着手腳，把油液洒在重疊的葉架上。

張權看着猶太人和詹姆士，把已死的巨蟒，放在一株樞杈橫伸的樹幹上。樹底下正堆着一簇草葉，那是幾個英國人，分別用犁耙堆成的。馬來人在草葉上潑上煤油。一個澳洲人的帶頭，在草葉上擲了一把火種。火息在風送下，快捷地騰燒起來。煙霧像白霧一般，在叢林裡溢起。一縷火苗，已開始燒燻那垂掛的蛇屍。人們只要靠得近，仍然可以嗅到，一陣無以名狀的腥臭氣，在這泥土和木葉氣四溢的莽林裡，漸漸然的蔓延開來！

詹姆士和猶太人，感激的對張權說：「就這樣，把他烤熟，就可以下嚥呵？——」他的眼光裡，顯然露出疑惑。但對張權，他倆還是信任的，對他領首並致謝。

「我所知道的中國烹飪術，就像你們一樣，把野味烤了，就可以大快朵頤！」張權說着，對二人透出狡獪的眼光。

詹姆士瞪圓着眼睛，望向張權。他似乎有被人愚弄的的感覺。正想發話質詢，却被一陣煙氣窒息着。他和猶太人二人，齊齊地被煙霧鎖住了。二人扯破喉嚨似的，在不歇的咳喘並淌着淚水。張權則站得老遠的，在闊葉叢裡，觀覽着這一簇火勢，在幽深灰淡的山林裡，逐漸地燃燒開來。四周的人眾，也住手地觀看這一球漸次旺亮的火堆，在這本來微涼的深林內，溢起一重微然溫暖的熱氣。

火勢噼啪的，爆炸出各種星光。煙氣又濃又淡的，把樹梢的上半截，都掩沒在煙影裡了。人們在日兵的指揮下，先後又開上了另一山道。在那裡開始，鋸動各式的參天古木了。日兵指令幾個泰國人，在山上的營屋內，搬來了大小各式的鉄鋸。在步過浮台的時候，一個泰國人，一個不小心，腳滑入河水裡，連帶肩上的幾件鉄鋸，也嘩啦一聲，紛紛沒入水流中，他的身子，像滾珠似的，被急湍的河水，冲向滔滔的浪花中。衆人一時怔住了，連忙卸下肩上的物器，先後用繩索或木枝，向水裡的泰國人圖救。泰國人是一個孱弱的漢子。他在灌了無盡的河水後，被人拖上了浮台上。他奄奄一息的，正匍着身喘氣。一個日兵憤怒的上前，舉腳就向泰國人踢去。他厚實的軍靴，把泰國人的鼻子，都踢破了。後者發出了一聲哀嚎，鼻骨折碎後，血水滲滲的濺滿臉頰。他正擺弄手勢，向日兵求饒。日兵一

陣響罵中，又是朝他胸脊上，狠狠地踹了一腳。泰國人瘦弱的身體，承受不住踢撞。人身往後翻仰，一聲嘩啦的水濺響。浮台上盡是濕濡的水花，泰國人迅速地，被波浪捲去了。在浮台或岸上的人，都訝聲地叫了出來。人人正想援救，日兵揮出軍刀，向虛空上一晃，用馬來話對眾人說：「這個泰國人，工作不力，留着也不中用。讓他隨着流水，向天堂的路上游往吧！——」他的話不管有理沒理，人們只好沉着臉，向岸上的密林處走去。河水如潮的，激起一重浪絮，嘩啦地衝向岸邊的焦石上。

張權站在一株橫陳的樹幹上，望向浮台上的一切。他的身後，是詹姆士和猶太人。二人正在抓着蛇肉在進食。但先是詹姆士品嚐了一下，又用鼻子嗅了嗅蛇肉。在微焦的肉塊上，仍可見清淡的血絲。他只咬了一口，即行把蛇肉吐濺在林木裡。猶太人連續的試了幾口。他還算滿意的，剔眉對詹姆士傻笑着。後者很不以為然的，用沉啞的聲氣說：「真不懂你們猶太人！——」張權則已走落地面，他對蛇羹毫無興趣的瞥望一眼。人已沿着水流湍急的河岸，向幽深神秘的密林走去。幾個走在前端的澳洲人，則猛力的揮動鐮刀，把攔路的樹葉，砍得精光。後面的泰國人，先後揷動各式鉄鋸。他們像被剛才的一幕震懾住了。人人的臉上盡是死灰色。他們在唧唧的說話，並不時，舉目望翻覆不歇的河水。在河央上凸出一壟淺灘，上面堆着一壟泥漿。一只野豬的棄屍，明朗朗的讓太陽蒸晒着。一群螞蟻的虫蛀，在上下鑽動。蚯蚓在豬嘴裡爬出爬進！

這裡所見，盡處都是瘴漫騰的亂林。每個人走着，沿途一直都是蔽天的蜘蛛網，燒個淨盡。張權一邊抹着額角的汗水，一邊對跟着上來的詹姆士說：「在這裡開一條路，要花費多少的時間？」他自然知道，自己在發問着毫無意義的問題。但一路上不說話，難免使人心頭悶悶和不快。詹姆士很瞭解的對他眨眼，並說：「只要是日本人，在本地區完全打贏這場戰爭。他們就有充份的時間，在這裡開闢一條公路！」他說着，在頸脊裡抓起一只蜘蛛。口裡訝叫了一聲，隨即把牠拋擲在地上，用手上的鐮刀，狠實地把牠砍作幾塊。張權沒有則聲地，撥了撥額上的汗，汗水流入嘴角，使他苦澀地皺起眉。一個走在前端的英國人，忽然收住了腳步，對張權和詹姆士問：「這裡是開馬路嗎？或者，開鐵路？——」他覺得自己問得突兀，才添加一句說：「請問——」說着，他自己也臉紅了。

張權搖搖腦勺，表示毫無所知的歡笑着。一路上除了隱聽到河水翻湧聲，就是遠遠林深處，傳來鏟土車的機軋聲。偶然仍可聽到倒樹的嘩啦聲，也聽到山外的炮鳴。開山的聲響破空而來。使這空落的叢林，聽起來仍像是人間境界似的熱鬧！這裡是

原始森林，但人置身其中，仍然感到，世俗戰爭的騷音，就在林木的邊緣外鼓噪着！

張權劈動着攔路的山藤，詹姆士則自言自語的說：「這裡不像是開馬路。我看，日本人是挖運河！」他頗為自信的，撇撇嘴唇在說。張權也沒有答理他，只是不住的淌汗和喘氣。前端的英國人，回頭對詹姆士瞪弄銅圓般的眼睛，說：「天呵！挖運河，你說是挖運河！」他作了一個誇張的表情，對詹姆士扭歪着臉龐。詹姆士似嫌他大驚小怪，遂用輕蔑的口氣，責備他說：「有什麼稀奇的！日本能夠建造幾百里長的鐵路，自然也有本領開挖幾百里長的運河！」他似乎很得意於自己的口才，對張權揚眉地瞅望着。後者很不為然的，對他說：「你這不是危言聳聽嗎？我一點也不信服！」他似乎要讓詹姆士感到無趣，遂對英國人說：「我肯定，這裡是開馬路！」他說時，腳下踩在一個水坑裡。兩只腳全陷在澇水中。張權正沒好氣的翻眼睛，詹姆士帶點戲謔的口氣，對他說：「這裡地層下，縱橫都是水流。我說開挖運河，準沒有錯！」張權在懊惱的，往葉叢裡揩拭腳下的泥漬。英國人則信以為真的，喃喃自語的說：「真的要挖運河呵！我真的不敢相信！——」他沉吟地走在前端，一下子一絡絡自半空披掛下來的藤蔓，把前面的視線遮蔽了。英國人的身影，也和衆人一道被幽黯的森林掩沒了。詹姆士對那個神經質的英國人，搖了搖頭，嘴上譏諷的罵說：「一只笨驢！」張權對他斜睨了一眼，想說什麼，又最終不願說的，着力砍動前端的藤枝。他的腳下踏着稀爛的污泥，泉水自泥縫裡洩出，使這一帶頓成了沿澤地區。張權沉吟的自語道：「這裡的地表下，難道真的是掩埋着河流？——」他的話甫了，詹姆士則停下腳步，回頭對他說：「不要以為我說笑。雖然我是治醫的，地質學我稍有涉獵。這裡一帶，的確地層下埋有潛流！」他說完，也不管張權信不信他，逕自向更幽深的樹林裡走去。在茂密的森林內，各種怪異的聲音，不時嗡嗡地，在人們的耳畔裡響着。走在張權後面的一群緬甸人泰國人，則絮絮地，用他們的家鄉話談着。天外的陽光，自高入雲霄的樹梢上洩下來，因為四處枝葉繁密，照在人們的臉龐上，仍然是幽幽淡淡的。林深處越來越寒涼，竟然有人在不住的打噴嚏，也有人怪聲地在擤鼻子。

衆人隨着日兵的率領，終於走出沿澤地帶，而到了一片生長着各式巨木的園林。這裡傍着遼闊的河流，在水面上，飄浮着幾只木筏，上面有一群馬來人在搬運木塊。每只木筏上，堆疊着小丘似的木條。大大小小的按序堆在木筏上。遠遠河面上，已見幾個日兵，正在一艘小型的氣輪上，把木筏拽向遠盡的江河裡。在迷幻似的嵐煙後，隱見一只遠洋

的貨輪，在江面上停泊。貨輪的桅桿，飄着紅彗式的日本旗。河面上另有幾只，日軍的炮艇在巡戈。

張權和詹姆士臉臉相覷。兩人已知道，這裡是鐵路營的另一工場。日軍在這裡開發木林，為的是，要把柴木運返日本國內，以應軍需上的孔急！這綿延十多里的原始林木，實在是富饒的天然寶藏。這裡含蘊的物質，大約可以支援日本國內的絕大部份需要！——張權與詹姆士，二人走向河岸畔的一座營屋內，那裡已蟬集了整百的人衆。亞洲人佔多數，白種人則寥寥無幾。營屋的迴廊上，日兵正在叨唸着人衆的誌號。張權是一七四四！他和衆人分別派遣到，伐木場去，鋸運各式的樹木。詹姆士派在河面上工作。他負責看管一群馬來人，按序把大小木條，搬運上木筏。然後由日兵開動小氣輪，把木條拽向遠遠江流上的貨輪上。這裡的工作，是酷苦和緊張的，經常性的發生傷亡。剛剛有一個緬甸人，就讓倒下來的巨木砸扁。他的軀體被圓木壓着，全身都塌平了，只有一棵頭顱露在外面。人們又無法把他拖出樹腰，只好眼睜睜的，看着他瞪突着眼在流血。日兵在現場，只是令人把一叢樹葉罩在屍首上。就對各人，下着更嚴厲的指令。要人衆在短短的時間內，完成超額的工作！人們鉄青着臉，就各自忙着自己的工作。那緬甸人慘死的事，很快又在人們的腦板裡淡忘了。

這一幕就發生在張權，第一步踏上伐木場的時刻。他越過一排橫臥在草地上的木樁，就和幾個泰國人，合力地，向一株高大粗壯的樹木鋸動着。太陽略為斜西，光芒四散在慘綠的伐木場裡，把那一層升自幽林內的瘴氣，照射得折現彩虹。七彩的顏帶，灰淡地跨越在半空，構成了一幅美麗的奇景。張權發呆的望向彩虹，一下子他想起美麗的故鄉。那簡樸的西城。那和他有血親之緣的阿爸阿妹，以及那個永遠癡心和溫愛的美婦！——他宛似陷夢似的，腳下一下子浮蹉，人差點蹶倒在泥沿裡。一個古銅般臉色的緬甸人，則一手把他扶着。二人交換了一下眼光，也想不出應說的話，只是噓了口氣，繼續拽動着鉄鋸，把那頑實的樹幹，鋸動得瑟瑟作響。樹頂上一簇散葉，紛紛地飄向地面來。一群經受騷擾的鳥雀，則紛紛拍動翅膀，向斜陽的餘暉飛去。這時候，營屋那頭，走出十幾個日兵。他們先後蹬上一艘炮艇，由舵手開盡馬力，向江水潺潺的遠處掠去。四周不歇的有日兵在巡哨，在河對岸上，竟然有一畢直的樹幹，讓日兵砍光了樹梢，在那頂盡處，釘綴了一座奇特的瞭望塔。那上面的日兵，遙遙地舉着遠程機鎗，對準着伐木場的周遭。河面上的木筏，一只只載着沉重的木柁，緩緩地被小氣輪拽向江心。每一個人都在默默的工作，只是偶然，傳來騷耳的倒樹聲。

張權鋸斷了一株樹幹，由一批精壯的緬甸人，合力地把它推倒在草園裡。一株樹幹被切斷，另一株則在山前山後，被推動得臘臘作響。隨着彼起此伏的雜塌聲，到處都可見到，一株株高大的樹幹，被人們用利鋸，斬倒在地上。樹幹轟隆的砸壓在地上，驚起一群野兔或野鹿，相競的逸出叢林，向各處的林葉裡竄去。人們稍為游目四顧，可見到全個伐木場，盡是橫陳着的木樁。一群中國人及白種人，由日兵指揮着，把木樁一截截地，用人力拽向河岸去。那些縛夫們，每一個的肩膀上，都圈着一條粗圓的山藤。一頭縛在樹樁上，另一頭扣在肩胛。因為使力的原故，拖拽時竟戳破肌膚，泛身都是紅血。日兵則揮警棒，對人們吆喝着。人群有人倒下，則被日兵用藤鞭答打！一個中國人大約是暈厥了，日兵也不理會地，繼續向人衆催促。這個的氣氛，顯然比鋸木場裡，更形嚴酷和淒苦！

夕光已淡去時，張權已鋸折了幾株樹樁。他疲累地，用一雙漫滿淚汁的眼睛，望向自己起泡的雙手。指節上處處皆是荆棘刺成的血痕。腳下也是，滿被蚊蛭嚙咬的紅瘡。他唯一欣慰的是，在夕陽西沉的時候，營屋內已響起一重警笛。聲音尖銳得使人神經收縮，但人們已露出不勝的喜悅。一個泰國人用馬來話說：「這是收工的訊號哦！我們回營屋吃飯去了！——」不知是誰在問，顯然這是新來的一個，他問說：「吃了飯，就讓我們休息嗎？嘎！」這時候回答他的人，是一個中國人，他說：「伐木場收工得很早，因為這裡靠近江口。可以見到輪船。人們好些都趁着黑夜，向江心的遠處游去。他們一心要逃亡！日本人又監管不住，所以盡在日落前收工！——」這中國人說着，已走近張權的身畔，他問：「你是新來的吧？」說完，向張權上下身游望一眼。張權對他的粗魯，很有反感的皺着眉很不情願的應了一聲「嗯！」

中國人和張權併走着，踏過一窪污水，又越過一排樹樁，夕陽的光色已淡得沒有了。張權想到一日之盡，不覺多愁的喟嘆一聲。中國人不瞭解他，以為傷感自己的遭遇。他說：「我們在這裡，彼此都一樣苦！」他可能覺得張權對他冷淡，遂又說：「不過，這裡不像鐵路場那麼危險！我在那裡幹過，一天發生土崩，就有活活埋掉了幾十人！」他的語氣裡，真的流露出一點悲涼的意味。張權兀地想到陳順和。那個年青人！他就在鐵路場的炸山隊做工的，他會怎樣呢？張權想到這裡，不覺對中國人游顧了幾眼。中國人又是不解的，用疑惑的眼光望向張權。後者突然收住腳步，用急遽的語氣問說：「你知道鐵路場，有一個炸山的工作隊嗎？那裡的人，是不是全能活着回來？」可能他心裡煩躁，問得很不清楚。中國人仍是對他瞪眼睛。但二人却同

時提起腳步，向營屋的所在走去。中國人則在夕陽下摔摔腦說：「如果你問的是炸山隊，那麼，我可以告訴你，那工作實在太危險了！」

「你是說，他們都完了！——」張權說着，腳步緩慢了下來。營屋那頭，已聚集了一群人。日兵在夕照的光芒下，向新來的人衆，指示各自的休憩處。張權又疲倦又傷感地，踏過高低不平的泥路，和中國人一道，蹬上一排遠長的木階，向營屋上的迴廊走去。這一路上，中國人不住的向張權，解說鐵路場炸山隊的工作，但他不能夠肯定，究竟在那裡的人，有多少是能夠活着回來的，他補充說：「有一天發生土崩，就活埋了整個工作隊的人。他們據說，在距地面五十尺處被困住了。日本人又不願意，耗費人力去拯救他們，就任由被活埋的，透過厚實的泥層，向上面的人搶天喚地的嚎叫。他們的聲音，聽着就使人心寒。日本人派來了一個軍官，那簡直是一個鐵石心腸的人，他叫做什麼，松下少佐的！——」中國人踏步走上迴廊。在板條釘成的路面上，透過空隙，可以見到營屋是建造在河面上的。水聲嘩啦，相激成的萬千浪花隱然可見。

張權臉色翻沉，一手扶着迴廊上的木欄，一邊低吟的說：「我本該想到，就是他！」他望着血紅的夕光，恍似天地都在淌血中掙扎。遠林裡的風濤聲，和近河岸上的歸鳥啾啾，構成一種落暮前的蒼涼和枯寂。

「這個日本少佐，全鐵路場的人，都知道他殘忍和嗜殺！有人說，他特別痛恨白種人，特別是英國人！」中國人兩肘枕在木欄上，就望日落前，夕照把遠山的木林，映得輪廓分明。那裡一團瘴氣，半掩半現的，遮蔽住一座日兵的營屋。一株日本國旗，在落日的沫浴下，習習飄揚。

人群都先後，在日兵的指示下，在沐浴場裡進行洗浴。張權在人叢中，發現了詹姆士醫官。他除了一身疲乏外，手上腳上，都留下工傷的血痕。他在人群雜場中，對張權揮手示意。張權對他苦澀地一笑。二人都袒裼露體的，在水花淋漓中，痛痛快快地，讓全身在涼水中洗刷。

「那是你的朋友，那個英國人？」中國人讓水花沖洗着自己的臀部，一邊用手在挖弄着。他翻掀着溢滿水珠的眼皮，續說：「松下少佐最憎厭，就是他們！你知道嗎？那次土崩被埋去的人，大多數是英國人！他到了現場，只問了日兵幾句話，知道活埋在地下的，多是他厭惡的英國人，就決定了不再援救！他好像在咀咒什麼似的，對着旁邊，一群生還的英國人，用最粗暴的話罵叫罵着！他好像要洩盡心腔的憤怒，把幾個疲弱的英國人，鞭打得滿臉血槽！——」中國人漫無秩序的說着。水花兜腦罩下來，使他鼻腔受窒似的，不歇的在咳嗽。張權

這時，早已踏出浴場外。他感到頭腦麻痺，脾胃抽搐，他想起陳順和、卡爾、羅倫斯、東尼！——他們將要怎樣呢？如果他們還能活下去，那麼，他和他們，又將在什麼時候，可以把唔重談呢？他想到這裡，無奈的披上衣褲，自己一人先向飯堂裡走。這營屋是毗連式的建構。在飯堂的側端，是一座碩大的休憩房。在全場安置了幾百只床鋪。睡在其上的人，可以聽到屋下，湲湲的流水聲。日本人在屋後，搭建了一座日本式的水車。輪軸在轉轉，一道水流，把不迭地抽向營屋的洗浴場和飯堂。幾個中國人馬來人，正在動手把鍋裡的粥湯，往長桌上的鋁盤杓送。一群印度人，正用貪婪的眼光，瞪望着鋁盤內的粥湯。屋頂上掛了幾盞，燈色魚黃的大小氣燈。

張權臨窗，向屋後的水車，望了又望幾眼。水車不住的轉動，那種單調和催眠式的聲響，很引起張權的興緻。瞬刻間，他想起家鄉的水壩。那一年，天降橫雨。一連數周的大雨滂沱，把整個西城，都浸得軟綿綿了。那天晚上，貯滿雨水的堤壩崩缺了。一重滔天的浪花，淹沒了半個西城。人們在叫苦連天中，讓水流沖走了屋舍和牲畜。一夜間，西城成了澤國。有人失了親人和朋友。也有人在水花翻湧的情景下，眼見自己的嫩弱親兒，被滾滾的流水沖失無踪！——地方政府運來了一批抽水機，機聲嘎嘎地，既單調又催眠式的，在全城各處響動。張權聽着這裡的水車聲，自然聯想到那遼遠的故鄉。那些當年的悲劇，如今追憶起來，也使人產生一種溫馨的感覺。只是他意識模糊之後，恍似整個掉在雲絮裡，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進膳，又如何轉回到休憩房裡來。在一場的亂夢後，他被一聲尖厲的猿鳴吵醒了。他最後夢境的一剎那，他看見瘦骨嶙峋的阿爸，在頻頻呼喚他的名字後，就是長長的咯了一口血。喉骨搖動，眼皮轉翻，一口氣未轉過來，人就僵直地躺在那裡了！接着，張權聽到阿妹玉輝，絕氣似的在痛嚎！聲音尖亢，恍似群山內，相互在悲啼的猿鳴！

(十八)

營屋內燈火微明。在天穹處，月影已沒入厚重的雲堆裡。一天盡是閃灼的星光。在一柱流星掠過天幕後，東方山巒處，已吐出第一道光棘。黎明的前奏是，各式的虫鳴，已漸然的收斂起來，繼之是日兵營屋左隣，不歇的傳來鷄鳴聲。在最後一道的晚風吹拂下，日兵練步的吶喊叫鬧，已蕩漾在晦暗岑寂的木林。河面上已見，一兩只快艇，自江上的貨輪處開來。摩多的卜卜聲，已使營屋內的人衆，相繼被吵醒過來。在床上淌着冷汗的張權，已半斜躺在床面上。他剛剛被一種尖厲的猿聲或哭聲震醒

了。整個人臉色泛白的，用雙手不住的揉搓兩頰。仿似這樣，才可以肯定，自己經歷的，只不過是一場幻夢，而不是一場事實！

數十人衆，先後的離開床鋪。有人在做深呼吸。有人在練體操。也有幾個中國人，在做太極拳運動。幾個英國人，則在低吭地吟唱某種英國歌。張權靠窗望向碧藍的天際，在朝霞的烘托下，半月天亮麗得令人詫異。山林下那片嘹亮的鷄啼，使他証實，他剛才只是遇到一場夢！人世間仍然是人世間，一切都安隱無恙的擺置在那裡！

張權和衆人，一道做完早上的洗漱和進了簡便的早餐。就夾着人流，向營屋外的迴廊走去。他身後隨着詹姆士警官和一批英國人澳洲人。詹姆士說：「真的要命，我的工作，要幫助那些馬來人印度人，把木材運到江面上的貨船去！——」他揚着起了水泡和厚繭的雙手，對張權說。後者還發現，他的臂膀和腳脛上，盡是劃破皮膚的血槽。

「我並不比你輕鬆呵，詹姆士！」張權和衆人，一道迎着陽光，蹭過遠長的木樁，向山澤下走去。他說：「伐木場的工作，才危險哩！昨天才活活砸死一個緬甸人！」

「原來你們那裡，也砸死一個人呵？」詹姆士聳着顏容說。旁邊又是昨天那個英國人，他未免大驚小怪的說：「聽說，伐木場的樹幹，把緬甸人壓得全身扁爛，只剩得一顆頭顱伸出樹幹外！——」詹姆士不耐煩的打斷他，說：「有什麼稀奇的！我昨天親眼看到，一個印度人被滾落的樹桐碰傷，整個人收勢不住，就翻在河面上——」他說到這裡，故意頓下話來，用眼睛望向，瀾漫在河面周遭的晨霧。剛駛來的快艇，載來了幾個雄姿赳赳的日兵。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呵？」張權有點懊惱他的賣關子，說話的語氣，也比先前的乾澀起來。

詹姆士連忙推出歉意的笑容，說：「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那個印度人，一落在水花裡，就被一只碩大的鱷魚，活活地吞入了肚皮！——」他說着，各人已次第的走落黃土路。一艘破爛的炮艇，被翻覆在草叢裡。底部除了破洞，就是斑斑鳩鳩的鐵鏽。英國人靠在炮艇畔，一副極其恐懼的模樣，他神經質地，瞭望了河面一眼，說：「那裡真的有鱷魚嗎？」說着，自己一人向河邊蹭去。這裡是潮濕的土地，許多人的腳印，把地面踏成各式的圖形。一條長長的蛇屍，仰翻在泥架裡，肚脰被人踐踏得凸出胃臟。張權靠近炮艇旁，向靜謐的河面望去，一重氤氳在河心上迴旋。幾只水鳥，掠過水波，激一重相迭的漣漪。

「這樣靜美的地方，竟然蘊藏了這許多的悲劇！」他向河面的另一端望去。只見到幾只沉重的木筏，上面堆聳起各式柴枝，被幾個日兵，在指揮着

一群精壯的緬甸人，沿岸拖縴，一直向遙遠的河口拽去。張權一直在自言自語，腳下一高一低的，走近木筏停靠的地方。他這時候，才發現河岸下，直攤攤地擺了幾只鱷魚屍。牠們死時嘴巴張大得很，全身都嵌滿彈核。一種微臭味，在晨光普照的河床上漫延開來。張權走近英國人的身旁，他戟指着一堆鱷魚屍，說：「你看，那是什麼？——」他的手指微顫，張權費了好些眼力，才看清楚，在兩只鱷魚的巨口內，伸凸出一只人手和半截人腿。鱷魚渾身都爬滿虫蛭和蒼蠅，一個好奇的泰國人，正用一支長樹桿，在撩撥鱷魚口內的人手和人腿。詹姆士在人叢裡，提步走近張權身邊，說：「據早來的人衆說，這裡差不多，每天都有一個工人，要被鱷魚吞噬的！曾經有一次，連日本人在河邊洗澡，一個不留神，就讓鱷魚吞咬了半截腿！——」詹姆士還沒說完，張權逆着燦爛的朝陽，見到遠處江心，兀地添泊了幾只貨輪。各輪船上都飛揚着日本的紅圈旗。張權說：「這許多貨輪，單只是運載木材嗎？昨天我才看到一艘的！」他不知是向誰問說的，人走落河灘上，踢得卵石瑟瑟響。詹姆士也走下河灘來，他說：「我昨天運載木材，登過一次貨輪去。那幾只船中，部份是運載石油或煤攢。也有原產品，胡椒或椰乾的，都是日本國內，極其需要的物資！」兩個人走向一座竹搭的浮台。那裡蜎集了一批人，正被日兵編遣着，分別登上小型的運輸艇，往各別的工作場地載去。張權望向人頭鑽動的小艇，看見有人向他揮手招呼。他仔細的眺望一會，才認清楚是昨天遇到的中國人。張權也揚着手，對他微笑並致意。詹姆士問說：「那是你的朋友嗎？——」張權搖搖頭，沒有意義的勾勒着笑容。

河面被游弋的小艇，激蕩起一片迭一片的浪花。張權和詹姆士，竟被日兵編遣在一起，二人同時蹬上小艇，在顛簸不定的水流中，艇只已駛離河岸。漸漸游動的風景，在衆人的眼幕內逸過。張權迎着河水，看着晨霧，在漸然溫熱的陽光下，被蒸發得越來越淡。日兵在開動了兩只炮艇，沿着水面，押送着幾只載滿人衆的小艇，一直逆着陽光，向對岸的山叢裡行進。每只小艇都載乘着廿多人。人們挨擠在一起，彼此嗅聞着對方的體臭和口臭。張權望向內艙，才知道這艇上的人，除了大多數亞洲人，也摻雜了幾個白種人。那個懦弱和帶點神習質的英國人，也站立在人叢中。他那一雙猶疑不定的眼睛，不時的流盼着四周。張權同時注意到，那中國人却在另一小艇上。他們彼此相顧幾眼，交換了友善的微笑。張權靠在艇舷上，讓水花濺上來，星點地潑向臉頰，一下子他感到無限的失落。他的命運，就像這顛簸的小舟，一直冒着翻湧的水面，向一個顯然未知究竟的前途游進！

他越想越疲倦的，半身靠在舷圍上。開船的是一个日本人。他有一把山羊似的鬍子，不時把頰角揚起，眯細着眼，回頭望向木無表情的人衆。張權望了望日兵，才對詹姆士問說：「他們將會把我們，運送到那裡呢！——」後者像在瞌睡中，恍惚的說：「誰知道！日本人要到那個時候，才會讓你知道，究竟他要你做些什麼！」他的話說到這裡，已聽聞一個中國人，半匍在舷圍上嘔吐。他難過的張開口腔，把穢物和涎沫，一個勁地吐向河面。人衆中有人關心的向他垂問，也有人喃喃地自語着。河面上吹拂起一重涼風，幾星沫子似的雨花，已敲在人們的頭額上。小艇上是開篷的，抬頭可見，在清爽的雲海裡，不期然的，湧起一撇烏雲。張權吸了一口涼氣，伸手撥了撥橙黃色的河水，說：「爲什麼，要把我們遣到對岸去呢？我寧願留在伐木場做事！」他眺望那越來越近的河岸線。在水波滔滔的沿岸上，可以看到日兵，在周遭建造了一排營屋。所有屋子都建立在河面上。其下停泊了大小不一的軍艇，部份還架着遠程機鎗。船身髹着暗綠的保護色。

張權看看詹姆士，才發覺他枕在舷圍上，輕輕地扯着鼻鼾，在打着瞌睡。旁邊一個澳洲人，對張權說：「你昨天，不是在伐木場鋸樹的嗎？中國人！」後者對他打量了一眼，一時認不清這澳洲人。嘴上嚙聲地應了一下「嗯！」對方和他靠得很近，說：「我也是砍木的，可是，昨天晚上，日兵上來營屋，通知大家，今天早晨在河岸浮台上集合。想不到，原來是把我們載到對岸去！」他一邊說，猛地吐了口氣。眼睛裡本能地透出憂鬱。

「對岸去有什麼不好嗎？」張權問着，一邊仍然用手撥撥橙黃色的河水。他無意間撈起一絡水草，旋又回擲到河流裡。小艇頻仍的機擘聲中，澳洲人複說：「在對岸的山叢裡，有一個可怖的綽號，是許多人身遇不測後，被人傳誦出來的！」他和張權靠得更近。左右的人，在艇只的晃動中，彼此擠靠着，却又無奈的嘆着長氣。

張權住了撥河水的手，說：「那是怎麼一回事？」澳洲人聳聳肩，作一個手勢說：「詳細的事情，我不瞭解。我第一次，聽到有人，呼喚那個山巔，叫它做：魔鬼山！——」他說着，用手抹去額角的雨珠。天色已沉暗下來。一陣雨風襲來，太陽已在黑雲後，逐漸地沉沒了。張權還沒有開腔說話，其旁的另一澳洲人却說：「魔鬼山！這是什麼意思？——」周遭的人，一時議論起來。張權用手，把瞌睡中的詹姆士推醒。後者驟然地轉醒過來。他不明所以的，對四周轉動着詫異的眼睛。張權向他努努嘴，示意他細聽衆人的說話。也許人聲沸騰得突兀，引起了掌舵的日兵注意。他昂起臉，揚起山

羊鬍子，向人衆瞪望了一眼。但他顯然聽不懂英語，只是不屑地撇撇嘴，又把眼光專注在悠悠流水的河面上。這本是短近的水程。可是，給人一種時光漫長的感覺！——張權和詹姆士，聽到有人說，對岸的山窮處，是一危厄萬千的大峽谷。那裡是原始人和野獸的出沒地。加上天然叵測的陷阱，和無常出沒的瘴霧，使人處身其中，瞬息間都有喪身的危難！

人們在議論中，連多敏聽不清英語的亞洲人，也感染到氣氛的不尋常。一個中國人，懷着一知半解的心情，向張權探詢說：「他們在說些什麼？嘎！」其後的幾個亞洲人，先後指指點點的，向漸次靠近的岸沿，嚙嚙地議架什麼！詹姆士好像大夢初醒似的，舒了一口長氣，說：「真的很疲倦！一早起來，就盡想打瞌睡！——」這時候，耳畔聽到澳洲人，在多次提到「魔鬼山」什麼的，船艇已掠過一重急流。在這水面上，有一天然的漩渦。一個足有五六丈圓徑的水圈，在不住地回轉。水圈中捲沒着一簇水花或雜物，一瞬間即被水流捲納在河底。河面上不歇的冒起一重水泡。日軍在漩渦外，釘豎了一截木條，頂端髹着深紅色，表示警告的意思。艇上的人衆，看了看急轉的漩渦，不期的露出驚懼的神色。日兵很小心的，把艇只開過一片凸聳的礁巖，前岸露出一座，四圍圍着鉄絲網的營屋。人們還沒看清楚究竟，耳畔即聽聞一片犬吠聲。艇只泊近臨時搭建起來的碼頭，狗吠聲益烈。人衆提着搖晃的腳步，才踏上碼頭的地板上，一群兇厲的警犬，即張口吐舌的，四肢攀在鉄絲網上，向幾艘船艇上的人衆，猖獗的吠叫着。一只巨型可怖的德國警犬，竟然乘着日兵不備，攀過了鉄絲網重圍，向人衆中衝來。這一陣子，引起了一重騷動。有人驚尖在叫，也有人踐踏在別人的身上，引致大家的叫罵。一個中國人，失足的墜落河流裡。幾個人衆合力，把他拖拽上碼頭來。警犬在人叢中衝突，牠的叫嚷聲，帶動其他警犬的響應。一時間，整個河岸灌滿了犬吠聲。人群叫苦不迭的喧鬧，日兵連忙衝出營屋，揮動着手裡的警棒，口中盡是日本話的咒罵。張權和衆人，好不容易才擠身上岸。日兵中一個，被警犬咬痛了手腳，一時狂怒，用警棒敲打警犬。後者吃痛的原故，發狂的向碼頭外奔跑。人們聽到水聲嘩啦，警犬在一陣吟叫中，被急湍的水流，冲向逐漸膨脹的漩渦。只是轉眼間的功夫，警犬在哀鳴頻仍中，被水流吸吮無踪了！河面上仍然是水聲騷耳。碼頭上除了人群的低喘，就是日兵相繼，把警犬扣鎖在圍籠裡。四周漸然的恢復平靜。人衆蹣跚的提動腳步，先後向鉄絲網內的營屋走去。張權和詹姆士併肩走着。他低吟的對後者說：「魔鬼山！——」詹姆士翻掀着疲累的眼皮，向四壁巍立的

山峰游望一眼，說：「這裡的氣氛，果然是有點不對！——」他用手指，遙遙向遠盡的叢林。在林木森林的所在，似乎有一叢火球在燃燒。一盤清淡的煙氣，兀向灰暗的天空升去。太陽仍然深埋在，黑鉛般沉重的雲絮後。

衆人站在營屋前的草坪上。那裡豎起了一株日本旗。草坪的另一端，可見到是一座馬廄。馬鳴聲和狗吠聲，不住的從遠處傳來。張權和衆人，一起聽由幾個日兵遣派工作。那營屋外，有幾棵運送木柙的巨型貨車。也有一架巡山用的小型直升機。幾個日兵，正在那裡忙碌工事。山叢上，燃燒的火球越來越大，偶然乃可聽聞炮響聲。

「那會是什麼？嘎！」詹姆士瞪着眼睛問說。張權弄不明白的，抬頭望向遠林上的煙火，很不瞭解的緊蹙着眉。身畔的一個英國人說：「那是炸劈山地的聲音。他們好像要在那裡，開拓軍事設施！——」另一個英國人說：「是不是要建造，機密的軍用機場！」他說着，用手指向山丘外，在一排槭樹林後，露出幾只戰鬥機的機翼。每只機翼上，都塗着猩紅的圈印。一群日兵，正把一簇簇闊葉片，分別罩在機頂上。太陽游過了厚密的烏雲，一道晶光照在機身上，泛起着使人目眩的一瞥光華。

詹姆士和張權，按序向營屋外的運輸車走去。後者仍然不住的，就望那些葡萄在土丘後的飛機。詹姆士說：「那是戰鬥機。殺傷力極大的機種！是日本空軍的最大驕傲！——」他說着，很內行的抬眼望向山丘後的機群，口中喃喃地說：「不下廿多架！看來，他們真的有必要，在這裡建造新機場！」這時候，又隱聞山叢內，劈拍的炮響頻仍傳來。張權跨過一條小溪，在水流裡匍身洗漱了一下臉龐。才說：「要機場有什麼用呢？——」他還未把話說完，已聽到早先那個澳洲人說：「自然有用！這裡距印度國境，不過四五百里的航程。如果在這裡設立機場，日本人可以輕易的襲擊印度國境。那可以有利於，他們開拓西亞的未來戰場！」

張權抬頭所見，原來說話的，是那個先前提及「魔鬼山」的澳洲人。他有一雙訓練有素的眼睛，看人看物，都透出極其瞭解的意味。張權正要說些什麼，詹姆士已截在前頭，說：「能不能告訴我們，魔鬼山，這是什麼意思！」他同時回身望向張權，後者頷首，表示也想知道究竟。澳洲人眺望了一下遠山，用手撥了撥半禿的後腦勺，說：「這當然是傳說。人們都知道，在緬甸山林內外，經常出現一種強悍善鬥的原始人！他們有幾個世紀，從未遇見過世外人，也遠離於文明社會。據說，他們喜愛把虜獲的生人，活生生地剖開胸膛，掏出胃臟祭祀。然後，把人皮醃熟，掛在神像前永誌紀念！——」他正說得興濃，一個英國人在前端，被兩個日兵

，揪着頭髮在毆打。那英國人半屈膝地匍在地上。日兵兜頭兜腦，在他頭壳上揮拳猛擊。英國人痛苦地吟叫。好像日兵直罵他「蠢豬！」英國人最終被驅上運輸車上。他一頭一臉的淌滿血水，張權才看清楚，那是先前見過的英國人。他那一雙猶疑的眼色，使詹姆士吐了口氣，說：「是那個胆小的英國人！」說完，他臉上一陣麻熱。張權用調侃的語氣對他說：「爲什麼你對自己的同胞，全沒有一點憐憫心？」他說着，轉過臉去，望向另一個英國人，他似乎瞭解內情的說：「又是虐待英國人！真不懂，爲什麼日本軍人，特別和英國人過不去！」旁邊有人說：「只因爲聽不清楚，日本人的英語，就要挨受折磨嗎？」這些人還在嘀咕的時候，又聽到日兵在說他的英語。在平時，人們聽到這些話，難免要發笑。日本人的英語怪腔怪調，恐怕除了他自己，也沒有誰會聽得懂！人群絡繹的蹬上運輸車。張權和詹姆士、澳洲人靠在一起。太陽又冒出晴空，一天一地都盡是光花燦爛的光芒。大家都眯着眼，四周張望。在這裡眺望對岸伐木林，只依稀見到營屋的水車在轉。林木深處，隱然可見樹木在翻倒的形狀。

運輸車在顛然移動中，張權才注意到，人衆所乘坐的，是一種改由海軍登陸艇，轉變而成的森林運輸車！張權不免有點稱奇，對澳洲人說：「日本人也真的聰明！把登陸艇，改成林地運輸車！」車輛在行駛中，車底下的連環車軸，發出一重嘖嘖的聲響。其他各車輛相繼開動，在山叢幽深處，漾起了一種尖厲的機擊聲。每一輛車上，都擠滿了人衆。其中一輛全是載滿日兵的。車前車後分別縛束了幾只獵犬，牠們用唬人的眼光，就望着人群。但奇怪的是，牠們在日兵的制禦下，竟然沒有一只是吠叫的！

森林的路面滿鋪荊刺。運輸車的周沿，是用鋼皮似的鐵甲。車子在日兵的呼嘯下，先後向密林裡推進。張權仰望四周後退的樹林，才感覺到原始大林的可怕！在參天的古木下，千載悠悠的歲月，就在無聲無息中，流淌而過了！

運輸車在崎嶇的山路上行進。日兵也在車上，不住的，用他那聽來古怪的英語，對人衆吆喝着。他說話時襯着手勢，益使他的形象看來可笑。可是，人們抬眼望向深幽可怖的密林，任誰也笑不出來了。遠遠送來的炮響聲，和巨石爆裂的聲浪，越過茂密的叢林，向這車上的，每個人的耳鼓內送來。張權蹲坐在搖晃不定的車子上，抬頭望向繁密的樹梢，透過四濺的陽光，他努力地在辯識方向。他專注的表情，引起了詹姆士的注意。後者掩不住好奇的說：「你在看些什麼？張權！——」他一邊說，自己也望向逐漸向後游退的樹樑。一群猿猴，讓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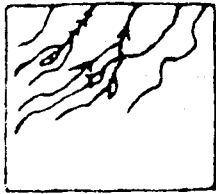
輪車的怪吼，驚嚇得相繼跳躍。一叢雜樹上，一時間盡是攀高攀低的猿猴。牠們靈敏的動作，和尖銳的嘶鳴，構成了原始生物的一幅奇觀。車上的澳洲人，讚嘆地說：「真是一幅難以見到的景象！」他戟指着樹梢上，有廿多只猿猴，在彼此抓駁着四肢，在蒼鬱的綠林裡，恍似打鞦韆地，向對山上的密林裡滑去！人衆中不知誰在驚嘆之餘，竟然衝口而出，說：「好哇！——」他的話還沒完，樹頂上的猿猴，又是表演同樣的動作。廿多只猿猴攀抓一起，一個勁地向對山的樹林滑去。接着，又是一群猿猴，在群聲嘯叫中，向山外劃去！這景緻讓日兵也看傻了，幾輛運輸車都嘎然停佇下來，人群爭相地，觀看這幅難得一睹的自然奇觀。一個日兵則抬起活動電影機，在頻頻攝影。那個說着古怪英語的日兵，指手劃腳地嚷說什麼。他古怪腔調的英語，終於讓詹姆士忍俊不住，噢哧地笑了出來。日兵突然回頭，從車頭處望向車稍處的詹姆士。後者臉上一陣冷寒，正要扭開眼光望向別處。這時候，日兵已踢開人群，站在詹姆士臉前，兩手叉腰，一臉上都是猙獰的橫肉，對他罵着日本話：「白皮豬！你敢藐視大日本皇軍！嘎！」詹姆士還聽不清楚他說的什麼，日兵已揚起巨靈的手掌，向詹姆士兜臉地拍擊下去。這一場變故，就在運輸車繼續上路時上演着。日兵在車響轟隆中，連迭的踢破了詹姆士的臉皮。他受創地匍在車面上呻吟，一排血絲滴在車欄上。幾顆已碎的義牙，也吐在車面上。日兵正要大加伐撻，車前的日兵，突然向他打着手勢，要他停止侮打的意思。日兵這才對詹姆士吐了一口涎沫，情態極其不甘的，向車頭的駕駛室走去。衆人一時把眼光，望向靠在車舷上喘氣的詹姆士。後者小心地拾起車面上的義牙，很感惋惜地，把它放在掌中看了又看。張權第一次，看到這個白種人，除了嘴角濺血，也在眼角濺淚！他用手輕撫一下詹姆士的肩膊，正要說什麼，頭頂上却兀地滾過巨響。一只大鵬鳥似的日本軍機，採取低飛的姿勢，在蒼茫如海的密林上掠過。霎時間，天地間湧起一陣狂風，許多許多的葉片，像雪片似的，被捲向晴空。旋又隨着嘯聲杳然，葉絮又轟然地飄向密林四周。這一幕又引起日兵的歡呼，他們相送鼓掌，也不知在說什麼的，彼此絮叨着。張權明顯地，聽得懂他們在說什麼，但他頗感倦怠的，和詹姆士靠在一起，兩人相憐地，彼此遞送着對方的同情。澳洲人則說：「剛才那只戰鬥機，好像是從印度邊境飛來的！——」他這裡說着，身畔的另一澳洲人也說：「這個方向是朝西！是從印度方面飛來的！」他說着望向張權。顯然是爲了張權，剛才在欽望太陽辨識方向。張權出於禮貌地應說：「你們都聽懂日本話了。那真的是日本軍機，從印度方向飛來的！」他說完

，眼睛望向車前的幾個日兵。那個英語怪異的日兵，正用日語加上手勢，對其他日兵在涎沫橫飛地議論着。張權又再感眉，對兩個澳洲人對視了一眼。澳洲人之一說：「他說什麼，你都聽清楚了？——」說着，他向日兵努努嘴，張權只是領首不語。澳洲人先自我介紹說：「我叫文頓，澳洲野戰隊的少校！」他另指向身邊的澳洲人，說：「他是我的袍澤，霍克少尉！」張權沉聲應說：「我叫張權。一個淪陷區的平民！」說着，他內心有難抑的酸楚，重重地吐了一口氣。他指了指在一旁淌着牙血的詹姆士，說：「英國戰地醫官，詹姆士先生！」詹姆士輕撫着傷痛的臉頰，說：「我們都是，同是天涯淪落人哪！——」他莫名其妙地，把這句習見的中國話，譯成不倫不類的英文。張權倒感好笑地，對他無可奈何的苦笑着。詹姆士却若無其事的，仍然在撫着腮幫，在繼繼續續的痛呻。

澳洲人文頓在車勢頻晃中，對張權說：「如果你聽清楚，那個日兵在說些什麼。你必然也知道，日本軍隊，果真要開進印度去了！」另一澳洲人霍克，不住的領首表示同意。「我不懂得軍事。那真的會這樣嚴重嗎？」張權對他說着，眼睛却游顧四外的叢林。這裡是一片竹林，運輸車強力的把竹幹推倒，在山林的四野，泛起了一重嘍嘍聲。竹木深處，冒出幾只野豬，分別向山叢裡逸去。衆人正被噪音騷擾得不耐煩時，澳洲人霍克却對文頓說：「要是日本人，真的在這裡建立機場。那麼，他們只需短暫的時間，就可以進侵印度的領空了！——」在人聲車聲野豬豕突中，突然平空地，有一排刺耳的機鎗，在另一運輸車上轟響起來。衆人遁聲看去，才看到兩只野豬，被日兵開鎗射擊，把肚膛都戳穿了，在竹木下掙扎嚎叫。發出的聲浪，使人有蝕骨的恐怖。張權定了定神時，才知道有幾個英國人中國人，被日兵指令着，把兩只鮮血滲然的野豬，背負在肩上，分別把牠陳放在車面上。一時間，整個車廂內披滿了血潮。人衆中有人低聲在埋怨。大多數人都是噤聲不響。

車輛這時才讓張權計算清楚。一共是七輛。其中之一全是載送日兵的。在那只運輸車上，車頭飄揚着日軍軍旗。在車面上，赫然可見一座重型的遠程高射炮！

(9) (待 續)



* 風訊

* 春柳

☆ 洪泉對於本刊讀者來說，應該不會是陌生的。因為他從一九七九至八一年期間，曾在本刊發表過十多篇一系列的小說。在當時，曾得到頗多佳評。

☆ 從今期起，本刊將刊載他的一篇中篇小說『解脫』，估計分三期刊完。細心的讀者，或將可以看出，這篇小說是他的前一篇小說『解脫』的續篇。

☆ 除了洪泉「久別」歸來是個驚喜之外，我們也很高興的看到，今期有更多新人的出現。他們的表現如何，我們也毋需作贅語，就讓他們的作品本身來說明吧。

☆ 阿迂在他的「風向」稿『專欄熱？』所提出的問題，確是值得「專欄」作者思考。有人會把近年來「專欄」的流行，歸因是一個緊張繁忙社會下的產品。因為每個人都生活緊張，大堆頭的作品已無暇去讀，所以「短小精悍」的方塊文章便應運而生。因此這也可說是時代的產物。

☆ 不過，我們也同意阿迂的見解，即是作家必須去創作，而不是一窩蜂的去寫專欄。我們也願意在這裡重申一次，即是一個作家的地位，是建立在嚴肅的創作上。在本地，由於客觀環境的條件限制，作家本身更需要自強不息。而那便是拿出嚴肅的作品來，建立起民族的文學尊嚴。

☆ 本地的作者，請不要因為不利的環境而感覺沮喪，因而放下創作的筆來。寫作是一種良心事業，所以寫作人所要爭取的，不是朝夕，而是百年的榮耀。我們願與大家共勉之。

☆ 本刊稿費已發至367期，敬請未收到稿酬的文友速來信聯絡。

我們的選稿原則是：

- 只要好的作品
- 不拘內容形式
- 不分派別主義
- 不限字數多少
- 不看作者名氣

蕉風月刊是一份園地絕對公開的純文學刊物。我們不標榜任何主義派別，不架起任何壁壘與界線。我們要的是：

- 紮實的創作
- 公平的評介
- 最新的翻譯
- 獨到的理論

稿約

- 作品、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我們與作者共有／譯稿必須附原文並註明出處／來稿請附中英文姓名地址以便我們寄發稿費／除非附來回郵信封，來稿刊用與否皆不退回／我們對來稿有修剪權力。
- 稿酬每千字馬幣十元。
- 詩作稿費視長短而定。

我們也希望作者注意幾點：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月刊每本售價一元五角。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八元，全年十二期十五元，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換成支票或銀行匯票或郵政匯票，連同下列表格掛號寄交 Penerbit Bersatu Raya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訂閱單

姓名 (中英文)	
地址 (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苦學成功的攝影名家張子良

• 陳明發



圖為張子良 F. R. P. S.，乘直升機作空中攝影時留影。

捉角度調光圈較速度按快門
真正從事攝影藝術工作者
不止這麼簡單

藝術，是一種出於個人的創作。一個人在做人方面倘若不成熟，其藝術上的造詣也就很難成熟；一個人對於生活的體會和認識倘若缺乏深度和廣度，其創作也就未必談得上內涵。要知，做好一位藝術家的同時，總得還要做好一個人。

馬來西亞苦學成功的攝影名家張子良先生，總結二十餘載捕光捉影的經驗，而給一名從事攝影藝術工作者所應有的修養劃訂綱要時聲稱，做為一位攝影家，所需為者不僅僅拿起相機、捉角度、調光圈、較速度和按快門等等而已，實際上比這些要多上幾許倍。

張先生說道：「從事攝影藝術工作誠然不易，因為做人本來就是艱難的一回事。故此，我們一方面固然有必要時常觀賞他人的作品，研究大師的論述，自己呢不斷地拍、拍，最重要的是另一方面，我們勢需要求自己的才力學養一個時候比一個時候進步。

「這樣，對於世事我們才會有着更清晰的見解，同時更完美地待人接物，很自然地也就會流露於作品裡邊，而感染了站在其前面欣賞之人——試想想，一名攝影家在建設一個社

會文化的工作上有着其角色需扮演，假使他在藝術上一直沒有突破，他怎樣為文化工作做出貢獻；而假使他在個人的才力學養方面呆滯不前，又怎樣會在藝術上有所突破呢？」

攝影藝術工作者應有些什麼修養呢？談到這麼個課題的時候，張子良君或許無需多說什麼，因為看一看他過去二十多年，如何在攝影藝術上奮鬥過來，會比說什麼都更具體地說明，一個人從事攝影藝術工作的當兒，應該具備怎麼樣的修養。

小學五年級即輟學
小當家六點起床賣豆腐
二弟三弟比他幸運

張君現年四十五歲，廣東河婆人，出身吡叻朱毛，父親是著名的中醫，他是三名兄弟中的老大。父親不幸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過了世，日本投降後大概第三年，舉家遷至吉隆坡近郊的孟加蘭。回想弟兄三人偕同母親搬到孟加蘭頭數年的生活，他說道：「每天凌晨兩點鐘，我和二弟便得爬起床來磨黃豆。磨好了讓母親去做豆腐，我們再上床去睡過，天亮了便去上學。今天說說很輕鬆，當時就非常苦。

「由於父親不在了，而我是家中的大孩子，家境困難，我有挑上担子的責任。因此，唸到小學五年級，我便沒有再唸下去，而將家裡販賣豆腐的生意接過手來。

「早上六點鐘左右，我就騎了腳踏車，載着百餘塊豆腐，趕大概五英哩的路途，到洗都菜市去販賣，往往一個多小時即可以收攤。我把販賣豆腐賺來的錢，接着拿去購買鮮魚，沿家挨戶去販賣。賣豆腐的錢我還給母親作家用，賣鮮魚的錢則自己積蓄起來，給弟弟交學費。」

其二名弟弟可比他幸運了，有着機會繼續接受教育。二弟張子深而今在文化圈中享有一席之地，曾經在教育界跟新聞界服務過，目前是新生活報總編輯；三弟張子南則是一位化學工程師。

十九歲愛上攝影 參賽得獎嗜好變職業 月薪百二毫不計較

出於緊急法令的關係，販賣了四年的豆腐和鮮魚以後，他在十九歲的那一年，和家人由孟加蘭疏散到吉隆坡市區的燕美律。母親做小販，他則做木工。第二年，喜愛上了攝影藝術，他不時把自己的心血寄去參加比賽，並且得獎。

廿五歲的時候，參加「學生週報」所舉辦的一項攝影比賽而贏得了金牌獎。張子良先生受到「學生週報」社長姚拓先生的邀請，而進入該出版社從事攝影工作，同時在編輯部幫忙處理往來書函。這便是他將攝影從純粹業餘的嗜好變為職業的開始。

張先生回首當年作出抉擇的情形時指出：「那時，我做木工所做的是頭手的工作，加上偶爾割工出來自己做，每個月皆有三百多塊錢的收入，而『學生週報』所給予我的，每個月一百二十塊錢而已，每年加薪五塊錢，到我離開的時候，每個月薪水也只是一百四十元吧了。

「生活雖然會更清苦些，不過，我還是選擇了『學生週報』，並且熱愛這一份工作，因為我知道在拍攝的技巧方面，在沖洗的本領方面，我都大有學習和磨練的機會。留在『學生週報』四年，我發覺自己並沒有想錯，的確確實確掌握了一些攝影上的東西。」

外影社難做 轉經營餐室又告失敗 最終折回老本行

離開「學生週報」後，他在吉隆坡半山巴路光藝戲院旁邊開了一家外影社，過了三年，在蘇丹街開了另一家，替人拍攝婚禮、生日、宴會、建築和工業等等現場照片。一九六八年，在 半山巴巴利路開了一家影室，替人拍攝人像和結婚照片等等。

「事緣影室的生意不壞，而我人手不足，兼顧無暇，便分別在一九七四——七五年，把兩家外影社給結束了。」張子良君說道：「這

樣過了兩年，碰上攝影界全面踏入彩色的紀元。以往，黑白照片皆是自己沖印，換了彩色照片必須交由大廠去沖印，所賺的變得稀薄，而且，大廠方面常常出現剪裁不當、色彩不鮮，交貨時間不準的現象，影室的業務大大受到影響。

「另一方面，同行之間也出現了削價競爭的情形，盈利本來就很少了，再削減便不必賺了。做來做去不勝負荷，於是萌生另謀發展的念頭，便在一九七七年把影室的生意也給結束了，而在燕美路開了一家餐室。奈何經營餐室畢竟缺乏經驗，常常為聘請廚師的問題而頭痛，開了兩年終告失敗。」

一九八零年，折回老本行，張君在 半山巴開了一家外影社。除了一般的外影生意，也替人拍攝幻燈片、藝術人像以及電視錄影帶等等。此外，沖印巨形的黑白照片，目前在此間少見的一家。不久前，才給沙巴州博物館沖印了兩幅六呎高十八呎寬的歷史性照片。

二弟教導自己苦學 鼓起勇氣踏入考場 四次之後終獲榮譽獎

在怎樣的情形下喜愛上攝影的呢？張君透露，他還在做木工的時候，其一名工友由新加坡買了一隻很簡單的箱形相機回來，替彼等拍照片，沖洗出來以後竟然非常好看，他於是對攝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彼時，吉隆坡「中華遊藝場」（金河廣場現址）內有一「楊柳影室」，收徒教授攝影和沖印相片的功夫，整個課程收費五十塊錢。他便鼓勵其二弟去學，學回來後再教導他。說來其二弟便是在攝影藝術上啓蒙他的良師了。

摸透了相機操作和照片沖印的基本竅門以後，憑著堅毅不拔的意志，苦學不捨的精神，他在攝影藝術的理論和實習上不斷地鑽究求進，經過多年的奮鬥終於有了一番成就，而在一九六二年考獲「英國皇家攝影學會碩學會士」的銜頭。

「英國皇家攝影學會」所頒發的銜頭，是攝影藝術界所企仰的最高榮譽。「英國皇家攝影學會碩學會士」（ASSOCIATE OF

ROYAL PHOTOGRAPHIC SOCIETY) 考試，每年分別於三月和九月舉行兩次。參加者必須寄上十二幀十六吋乘以二十吋，彩色或者黑白的代表作。有關方面評鑑後認為符合水準即頒下是述銜頭。

「英國皇家攝影學會」所頒發的最高榮譽，是碩學會士更上一層的博學會士 (FELLOW OF ROYAL PHOTOGRAPHIC SOCIETY)。目前，全馬來西亞僅僅四人考獲這一項銜頭，四人在西馬，一人在東馬。而張子良先生即是此優秀少數的五名攝影家中的一名，他在一九七六年考獲這一份榮譽。

參加「英國皇家攝影學會博學會士」考試的人士，必須寄上十八幀十六吋乘以二十吋彩色或者黑白的代表作，唯這些作品不僅必須符合一般藝術水準的要求，而且必須富於個人的風格，以及大胆突破傳統的地方。參加考試者尚得撰寫一份有關個人創作心得和作品剖析的文字，倘曾出版著作和影冊也可以寄上待評。想考獲有關銜頭確非易事，張先生參加了四次考試才得到呢。

家中攝影錦標不勝枚舉 藝術事業數十年 他厭不厭倦？

因為熱愛攝影藝術，張先生對於攝影藝術的活動也關注非常。他參加「馬來西亞影藝協會」迄今經已廿五年，是其中的一名發起人。一九七六一—一九七九年間，他擔任這個團體的會長，為推動本邦的攝影藝術而盡過力。

從事藝術攝影幾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他所奪過的錦標大大小小不勝枚舉，主要者包括一九六二年冷實打嬰兒攝影比賽華籍組以及全場冠軍；六三年為仁達相機攝影比賽冠軍；六五年新加坡攝影協會所主辦的胡姬花攝影比賽，以及本地風貌攝影比賽冠軍；六七年香港第五屆國際沙龍攝影比賽季軍；六八年馬來西亞國際沙龍前十名最佳優越獎；七零年馬來西亞旅遊促進局所主辦的大馬旅遊攝影比賽亞軍；七三年檳城國際沙龍全場冠軍；一九八一年香港攝影畫報所主辦的攝影比賽冠軍，以及富士山菲林攝影比賽季軍；此外，當然還會無數次入

選過大馬、新加坡、泰國、香港、台灣、日本、英國、美國和中國等等國家所主辦的國際沙龍。

許多從事藝術工作的男女常常都慨嘆，生活剝奪了彼等創作的時間，而不時也有人說，做一行厭一行，然而，攝影，一方面是張子良君的藝術事業，另一方面是其謀生職業，他並不對之感到厭倦，反而覺得是一座開掘不到盡頭的寶藏，有着無窮的樂趣，且聽聽他怎麼說吧——

「藝術的情趣不在什麼地方，就在我們的身邊開始。好像當我替人拍攝廣告幻燈片的時候，對象是一套茶壺和杯子吧，怎麼樣擺置，怎麼樣拍攝，而取得不落俗套的效果，這便是一種創作了，雖然是一份日常的工作也不會覺得枯燥。

「而業餘的時間呢，我即安排自己外出獵影，到山上去拍日出、拍日落，到漁村去拍漁人、拍漁舟……，所謂的從事藝術創作。我並不覺得現實和藝術有何沖突，現實反而是藝術一大資源，問題在於我們怎樣去處理自己的生活，對於藝術是否熱忱、誠懇，夠熱忱、夠誠懇，總拿得出時間來創作。」

創作不外求新 舊題材新手法 他的成功之道

在工作上，在藝術上，張君不僅熱誠，而且對於自己的要求非常地高，他認為這是一名攝影家的本份。有時替人拍了廣告幻燈片，自己覺得不滿意，寧可毀掉再拍過。而在創作方面，花在用心構思的時間，往往比真正花在拍攝的時間還要長上許久。

他表示，他一直要求自己的創作「帶給欣賞者更多的東西」。當他展覽一幅十六吋乘廿吋的相片時，他希望欣賞者會「看見」比那畫面更多的事物。內蘊充實而深遠，那便是他所追求的意境。

他說道：「在表現手法方面，我則一直鞭策自己往新鮮的、突破傳統的方面發展。藝術貴於創作，創作不外求新。好像我獲得八一年度富士山菲林彩色攝影比賽銅牌獎的那幅『瀑

布』，舊有手法往往會用快速度，把湍流水花給凝結而拍下來；而我則用慢速度，將水花湍流的奔騰氣勢給拍出來。同時加上二名在瀑布下捉魚的小孩的動作也給捕下：至於題材，前人拍過者，我用新手法再表現之，賦予新鮮感；前人未拍過者，我則發掘之。

「我喜歡拍一些什麼呢？——我所關懷的是人類本身，有關人類的種種，彼等的活動、關係、本性、感情和稍縱即逝的插曲，都是我所感到興趣的焦點。我要用我的相機，把人世間單純、善良和富於人情味的事事物物，給帶到對之感到陌生的人們的面前。我曾經用了不少的時光，到東海岸的漁村去了解打魚人家的

生活。結果，尚未拍出什麼照片來感動什麼人，自己倒為這漁村的樸素、富有人情味，雖然貧窮，然而慾望少、需求少，生活簡單，過得滿足、快樂而感動了。」

熱愛生活和工作，對於藝術有所抱負，對於自己有所祈許，關懷人世間，這不是一名藝術家珍貴的涵養嗎？張子良先生雖然年少失學，然而，工餘上夜學以及大量閱讀，彌補了他這一方面的缺憾。而其在語文、學識和藝術上的自己苦修而成功，也正好說明了——個人儘管缺乏許多機會，倘若願意奮鬥終有踏上光明道路的時候。



晒網 張子良 F. R. P. S. 攝



張子良 F. R. P. S. 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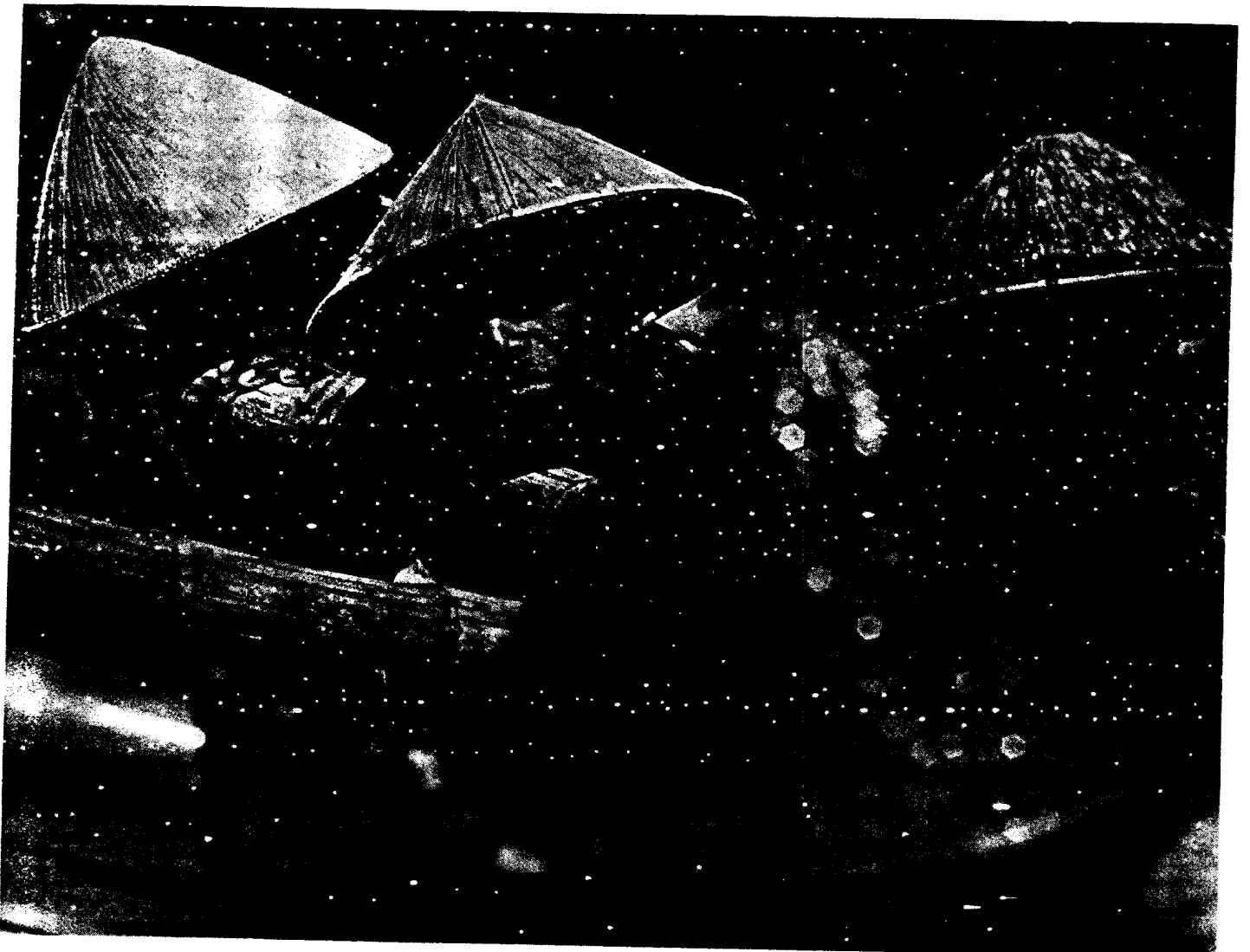
媽媽疼你 張子良 F. R. P. S. 攝



寵物 張子良 F. R. P. S. 攝



小當家 張子良 F. R. P. S. 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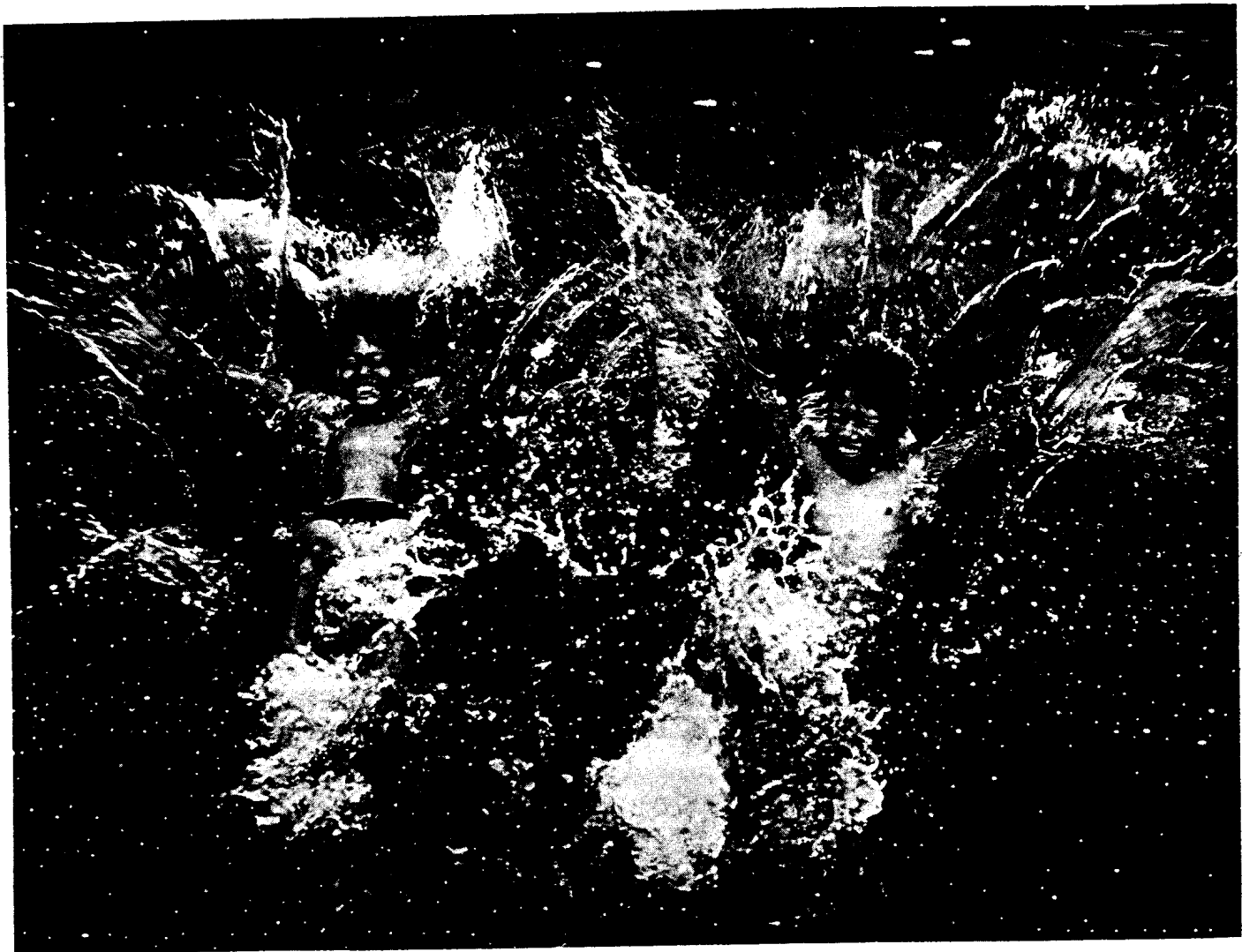
“同心合力” 張子良 F. R. P. S. 攝



舂蝦肉，做蝦餅 張子良 F. R. P. S. 攝



忙碌的漁民生活 張子良 F. R. P. S. 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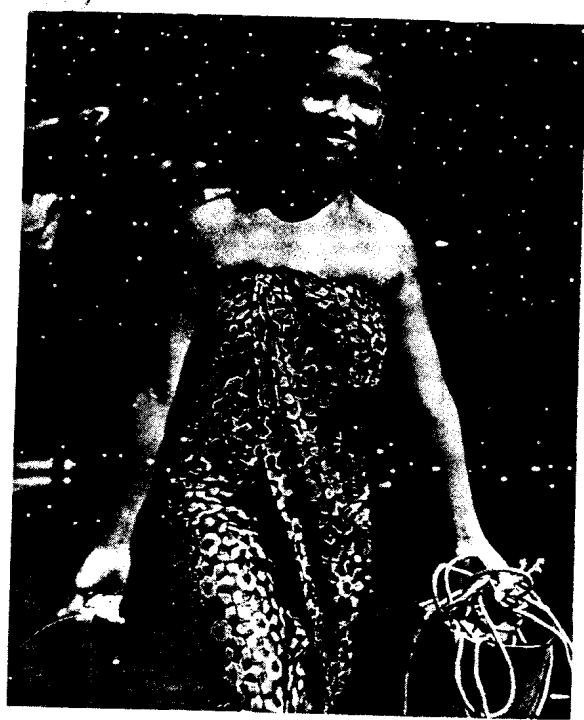
“嬉水” 張子良 F. R. P. S. 攝



下棋 張子良 F. R. P. S. 攝



豐牧的喜悅 張子良 F. R. P. S. 攝



少婦 張子良 F. R. P. S. 攝



賣小蝦的老婆婆 張子良 F. R. P. S. 攝



簡單的早餐 張子良 F. R. P. S. 攝



工作不忘娛樂 張子良 F.R.P.S. 攝



大鬍子 張子良 F. R. P. S. 攝
入選香港中華攝影學會一九六四年
第五屆國際沙龍銅牌獎及入選中華人民
共和國第一屆國際沙龍影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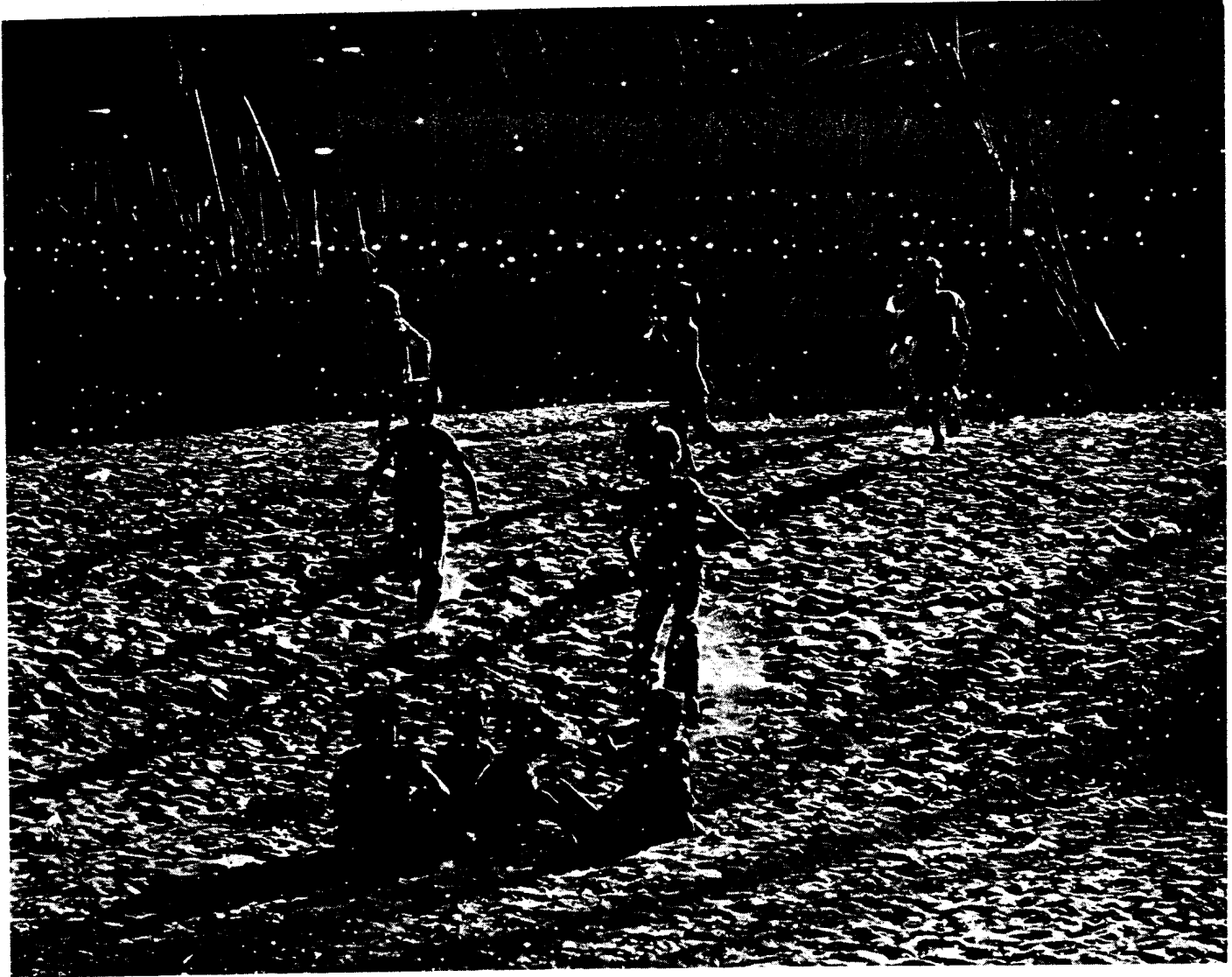


分派糖標 張子良 F. R. P. S. 攝



老婆婆的小貓 張子良 F. R. P. S. 攝

051015



捉迷藏 張子良 F. R. P. S. 攝



豐牧 張子良 F. R. P. S. 攝

書 獻 南 院

南方學院
KOLEJ SELATAN
SOUTHERN COLLEGE

書 獻 南 院

獻 書 者: 文 健

日 期: 12/2002

書 獻 南 院

丁加奴海濱風光（紅外線攝影）

張子良 F. R. P. S. 攝

一九七〇年馬來西亞旅遊促進局攝影比賽亞單





一葉扁舟 張子良 F. R. P. S. 攝
(一九六八年馬來西亞國際沙龍前十名最佳銀劍獎)

封面介紹：漁村即景 張子良 F. R. P. S. 攝

蕉風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 CHAO FOON MONTHLY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agen penjual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 union book co ltd.,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